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蛇宫迷情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第一章

云南省边境……一处浓密的森林。

一支远从台湾来的拍摄电影队伍，正风尘仆仆地赶到此地。他们一到目的地，立刻分成三组人员，第一组负责所有人员休息及夜晚睡眠时要用的帐篷及炊煮食物；第二组则是在导演的指挥之下，布置着待会儿拍摄电影所需要的场景及道具，这两组人员个个是忙得焦头烂额，汗如雨下；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多，却要在短时间内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看来，他们正是所谓的工作人员。反观第三组的人员，正在树荫底下，休息的休息，化妆的化妆，看剧本的看剧本，好不惬意啊！想必，他们就是这部影片的演员了。

“导演，不好了！”一名男子朝着正端坐在导演椅上，望着剧本凝思的男子跑过去。

“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？看你神色慌张的。”坐在导演椅上的男子……陈宇扬。不悦地看着场务……蔡明德。每个人都知道，陈宇扬在思考剧本时，非常不喜欢有人打扰他，除非那个人有一个很好、很好的理由；当然，跟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蔡明德，又怎会不知晓他的习惯。“导演你叫我去找的临时演员，找不到。”说完之后，他立刻闭上嘴，等着一场狂风暴雨的发生。

“找不到！？”陈宇扬缓缓站起身，脸上布满阴森的表情，令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；蔡明德不由得心生暗叹，为什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总是会落到他的头上！？“叫你做这么一点小事，你也做不好；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？亏你还是我的得力助手之一，你……”陈宇扬咆哮之际，顿觉一股无力感而住了嘴。

“导演，这可不能完全怪我。”他替自己申诉，事实上是……这镇上居民之固执，也是令他不敢置信的。在这个科学发达的二十世纪里，竟然还有这么荒诞的事情；任凭他这三寸不烂之舌，足以把死人说成活人的功力，在电影圈内尚且找不到敌手。今天。

竟然败在这些村民手中，他愈想心里就愈呕，回来还被刮了一顿；他认为他必须说出原因，否则……岂不是太冤枉了！

“你还有什么理由？”冰冷的语气，显示出他的怒意尚未消失。眼看着布景快要搭建好了，营区也大致就绪，演员们穿上了戏服，在树荫下套起戏来。这会，却找不到临时演员，可怎么办？虽然可以叫一部分工作人员暂时充当，但是，人数依然不够，真可谓“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”。

“镇上的居民说，在这里拍戏，会受到诅咒。”“荒谬！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诅咒？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”“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，而且，还私自提高拍片酬佣，他们竟然毫不心动还义正辞严地说，叫我们赶快离开圣地，不然会大祸临头。”他口沫横飞地说着村民所告诉他的一切。

“圣地！？”陈宇扬打量着四周，这片森林说大不大、说小也不小，而他们所在的营区，再加上为了丰富取景所需要不同的场景，因此他们所用的位置，几乎占了森林的一半。他们所在的位置，有一个小湖泊，而且阳光可以照射进来；另一边，则因树木太过于茂密，阳光无法穿透，以至于相当阴暗潮湿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，甚至可以说，让人很不舒服。但是，既然称之为“圣地”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庄严肃穆、令人觉得神圣而不敢侵犯，

可它却给人恐怖、惊惧的感觉，莫非……是一种邪教？他望了蔡明德一眼，那眼神……上帝呀！他太了解陈宇扬的这种神情了，每当他对一事物感到兴趣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查明真相；而他……副导演段绍帆，和武术指导夏若梅，就脱离不了关系，得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。

“快去通知他们，晚上我们就去一探究竟，哈哈！我快等不及晚上的到来了。”陈宇扬开怀地说着。

蔡明德颓丧地离去，此时此刻，找不到临时演员的烦恼，就等到明天再来解决吧！

也或许，待晚上一窥圣地之究竟后，临时演员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；至于晚上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“导演，场景都布置好了，若没有问题，可以开拍了。”美术指导偕同编剧走了过来，请示陈宇扬这位虽然年轻，却才华洋溢的天才导演。“OK！”三人一到达布置好的场景，工作人员皆已就定位，就连演员们也都站在一旁等候；看来，大家都希望早日拍摄完毕，才可以喘口气好好休息。这部影片，就只剩下森林的镜头，早点拍完也就可以早日脱离苦海，不用再受那魔鬼导演的折磨了。

“女主角替身上好钢丝了没有？”陈宇扬一坐上导演椅，吆喝声便传进工作人员的耳中；见他们向他比了一个没问题的手势后，他又拉开嗓门：“摄影机准备……”“第五场第二景准备……一、二、三……开麦拉！”场记拿着一个牌子，对着摄影机大声地喊着。

女主角替身随后就被钢丝拉起，翩翩飞舞着衣袖；工作人员则用推滑车载着一个中型的电风扇对着她吹，目的是要制造出飘逸的感觉。就在快完成拍摄的时候，只听到“卡……”的一声，伴随着“啊……”的一声尖叫，紧接着“碰”的一声，然后就是那幕替身落地所发出的惨叫声。在场的人目睹了所有的经过，都愣在原地不知所措……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快！她受伤了。”一名女子首先恢复过来，快步朝替身跑了过去。

“叫张医师过来，还愣在那边做什么？”陈宇扬朝一旁的工作人员吼叫完后，也迈开步伐朝替身跑了过去。“若悔，她严不严重？”他对着正在为替身检查伤势的女子问道。

“她昏过去了，不过，还好，应该是大腿骨折。张医师呢？”夏若梅根据多年来的经验评断着。身为武术指导的她，有时候也得充当替身，还不都是经常摔得鼻青脸肿的，因此，进医院的次数也不少，不过，还算幸运的是……她没有破相。不然，她人已经长得这么平凡了，如果脸上再多几道疤，恐怕……

“谁受伤了？”张医师拎了个急救用的医药箱，慌张地跑了过来；众人一看见他，立刻让出一条路，好让他为伤者检查。“是大腿骨折，必须尽快送到镇上医治。”“小蔡，你找个人跟张医师去镇上。”陈宇扬赶紧吩咐蔡明德；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蔡明德等人抬着替身，往车子的方向走去。

“大家收拾一下，演员们可以卸了。今天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再继续。绍帆、若悔、小何，你们三个过来一下。”陈宇扬又发号施令。

看着失事现场，小何不能接受地望着断掉的钢索；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呀！如果是因为钢索没有绑好，或者是没有锁好，那替身摔下来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那是人为上的疏失，这绝对可以接受；但是……这钢索却像是被利刀所割断似的……而这推论当然是不可能，因为在拍摄之前，他都会仔仔细细地检查所有的道具。

四人均神色凝重地不发一言，主因是大家都找不到……一个合理的解

释。从事电影行业这么多年了，什么奇怪的事他们没遇见过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这是至今最令人奇怪的事。

“我们是不是在无意中亵渎了这块圣地？”夏若梅说出了心中的疑惑；自从刚刚听了蔡明德的话之后，她的心里就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似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，令人好不舒坦。果真，没多久就出了事，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征兆，或者是一种警告。

“拜托！若梅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！或许这只是个巧合，可能是我们买到假货罢了！要不然，这钢索怎么会断呢？回台湾后，非得好好找那老板算帐不可！”段绍帆说出自己的想法。虽然，他也觉得这个理由太过于牵强，但“诅咒”之事若传了出去，只怕会造成人心惶惶；因此，他赶紧朝站在一旁沉思的陈宇扬使了个眼色，要他立即会意过来。

“小何，没你的事了，先下去休息吧！反正还有备用的钢索，有空时再仔细检查一下。”“好的，导演。”小何转身住自己休息用的帐篷走去，带着满腹的疑惑与不解。夏若梅说的“圣地”，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？“宇扬、绍帆，说出来不怕你们笑我，我觉得这地方似乎不太对劲。”夏若梅神色沉重地看着他们说道。事实上，她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，而是很乐观、积极、很有活力的女孩子，要不然，她也不会加入演艺圈这个大染缸，而且，因她率性的个性，也结交了不少的好朋友。

陈宇扬当然知道夏若梅在困惑些什么，因为她的想法统统表现在脸上；不过，愈有疑惑就愈需要了解真相，他拍拍她的肩膀，说：“OK！你放心，我也是个很好奇的人。”夏若梅点点头，即使她心里极端不安，但她对“圣地”仍然充满了好奇。她也深信，晚上一定会有事情发生，只是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夜晚不但发生了事情，甚至还改变了她的一生。

夜阑人静，营区内的人，均已熄灯休息；四周静悄悄的，连一点月光也没有，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……因为农历十五的夜晚，竟见不到月亮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

四人集合完毕，各自打开手电筒，往森林的另一端走去。这儿，白天就觉得有点阴森恐怖，在夜晚，更增添了几许诡异。晦暗的气氛，虽使四人的内心沉重，但他们对能揭晓“圣地”之谜而备觉兴奋。他们很有默契地不发一言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若发出声响而打草惊蛇，很可能会徒劳无功，岂不太令人失望！

当他们四人走遍了这一端的森林，仍毫无所获之时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布满了疑惑与不信，这“圣地”，他们都走遍了，却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奇异，甚或连个平台或者是土地公庙，都没看到，莫非……他们被村民给耍了！？“小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片森林是什么“圣地”，现在我们连个鬼影子都没瞧见，我看，你准被村民给“晃点”了。”段绍帆首先抱怨道；若不是蔡明德胡言乱语，此刻的他，早就去会周公了。三更半夜不睡觉，跑来森林探险，愈想就愈一肚子火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是他们说的呀！况且，他们应该没有理由骗我，这说不过去嘛！更何况，他们的态度是那么地认真。”“看来，这事情并不简单！他们或许在这片森林从事什么非法的勾当，所以不希望我们留在这儿拍片，妨碍到他们。”陈宇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嘘……”夏若梅示意三人噤声。“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”

三人仔细聆听，一阵“嘶……嘶……”的声音，从前方浓密的树丛中传了出来。虽然非常小声，但在万籁俱寂的森林中，他们三人一停止讲话，这个声音就相当清晰地传进他们的耳里，四人立刻蹑手蹑脚地朝发声的树丛走去。

浓密的树丛，树枝纠结在一起，四人齐心协力地拨开了树枝，只见一个黑漆漆的洞窟轰立在眼前；四人一喜，立刻走入洞内。洞内相当阴冷潮湿，四周围还长满了青苔；走了良久，一丝火光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四人赶紧关掉手电筒……前方有人！

“死小子，都是你害的！仪式已经开始了，等一下大法师一定会生气的！”一名男子抱怨地说。

“我也不想迟到呀！实在是太久没来，找不到路；还好，我还找得到这条秘道，要不然……”“别说了，快点走吧！”一出洞口，这两人滑下山坡，便不见踪影。原来，这洞窟是建筑在山坡上，他们四人则悄悄地趴在山坡的一旁，愉愉地往下瞧去……在山坡下，黑压压的一群人，恭敬地跪在一个平台前。在平台上方，站立着一位老者，穿着蓝色的长袍，手里拿着一串法珠，口中念念有辞；而在他的身后，有着一面极大的石壁，石壁上似乎刻着某种图案，想必这石壁上的图案，就是他们今晚所要查明的真相。

那老者，可能就是之前那两人口中所提到的大法师。他缓缓地朝着伫立在一旁的四名大汉说了些话，那四人立即转身往平台下走去；过没多久，一位打扮得宛若圣女的白衣女子，在四名大汉的拥护下走上了平台。远远地看，真像凌波仙子从九天之上下凡来；虽看不清她的容貌，但那高贵的气质、优雅的仪态，却让人有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感觉。

“天呀！那不是村长的女儿吗？”蔡明德惊讶地叫着，但还记得压低了声音。

假使被那些村民发现了他们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通常破坏祭典的仪式，下场都是满悲惨的，电影里也大多是这样演的，不是吗？“你认识她？”夏若梅好奇地问。

“我下午去找临时演员，第一个就先去拜访村长，看到他家挂了喜幛，还大宴村民，就连“圣地”也是听他说的。”蔡明德解释着，但眼神却透露着迷惑与不解。“有什么不对？”“村长是嫁女儿哪！而且他只有一个女儿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蓦然，一个想法涌上心头，蔡明德顿时停住了话语……太荒诞了！现在二十世纪耶！不可能的……他又想起村长喜悦的脸庞洋溢着荣耀的光采……他忍不住摇摇头，想藉此甩掉心中荒谬的想法。

“莫非……她就是“贡品”！”夏若梅不敢相信地叫着，并赶紧用手住自己的嘴巴。

天啊！她竟然忘了抑制自己的音量，刚刚那一声，虽然没有达到响彻云霄，但在寂静的夜晚，也是够让人听得清清楚楚；他们四人正准备往原先来的洞窟跑去，但平台的方向却突然传来争执、辱骂的声音。

大法师脸色铁青地瞪着跪在石壁前的白衣女子，叫骂声则是传自平台下的教徒，哦！

剧情急转直下，令人措手不及。

“各位，请安静。”大法师沉重的语气，令教徒们备觉事情的严重性，毕竟，这么多年来，祭典一向是非常顺利地进行，所以，他们才能丰衣足食；而现在，却出现这等大事……那可是会给村里带来天大的灾祸的。“事到如今，仪式仍然得继续下去。”“大法师，符合标准的，咱们村里只有两个人；

一个稚龄幼子，一个却非清白之身，一时之间，要去哪里找人！？”一名大汉沮丧地说着，此话一出，教徒们又纷纷吵闹了起来。没有贡品，神一定会勃然大怒，村里一定会大难临头，眼看着就要祸及自己，怎不心慌意乱……“都是她！把她丢到“蛇窟”去谢罪。”一人叫着。

“对！丢进蛇窟！”众人大声呼应，一时之间，场面相当热闹。

“安静！”威严的声音一出，众人马上安静下来。“她已非清白之身，丢进蛇窟只会让蛇神不悦，弄脏了圣地，村里恐怕会大祸临头。唯今之计，我必须作法请示一下。”语毕，大法师即念念有辞。

“喂！我们快“闪”吧！”夏若梅小声地说，一股奇异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不知为什么？在大法师念着咒语的同时，她觉得自己身体内的血液似乎流窜了起来，仿佛和大法师的咒语互相呼应着。

“可是，什么都还没发现……”陈宇扬迟疑的语气，在瞧见夏若梅焦躁不安的神情后，来个大逆转。“大家“闪”吧！”四人正欲站起身来往洞窟走去之时，在平台上的大法师突然停下咒语，大叫：“过来！”他双手朝前方一抓。

夏若梅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吸力从背后吸住她，下一秒钟，她已跌坐在平台上，而四名大汉毫不迟疑地抓住她。上帝呀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，这个大法师真的有法力吗？但是，为何只有她被抓到？照理说，那股宛似龙卷风的强大吸力，应该会把四人都吸了过来才对，这……“各位，我已经找到了代替的贡品。”大法师喜悦地说着，众人顿时欢呼了起来；夏若梅闻言不禁一震，莫非，他要把她当作贡品，献给那个“蛇神”！“放开我！你们没有权利抓住我！”夏若梅大叫，双眼焦急地望着来时的小山坡；那三个混蛋，竟然枉顾朋友道义，先逃跑了！今天她若能逃过此劫，她一定……不！她发誓，她一定会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！

“你不用奢望你的朋友会来救你了，他们已经被我的法力震昏了；为了我们村子的安危着想，只有牺牲你了。”大法师同情地看着夏若梅。唉！俗语说得好，牺牲一个人，总比牺牲全村的人划算。“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立一个牌坊，以阐扬你牺牲奉献的善举。”“你是个神经病、疯子！我又不是你们村子里的人，你们不可以枉顾我的生命，否则，我要告你，告你这个妖言惑众的死老头！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“蛇神”，你们都被骗了！”夏若梅忍不住破口大骂，想不到今天她的性命，就要葬送在这些愚昧、无知的村民及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手里。上帝呀！在她这二十四年来的岁月中，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，还经常热心助人，捐钱给一些困苦无依的老人和孤儿呢！她虽不认为自己会长命百岁，但也不该惨遭横死异乡吧！一思及此，她猛地奋力挣扎，看来，她只有自己救自己了！人在生死关头，往往会激起一股强大的力量；那四名孔武有力的大汉也没想到她竟然有这般强大的蛮力，一时之间，竟让她挣脱开来。双手双脚一获自由，她毫不考虑地往台下跑去，此刻，她终于能体会“投奔自由”的那些人的想法与感觉。

蓦然，奔跑的身子竟不听大脑指挥地停了下来，她更发现，她的四肢僵硬得丝毫不能动弹，只能任人摆布。

“快把她带过来！”大法师冰冷冷地说：“时辰快到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！”四名大汉如获圣旨般，将夏若梅扶到石壁前，然后退到一旁；而石壁的神秘风貌，则在她眼前一览无遗……那石壁的四周围列了许多奇形怪状的文字及图案，看到这些文字，她真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埃及的金字塔，但当她一

看清石壁中央的巨大图形之后，她马上推翻之前的想法。那是一个人头蛇身的图案，可能因年代久远，人头的面相模糊不清了，看来，“它”就是这位巫师所提到的“蛇神”。

真希望这是一场恶梦，梦醒了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唉！就连她这个外行人，也敢肯定地说这面石壁恐怕是好几百年、或者是几千年前的历史遗物了，那可是考古人员最渴望探知的上古文物；但天可怜见，她对这种东西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而唯一能放她生路的臭巫师，又泯灭人性、丧尽天良地欲绝她的生路，可怜哪！她终于能体会出那些死囚犯在被推出去枪毙前的心情……那是绝望、害怕跟惊惧！

“伟大的蛻神菲狄雅斯王啊！我们是您最、最虔诚的子民，在您的庇佑之下，我们才能丰衣足食，消灾解厄，逃过无数计的灭村之祸，我们永远都尊敬您呀！十年一次的大祭，希望我们供奉的“圣女”，您会喜欢。”大法师致完辞后，四名大汉立刻将夏若梅抬了起来，住石壁后走去。原来，在石壁的后方，还藏有着一个深不见底的石洞，洞内乌黑一片，而且还不断传来一阵阵腥臭的味道，令人作呕。

可恨她被施了法，身体毫不听大脑指挥；夏若梅暗暗发誓，就算她今天葬身此地，也一定要去阎王爷那边告状，请阎王替她伸冤。顺便她连那个蛇神也要一起告，若不是，她也就不会死得这么凄凉，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；要不然……起码也得给他“好看”，这个村子，不知道冤死了多少女子？“时辰到！”大法师高声喊着，那四名大汉立刻执行，毫不留情地将夏若梅丢进洞内；在那一刻，她真高兴自己昏了过去，否则，谁能面对这残酷的事实！

第二章

一丝阳光，斜照入洞内，映得洞内光亮无比。这个山洞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和普通的山洞没什么差别；唯一不同的就是，在洞内的烂泥巴里，正躺着一个人。她就是充当“圣女”的替身，让那群村民把她像货物一般的给扔下山洞当贡品的夏若梅……一个准备献给蛇神的最佳女主角。

夏若梅缓缓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四周围的环境，这儿好象是一个山洞；她想，她应该是死了吧！她轻轻地动一下四肢，天啊！全身上下传来疼痛的感觉，根据以往充当替身演员的经验告诉她，这回摔得可不轻，可能已经遍体黑青瘀血、鼻青脸肿了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她未蒙主召唤，而她能大难不死地逃过这一劫；如果她猜测得没错的话，这堆发出恶臭的烂泥，就是她的救命恩人了。

说不出此刻的感觉，夏若梅决定还是先离开这个山洞再说吧！等她出了山洞，再向附近的居民求救，然后找公安来将那个杀千刀的巫师绳之以法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假借鬼神之名号，来欺骗、愚弄这些无知的村民。总而言之，罪魁祸首就是那位该下十八层地狱的巫师了。

夏若梅使出吃你的力气，不顾四肢传来的痛楚，硬是勉强自己站了起来，咬着牙根，朝着阳光照射进来的方向步去；“自由”就在前方等着她，胜利女神将会对着她微笑。

啊！世界是多么的美好，空气是多么的新鲜，感谢上帝！感谢烂泥巴！阿门！

一走出洞口，和风微微吹了过来，仿佛拂去她满身的痛楚。绿油油的草地，让她满心舒畅了起来；杨柳垂荫，远方矗立着一座低矮的山坡。夏若梅下意识地往前走，路的两旁还长着一些奇异的花草，微风一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；这优美的环境，真是令人流连忘返！一瞬间，她不禁以为，自己该不会是走进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了吧！

愈靠近矮坡，夏若梅愈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，从林荫深处传了出来；下意识地，她又往声音的来源处走去。当她一踏进这片树林，她马上就被眼前这幅美丽的景象给迷住了。

一个面积不是很大的小湖泊，因阳光的照射，湖面闪耀着七彩的光芒，宛若一道彩虹驻足其上，流连忘返得不忍离去；那树荫的遮蔽，宛若仙境般的美景，唯有亲自莅临，才能发现这块美如宝石般璀璨的湖水之美。顾不得世俗的眼光，趁着四下无人，夏若梅三两下就脱掉了自己身上的衣物，赤裸裸地跳进湖水中，享受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湖水的温度非常地暖和，一点都不冷，好象是个“温泉”；泡在水里，还有一种血脉通畅的感觉。原本她满身的酸痛，被这湖水一洗涤，仿佛都已消失殆尽，这简直就是大不可思议了！莫非这湖水可以医治百病？在武侠小说的剧情里，总在深山绝壑之中，都隐藏着千年难得一见、万年难得一求的奇珍异草，搞不好，这湖水还真具有延年益寿的功能，喝下它还可以百毒不侵。天哪！她该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！夏若梅不禁用力地甩头，伸手解开发辮，一头乌溜溜的秀发就像瀑布般的飞泻而下。她这头亮丽、乌黑的长发，可是她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也是她身为女人最大的象征；不少的广告商都愿意花上巨资，请她担任洗发精的广告模特儿，但她都不为所动。她的想法是，没必要替自己找无谓的麻烦！她也算是电影圈内的从业人员，太了解电影圈内的复杂与黑暗，任他金山银山，“远离是非”……才是首要之策。

深吸了一口新鲜、带着花香般的气息，夏若梅潜入湖底，身手灵巧地游了起来。咦？她何不往湖的源流游去？想必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吧！一思及此，她游出了湖面，看清了湖的源流及方向，锁定目标，奋力地向前游去。

上帝终于听见了她的祈祷，感谢天主！夏若梅激动得眼泪差点夺眶而出；虽然，她身在美如天仙的环境中，却还不比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得感动、来得欣喜。她终于得救了！若非身处湖水之中，她真的会跪下身来虔诚地膜拜，感谢圣恩！

那是一个女子，夏若梅是根据那人过肩的黑发和略带点古铜色的肌肤来判断；她想，同为女人，她虽身无寸缕，也不用太害羞了，因此，她大胆地游了过去。

“小姐。”夏若梅开心地叫着。

那人明显地一震，微微侧过身子来，神色漠然地望着这位擅自闯进这区域的女子。

她是使用何种方法进入飘香园的圣池之中？那人百思不得其解地注视着夏若梅。

很平凡的一张脸，是属于那种看过就会忘记的脸庞。突然地，她那双

眼眸却吸引了那人的注意……清澈的乌眸里，闪耀着一丝纯真的光采，不可思议的是，她脸上表情之丰富，衬得那双眼眸格外闪闪动人；除此之外，恐怕只有那头秀发可以引人注目了。她长相普通……喔！可是那身材……宛若魔鬼般的惹火、性感，高耸、丰满的胸脯，纤细的柳腰，足以让一个正常男子血脉偾张！

夏若梅也惊讶地望着她，但她却脑袋一片空白。上帝呀！那简直是一张颠倒众生，让男人趋之若鹜，让女人梦寐以求并嫉妒的脸，好一个绝色天香呀！从事电影工作这么多年，看过多少超级巨星、青春玉女，一拿来和眼前这女子相比，乖乖！

一个是天上明月，一个宛如地上仿冒的珍珠，怎能与其争辉！？夏若梅赞叹地想着。

那女子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眸，像湖水般那样的碧绿、清澈，像翡翠般闪着耀眼的光采；尤其是她高挺的鼻梁，宛若出自艺术家的手笔；薄薄的嘴唇，微征上翘，太性感了，让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。就连身为女人的夏若梅，差点就克制不住地想拜倒在那女子的石榴裙下。

她仿佛是维纳斯重现江湖！夏若梅傻傻地望着她，原先想请她帮忙的事，暂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一心一意观赏这幅赏心悦目的绝色美女沐浴图。看着、看着，她发觉上帝是公平的，上帝造人没有十全十美，眼前这女子的眉毛，似乎浓了一点；不过，二十世纪都会新女性，也喜欢将自己的眉毛画浓一点，那样看起来比较性格，不是吗？但这女子的眉宇之间，带有一股浓厚的英气，因此，这微小的缺点，仍然无损于她的美丽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女子高深莫测地问道；她的声音低沉却富有磁性，语气充满了十足的权威性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一愣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，下一秒钟，她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这女子给反锁在背后了。哦！铁一般的手臂，这根本就属于男人的手，难道……从头到尾，是她判断错误，把男生当作女生？不可能！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加诸于自己身上的力量，却又是那么的真实……“你是谁派来的？竟然能躲得过我布下的天罗地网，和外面侍卫的注意，快说！”那人加重了力量，夏若梅承受不住，“哎呀”一声叫了出来。天哪！这个人简直就是大力士，至于他说的什么天罗地网？什么侍卫？她连个儿影子都没瞧见；或许遇上他们，也比遇见他这个火爆浪子还来得好！

“你抓着我，我怎么说？”夏若梅忍着痛道。额上已流下了大颗的汗珠，他再不松手，她的手百分之百会被他给活生生地折断！唉！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，她最近是走了什么霉运！原本还以为，她能幸运逃过一劫，古语说得好……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可谁料想得到她竟然是祸不单行啊！

“看来，不给你吃点苦头，你是不会招了。”那男子冷冷地一笑，对欲杀害自己的刺客，是不需要太仁慈的。

“好，我说！我说！”夏若梅赶紧叫道。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；但重点是……要招什么？“快说吧！”那男子稍微放松了力道，看来，这女刺客还算识相，不过，泄露秘密是刺客的大忌，她一旦说出来，照样难逃组织的制裁。

“我叫夏若梅，家住台湾，今年二十四岁，来这儿是为了拍戏……”她硬着头皮自我介绍，因她实在不知要“招”什么。

“住口！”那男子火大地叫道，使夏若梅害怕地闭上了嘴。天啊！火山爆

发了，她的项上人头恐怕保不住了！阿弥陀佛……耶稣基督……她暗暗祈祷，希望会有贵人出现。

果然，这女刺客不是省油的灯，在生死关头，竟还敢胡言乱言；让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冷静自持，给她破坏得荡然无存，严重到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六、七个男子出现在湖旁；夏若梅一惊，她可未着寸缕呀！春光外泄……啊！羞死人了！若非双手被缚，她至少还可以藏在水里，不用在这群陌生男子面前曝光。

“该死！”这男子低声诅咒，想必是他刚刚那声大喝，把他的贴身侍卫全都给吸引过来。下意识地，他迅速将夏若梅拉到自己的身后，但仍然将她的手抓在他胸前；而这个动作，使得两个人的身子毫无避免地紧贴在一起。

夏若梅整个脸都泛起了红潮，长这么大以来，她可是第一次和男孩子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。从小到大，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一直在她心中根深柢固，不曾动摇或改变过；“童贞”是她将来要奉献给丈夫的宝贝，所以，她一直都很珍惜并保养自己的身体。而现在……这个粗鲁、坏脾气的陌生男子，不但看了她的裸体，甚至还光明正大地吃她豆腐；天呀！她不想活了！她情愿让那群男人眼睛吃冰淇淋！？也不要全身光溜溜地黏在他身上……天啊！让那群男人的眼睛吃冰淇淋！不！她办不到的，算了！还是尽量和这臭男人保持距离好了。于是，她努力地挣扎，但换来的却是白费力气、徒劳无功罢了！

“王，恕属下保护不周，来迟了！让您受惊了。”为首的一名大汉，一瞧见湖中的情况之后，单脚跪在湖旁惶恐地说；而他身后的人，也相继跪了下去。

什么时候湖中多了一个人呢？竟然能躲过他们严密的封锁？是这名女子意图不轨，或者是刺客？众人面面相望，冷汗直流。这件事若传了出去，他们这些王的贴身侍卫，个个不都名誉扫地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？要知道，这些死士可是宁愿牺牲性命，也不愿英名尽失的呀！

“统统转过身去，在入口处候着。”那男子冷冷地说，众人只得领命去入口处等候着。听王的声音，似乎在抑制着强烈的火气，一思及此，侍卫们的脚步愈显沉重。

事实上，是因为夏若梅不住地挣扎，而两人的身体又是紧贴在一起，她这样动来动去，惹得他一颗心不住地悸动，欲望冉冉而升；他八成是太久没有碰过女人了，否则，对于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子，怎么可能会引起他的“性趣”？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想他后宫佳丽不止三千，每个均使出浑身解数想得到他的青睐，他都不为所动；偏偏今天他却对这名来历不明、形迹可疑的小女子的胴体心动，他不由得苦笑了起来。而且据他的经验，他百分之百敢肯定……这小女子还是“处女”。

“你再乱动，小心我侵犯你。”他恐吓地说，并满意地察觉到他身后的娇躯，在刹那间竟变成僵硬如石；明显地，刚刚他那句话，充分地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……她果然还是处女！

宛若平空丢下一枚巨型炸弹般，炸得她天昏地暗、神智不清，脑袋无法正常运作，顿时，全身僵硬得不敢“动弹”。这……这无耻男人，当真想要“侵犯”她辛辛苦苦保存了二十四年的纯真！？她惊骇地瞪着他那光滑却

强而有力的后背而不知所措，就连当事人已经好心地松开她的手，上岸去穿好衣物，她仍然“呆”立在湖中，那模样……真是有够“拙”的。

可偏偏这“拙”样，却悄悄地进驻了他的心扉，那是他始料所未及的。

“你的衣物呢？”在他已经欣赏够了她的蠢样之后，该是提醒她的时候了。根据他的直觉，这位叫夏若梅的小女子，对他的生命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；相反地，他却深深觉得，他对他的生活可能会造成某方面的影响，毕竟，她和他已经有了“肌肤之亲”，不是吗？“啊！”夏若梅慌张地惊醒过来。她到底是怎么了？那男子何时放开她的？更夸张的是……他竟然连衣服都穿好了，而她，却没有把握机会逃走，反而像个傻瓜似的任他一饱眼福；这还不打紧，居然惨遭对方的假意提醒，她干脆一头去撞墙死了算了！等夏若梅穿好T恤、牛仔裤，再度出现在他的面前时，那男子的身边，早已围着原先出现在湖旁的七位彪形大汉，成保护姿态地站立在一旁，并凶神恶煞地瞅着她；那神情，好象她是个欲对那男子不利的恐怖份子。

谁才是可怜的受害者？夏若梅不禁摇头苦笑。

“杰斯，把她带回宫去，交给绿云。”那男子不以为然地瞟了夏若梅一眼，便迈步往入口处走去，并坐上已恭候多时的一顶“软轿”……将它称之为“软轿”，似乎不太适合，因为，它的面积比一般的轿子来得宽敞，反而有点像现代的车厢。

软轿上用蓝色的轻纱遮掩、环绕着，内部铺着野兽的皮毛，在兽皮上有一张矮几，矮几上放置着一些奇异的水果。如此奢侈的享受，除了贴身保镖、随侍一旁的仆人，简直就像是帝王出游，要不也是皇亲国戚、王孙贵族……等等！她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都什么时代了！二十世纪耶！哪来的皇帝？哪来的王孙贵族？太可笑了！

那男子大刺刺地在舒适的兽皮上坐好。

“王，回宫。”站在软轿旁的一名仆人宏亮而恭敬地叫道，队伍就往前方出发。可怜的夏若梅，双手被缚地跟在队伍的最后方，就像个囚犯似的；而那个叫杰斯的家伙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好脸色给她看。唉！她是招谁惹谁了！才刚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小命，马上又遇到这么不仁道的待遇。

“喂！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”夏若梅问。

杰斯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“你是聋子啊！前面那个家伙是谁呀？好象很了不起耶！”夏若梅故意不知死活地问着。她想，既然要死，也得死得清清楚楚，否则，到了阎罗王那儿，一问三不知，那可就太悲哀了！

“大胆！王的名号，岂是你这种卑贱女子可以知晓的！”杰斯冷冽地瞪着夏若梅。

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娘们，若非王吩咐过，要将这囚犯送去绿云那儿，他早就一刀解决，送她上西天了，哪容得她还在这儿聒噪不停！

“王！？”夏若梅一震，老天！她有没有听错！？“王”！？现在是二十世纪耶！

怎么还会有这么迂腐的名称？镇定！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她不可能回到过去，这是小说中才会有的剧情，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。深吸了一口气，她想，一定是她遇到了某小国的亲王了，在一些未开化的国家，仍然保有君主制度，那他被称为“王”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于是她又问：“这里是什么国家？”她求证地望着杰斯。

“国家！？哼！这里是“蛇界”。”杰斯不悦地纠正她。都敢来刺杀蛇界的君王了，怎么不知自己站在蛇界的土地上！？这娘们不是神经有问题，就是在装糊涂，莫非……她想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以便趁机逃走？嗯！他可不能上当，若出了任何差错，王的脾气，他可承受不起。

“蛇界？”夏若梅默念一遍，脑中迅速翻转到印象极淡的世界地理，是属于非洲那一边的落后国家吗？不可能！她出事地点是在亚洲，而她现在应该还是在亚洲吧！但看他们的服装，很像是阿拉伯人嗜穿的长袍，这……这怎么会这样呢？她都快搞迷糊了。

身为电影从业人员，中国历代王朝的服饰她也都略知一、二，所以她知道，她不可能是回到了古代，因此，她安慰自己，她一定是到了某个她不知道的“小”国家，唉！

谁叫她的地理知识，早在几年前就还给老师了。不过，这么一想，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，心情顿觉舒畅起来，何必庸人自扰呢？“你们国家的风景很漂亮，为什么不开辟成观光胜地？我是搞电影的，可以免费帮你们国家拍摄一系列的观光……”她试着诱之以利，打好关系。

“住口！你在疯言疯语什么？蛇界岂能容外人随意进出？有心情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还不如担心你等一下的命运吧！”杰斯冷冷地打断她的话之后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到达目的地，就要立刻把她丢到绿云那里，否则，再和她相处下去，他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
“命运！？我会被杀吗？这是违反人权的！我只不过是误入此地，罪不至死吧！”

你们不可以草菅人命，我……啊！”夏若梅的话在一声尖叫之后停住，原来，是杰斯终于忍不住，出手打昏了她；他情愿背着她回去，也不愿任她“强奸”他的耳朵。哦！

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这句话可说得一点都没错！

夏若梅缓缓张开双眼，视线所及，是一间属于女子的房间；浅绿色的纱帐，夹带着淡淡的柠檬香。她猛地坐起身，却因脖子传来的疼痛，令她大声诅咒；那不知怜香惜玉的粗人，混蛋！有朝一日，哼！她绝对要给他好看！

“你醒了？杰斯将军出手也太重了。”一阵清脆的声音从纱帐外传了进来。夏若梅好奇地掀开纱帐，一位穿着绿色棉布长袍的女子，直挺挺地立立在眼前；她的眉似远山，眼如秋水，檀鼻、杏口，又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女！在这个国家，似乎专出俊男美女，让她这个长相平凡的人，心里怪不是味儿。

“杰斯将军！？他那种人竟然是将军！”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夏若梅张大了嘴，表情相当夸张，使得那女子笑了起来。

“我叫绿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夏若梅。”望着那和蔼可亲的笑脸，夏若梅不禁有点迷惑。

“那我叫你小梅好了，刚来这里，都会有点不太适应……呢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”绿云关心地问。

“我不是囚犯吗？”夏若梅问道；绿云对待她的方式，好象和那位杰斯将军所说的背道而驰似的。

“囚犯？”绿云惊愕地注视着她。“别开玩笑！你是新进宫的侍女，可不是什么囚犯。最近宫里很忙，暂时没有办法让你去服侍白雪郡主，你就先跟在我身旁学些宫里的礼仪规架好了。”绿云好笑地说。“囚犯”！？她八成

是被杰斯将军给吓坏了。

“侍女？”夏若梅的疑问是愈来愈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她昏迷不醒的这一段时间里，究竟是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她从囚犯摇身一变，而成了宫中的侍女？不过也还好，至少，她不用被推出午门斩首示众，也算逃过一劫。生命既然有了保障，好奇心立刻占据了心头；对于新环境，她充满了好奇。

“走吧！别发呆了，快跟我一起去请安吧！”绿云握住夏若梅的手，推开房门走了出去。没时间了，若不带新侍女去和众位郡主请安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“绿云姊姊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夏若梅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“这里是百花宫，是女眷们居住的地方；等会儿请完安，就必须去“蓝蛇宫”帮忙。”““蓝蛇宫”又是什么地方？”“是文武百官拜见王的地方。”“你们的“王”……听说很厉害？”夏若梅试探地问。想起那日他那快如闪电般的身手，她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制住了，她想，好歹她也是空手道黑带的高手，却连对方何时出手都没知觉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败，真是输得太难看了！

“当然啦！王的法力在各界当中是属一属二的，他人又长得英俊潇洒，各界的公主都想委身与他；可惜王的心，就像是飘泊不定的浮萍，很难有人能让他安定下来的。”“他有法力呀！”夏若梅不敢相信地叫着。这年代，除了斩妖除魔的道教人士和一些什么喇嘛，听说有在学习法术之外，其余的，不都是一些装神弄鬼的神棍！

不过，她心里是真相信他有法力的，否则，以她的身手又怎会被他抓住？况且，还输得心不甘情不愿的！她相信，若比真功夫，她未必会输。

“小梅，蛇男的每个人都有法力，只是和王一比，简直就不堪一击。”绿云大惊小怪地看着她；在这里的人，谁不知晓王的威名，就算在各界，王的名号也是受人景仰的。

除非是乡下出身，也才会对王一无所知，但夏若梅的反应，简直就是毫无概念。“绿云姊，你也有法力吗？教我好不好？”“嘘……我们到了。等一下我们要请安的这位正主儿的脾气是最大的，待会儿我怎么做，你就跟着做，要不然，咱们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”绿云轻声地警告着，希望没有见过世面的夏若梅，不要出差错才好。想当年，她虽然不是和她一样一无所知，却也吃了不少苦头才爬到今天的地位，无论如何，她一定要尽力地照顾她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！

“哦！她是谁呀？”“红莲郡主。”绿云轻轻敲着门，心里极度忐忑不安；这个傻丫头，若不小心触怒了红莲郡主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这红莲郡主一向骄傲蛮横，而且最会整新入宫的侍女；身为侍女之首的她，常常会听到新侍女的哭诉，但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呀！谁叫她们只是身分卑微的侍女呢？看着夏若梅好奇的表情，她不禁低声叹了一口气，是福是祸，就听天由命吧！

“进来！”娇滴滴的声音从门里传了出来，那声音妩媚动听，使人骨头都快酥了。

绿云推开房门，拉着夏若梅走了进去；只见一名穿着红色丝质长袍的女子，正端坐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的面容，一名侍女则站在她身后梳理着她的秀发。

“绿云见过红莲郡主，向郡主请安。”绿云恭敬地欠了欠身，红莲郡主视而不见的淡淡地挥了挥手。

“谢郡主。郡主，这位是新来的侍女，叫小梅。小梅！快来向郡主请安。”绿云用眼神示意站立在一旁的夏若梅，她只得依样画葫芦。

“小梅见过红莲郡主，向郡主请安。”夏若梅也欠了欠身，红莲郡主却缓缓地转过身来，凝视着她。红莲郡主仔仔细细、上上下下，好好地打量了她一番；夏若梅长相平凡，不足为惧，反正宫里的侍女每个都是此等模样，她荣登王妃的宝座早就指日可待了。

一思及此，她高兴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这种情况，使得站在她身后的侍女和绿云皆不敢置信地张大了眼睛。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呀！红莲郡主的笑容，一向只针对王及几位重量级的大臣才有的，在侍女面前，得到冷言冷语的待遇是正常的……她今天是不是吃错药，否则，怎会反常得吓人？“起来吧！”虽娇软无力，却带着十足的命令语气，夏若梅缓缓地站起身。

“谢郡主。”她恭敬地说。

一窥见红莲郡主的容貌，她就又傻了！好美呀！她就像一朵娇艳动人的玫瑰花，美艳得逼人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；再听她那娇柔的嗓音，不知有多少男人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可她美得像烈火一般，却不知会烧伤多少人，她真是一个宛若玫瑰般多刺的美女啊！

“怎么！？有什么不对吗？”红莲郡主瞧着夏若梅痴傻的表情，浑身都感觉不太舒服；因为像夏若梅这种神情，她只在许多男子身上看见过，在女人身上这还是头一次，所以她焦急地询问。

“回郡主，实在是小梅没看遇像你这么美的郡主，一时之间看傻了，请郡主原谅！”夏若梅据实以告。

绿云则刚从惊吓中回复过来，一听见红莲郡主的问话，一颗心又七上八下地跳个不停；好不容易听见夏若梅正确的回答，一颗饱受惊吓过度的心，才安定了下来。天哪！

她发现她脆弱的心灵再也无法承受摧残了，虽然夏若梅虽然只是个乡下姑娘，然而机智反应却表现得可圈可点，尚且知道如何制伏女人的最大弱点……美貌与虚荣心，真可谓孺子可教也。

“嗯！很好，你在百花宫里一定会很有前途的。好好地跟着绿云，她把你教得很不错，出去吧！”红莲郡主非常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谢郡主。”绿云恭敬地说完，便拉着夏若梅快步走出大门，并迅速关上了门，这才放心地呼出一口气。她暗自窃喜今天的幸运，更希望红莲郡主的心情天天如今朝，那大家可就脱离苦海了。

一阵嘈杂声，由前方转角处传了过来，两人相互一望，赶紧往热闹之处跑去；凑热闹似乎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天性，尤其是女人。唉！唯恐天下不乱。

“啊！”绿云猛地停下脚步，使得跟在她身后的夏若梅，一个收势不住，撞了上去。

若非绿云恰好靠着转角处的廊柱，两个人不摔个四脚朝天，或者是五体投地才怪！不过，她仍然难逃眼冒金星的命运。

“怎么了？绿云姊。”夏若梅好不容易恢复正常意识，问道；然后，她只见一大群女人围在百花齐放的庭园中的凉亭，事实上，她们简直就是把那个可怜的凉亭给团团包围住。凉亭的一边衔接着一栋雅致的竹楼，在竹楼的四周，种植着数量众多的白梅，乍看之下，宛若一栋遗世独立的小楼，傲然矗立在凡尘之中，凌驾于百花之上。

“是王大驾光临“雪月小筑”。”她面无表情地回答，一双眼眸却凝视着凉亭中的人。夏若梅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但见绿云的神态，似乎她知道凉亭内有何许人物；不是夏若梅夸口，她的视力是一点零，没道理绿云看得一清二楚，而她却只能对着那群人头发呆吧！

“雪月小筑”？好典雅的名字，或许，这竹楼住着一位绝世美女吧！到目前为止，她所遇见的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没有一个是差强人意，除了她自己之外；夏若梅不禁苦笑了起来。

““雪月小筑”是白雪郡主居住的地方，是非狄雅斯王特她为她盖的。下个月王要册立王妃，白雪郡主的呼声最高，可能是第一人选。”绿云平淡地叙述，眼光仍未离开过凉亭，那样子就像是稍微一移开视线，她最宝贝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似的。但她的表情却又是那么的沉重，天呀！夏若梅真希望这群女人马上在她面前消失，她真想看看凉亭内到底是何许人也！

仿佛老天听见了她的呼唤，这群女人不知怎么搞的，竟然都依依不舍地离去，但她们留恋、爱慕的眼光，仍注视着凉亭中的人。凉亭外站立着六个黑衣大汉，神色戒备地注视着附近的动静；而在凉亭里，只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

这三个男人中，竟然有两位是夏若梅恨之入骨的人，一个是那该下十八层地狱的杰斯将军，一个是吃她豆腐的色魔，也就是这里的王；另外一位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，只可惜全身上下散发出冷漠孤傲的气质，就像万年寒冰足以把人冻僵了似的，总而言之，这三个男人没有一位是她夏大小姐看得顺眼的；而那名女子，因为背对着夏若梅，使得夏若梅无法看清楚她的庐山真面目，只见她穿着象牙白的长袍，落落大方地和那三位男子侃侃而谈。

“绿云姊，那个冰块脸是谁呀？”“冰块脸？”绿云怔了一下，才恍然大悟。“小梅，他是韦风首相，地位仅次于菲狄雅斯王呢！”“菲狄雅斯王？”夏若梅一愕，好耳熟的名字，她好象在哪听过这个名字？是在报纸？还是名人杂志？或许，她曾经在偶然的的机会里翻阅过有关这个国家的报导，但她脑海中，怎没有这国家的印象？下意识地，她往菲狄雅斯的方向看去，这样一个外貌出众的美男子，若她真有看过，又怎会毫无印象？感觉到有股强烈的凝视，菲狄雅斯猛地抬头，诱人的碧眸直直地对上夏若梅探索的乌眸；仿佛做坏事被人当场逮到，她感觉一股热气由脚底往脑门上冲，羞死了！他的眼神远闪着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如果此刻，地上裂了一个大洞，她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。

她迅速地转过头，却迎上绿云关切的眼眸，她望着夏若梅泛红的脸颊，感到不解。

“小梅，你发烧了是不是？”奇怪？刚刚还好好的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而且在她问完话之后，夏若梅的脸似乎更红了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杰斯喝道。六名大汉身形一闪，已伫立在两人面前；之前因为有一大群女子争先恐后地想吸引他们三人的注意，嘈杂的噪音，令他们没有察觉到廊柱后还躲藏着两个人，等赶走了噪音，她们两人自然难逃他们的耳力，而现出原形。

绿云处之泰然地拉着夏若梅在凉亭前停了下来。既然被发现，干脆就大方一点，不过，夏若梅想，她暂时还没有勇气朝菲狄雅斯看去，刚刚她实在大丢人了！

“绿云拜见王、首相、将军、白雪郡主。”绿云必恭必敬地跪在凉亭前，夏若梅却站在一旁发呆。

“若梅，快跪下。”她紧张地提醒，见夏若梅仍毫无反应，只得伸手硬拉她跪下；夏若梅被人突然一拉，整个人往前摔去，摔个五体投地。凉亭内的四人，被她的举动惊愕得不敢置信地注视着绿云。

这种情况连绿云都看傻了，再加上接受他们询问的眼神，一时之间，她觉得自己脑中一片空白，只能呆楞楞地注视着夏若梅狼狈地挣扎起身……天哪！她终于知道什么叫无语问苍天了。

“绿云，她是新来的侍女吗？这么有礼貌得行如此大礼。”宛若黄莺出谷般的声音，打破了沉默。

夏若梅拍掉头发上的绿草，心里恨恨地想，她似乎总会在菲狄雅斯面前出糗，哼！

都是他害的，她才会这么倒霉。

“回部主，她叫小梅。”绿云回答，仍然跪在地上。

夏若梅看看她，原来，绿云是要拉她跪下，却因为自己在思索事情，以至于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摔了个“狗吃屎”，真是太悲惨了！看来，她应该也要跪着的，谁叫她只是一个身分卑微的侍女呢？想着、想着，她作势正要跪下身去。

“起来吧！”菲狄雅斯突然开口说话，使得夏若梅才跪下去的身子，又硬生生地停住。

看着他促狭似的眼光，她不平衡极了。该死的家伙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！而悲哀的却是……她只能暗恨在心底，这太不公平了！谁叫他是一国之君，而她却只是个侍女呢？唉！有朝一日，她一定要扳回颓势。

“绿云，麻烦你将我的古筝拿出来好吗？”白雪郡主道。这个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容貌的女子，让夏若梅产生些许的好感，至少，她比那位娇贵的红莲郡主让人感觉舒服多了；而且，她说话也比较有礼貌，不像红莲郡主是那样地咄咄逼人。

“好的，郡主。”绿云转身往雪月小筑内走去，夏若梅自然而然地跟着她，事实上，她是想参观一下雪月小筑的内部风貌。

“小梅，你过来这里好吗？”白雪叫唤住夏若梅，三名男士则好奇地注视着白雪。

白雪郡主一向独来独往，性喜幽静，所以身边也只留了一名侍女巧儿服侍，这次会主动叫住她，一定是她有何过人之处，否则，白雪又怎会对她另眼相待？杰斯一看见夏若梅，心里暗自咒骂；他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就是她了，她真是麻烦，谁惹上她，一定会倒大楣！她让他和他的大护卫受到韦风的讥笑与嘲讽！

一名弱女子，竟能攻破他的严密戒备，愉愉地潜入飘香园内的圣池与王共浴；而他，却毫无发现。此等奇耻大辱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，而这，完全拜她所赐！哼！

他愈想就愈气，最后干脆痛恨地别过脸，眼不见为净。

“小梅见过郡主。”夏若梅恭敬、却有点弯扭地道。绿云不在身旁，令她颇不自在，特别是场中还有一个人，曾经见过她赤裸裸的身躯，而记忆中他那专注的眼神，又令她有一股想逃的冲动；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！

“啊！你是……”白雪握住夏若梅的手，惊愕地叫了出来。她莫名其妙

地抬起眼注视着白雪，这一瞧，夏若梅也愣在原地，久久不能言语……竟然会有人美得不带一丝人间味，她就是不属于红尘俗世的九天仙女，美得缥缈、美得虚幻，尤其高雅脱俗的气质，神圣而不可侵犯，令人只可远观，而不可亵玩焉。

“怎么了？白雪。”菲狄雅斯问道。

“王，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她的来历，苦不早点送她回去，我怕某人的心湖会为之大乱！”白雪轻轻笑了起来，在她摸到夏若梅的手心之后，她更觉得有趣了。她发觉夏若梅红鸾星动，不消多时，她的结婚伴侣定会出现，只是，那个幸运儿会是谁呢？“是吗？那可真令人拭目以待喽！”菲狄雅斯毫不在意地说。过了斋戒日，他早测出夏若梅是属于人界的凡人，但令他困惑的是，她竟然能破了他的结界，两人还意外地有了身体上的接触。亦就是这一项原因，他才没有立刻使用法力送她回到属于她的世界；他也想看看这样一名“弱”女子，能对蛇界造成何种影响？“哦！看来长老的愿望就要成真了。”白雪露齿一笑。这高傲自负的王，似乎不太相信命运，瞧他那神情，似乎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；但是，注定好的命运，任他法力无边也难逃宿命的安排。若真要与命运抗争，唯有趁早将她送走才是上上之策。

“我赞同白雪的话，她是个麻烦精。王，属下愿意亲自护送她回去。”杰斯迅速接了下去，语气之热络和勤，令他们三人为之侧目……这小子吃错药了！？平常最讨厌与女人有任何接触的他，今日却开口说要保护女人，这实在太使人惊讶了！

“我该不会是听错了吧！这是那幕一看见女人就逃得无影无踪的杰斯将军吗？”坐在一旁，一直沉默不语的韦风，这下也忍不住开口说话，语气带着揶揄，但仍然是面无表情。

“你不说话，没人会把你当作哑巴！”杰斯不悦地说。这家伙打什么岔？待会儿再找他算总帐！

“呃……你们要送我回去吗？”夏若梅从发呆中回过神来。这里果然是俊男美女国！

是地理环境的关系？还是饮食文化的差异？如果她移民来此，会不会也变成美女？他们在争执些什么？和她有关吗？她忍不住询问道。

四人停下了交谈，凉亭内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凝滞的空气带点诡异，白雪郡主却突然轻笑出声。他们谈论了半天，当事人却莫名其妙，她真是个人有趣的人；或许……一个想法涌上白雪心头……她，或许能让自负、无情的王尝点苦头！一向自认为法术高超就能胜券在握的王，哪里会知道爱情这东西岂是由法力就能操纵的！

“没有，你误会了！”白雪瞟了一下菲狄雅斯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一点端倪，想必王是认为凭夏若梅平凡之姿，铁扰乱不了他平静无波的心湖。唉！自大的男人，偏偏爱情这种东西，愈自大的人去碰，就愈容易深陷情网。她突然有点期待那天的来临，因此，万万不能送夏若梅回去了。

“白雪郡主，你的古筝拿来了。”绿云将古筝置放在凉庭的石桌上，见夏若梅傻傻地站在白雪身旁，她又担心了起来……这丫头不知道有无得罪了这几位大人物？“谢谢你，绿云，带小梅下去吧！我和王有重要的事要谈论。”白雪缓缓道。

看来，这古筝暂时是派不上用场了。

“是，绿云告退。”恭敬地说完之后，绿云火速地将夏若梅带离现场。

“白雪，既然古筝都拿来了，你就……”“韦风，不急嘛！”白雪打断韦风的话，她怎能让王回避这个话题呢？冷漠聪明的韦风，又怎会不知晓菲狄雅斯的心思呢？基于“护主”心切，他才出言转移她的心思，看来，他也在担心着。

“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！”菲狄雅斯无奈地耸耸肩。女人哪！不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更令他厌恶的就是……她们处心积虑地接近他，使出浑身解数诱惑他，只为了想荣登后座；但他飘忽不定的心，又岂会为一名女子安定下来？所以，白雪的心机，根本就是多馀的，几千年来，多少各界佳丽想获得他的青睐，仍是徒劳无功。他是蛇界的王，不就是世人所谓的冷血动物？既然是冷血动物，他就不会为了一位女子而热血沸腾；总而言之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融化他冰冷的心。

“我只是想和王打个赌。”“打赌？乐意奉陪，不过，有什么好处？”菲狄雅斯笑问道。他贵为一界之君，什么奇珍异见他没有，白雪又能提出什么吸引他的赌注来，这点令他觉得好奇。“好处就是白族的镇族之宝。”“雪月镜”！？想不到你舍得把它拿出来，到时你若输了，不怕被族人驱逐出境？”菲狄雅斯认为她太冲动了，因为，她根本是必输无疑。

“王，这点你就不必替我担心了。”“好吧！那你想得到什么好处？”打赌嘛！没有赌注，就令人意兴阑珊。

“很简单！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亲自选我喜欢的未来伴侣，然后请王下旨，这样，他就不能拒婚了。”白雪说完之后，淡淡地瞟了杰斯一眼。

“没问题。”“王，自古以来，哪有女子自主婚姻的？长老他……”杰斯紧张地提醒；这是多严重的大事啊！

“长老那边，我自然会处理。”菲狄雅斯冷冷地打断他的话。这小子对他，也未免太没有信心了吧！

“杰斯，你担心个什么劲？王若会喜欢她，那百花宫的所有郡主，一个个不就该去撞墙而死，羞愧而亡了！”韦风好心地提醒他。凡送进宫来的郡主，都是长老经过千挑万选，准备让王在下个月底之前选出的王妃，好替蛇界传宗接代的；也就是这个因素，菲狄雅斯才无奈地勉强答应，蛇界的的确确是该有个继承人，而且，还要是一个血统高尚、家世清白的继承人。

夏若梅是不够资格的，因为，她只是一个凡人。

“韦风，我不赞同你说的话；小梅或许长相平凡，但她却有独特的魅力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”白雪说完话之后，便拨弄着古筝的琴弦，优雅地弹奏了起来。

看来，这话题到此告一个段落，三人只好无奈地相视一笑。

第三章

在百花宫中过了十数日，夏若梅对这里的地形、生活习惯，大致上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了。她偶尔会去蓝蛇宫帮忙，目前，她还是自由之身，尚可到处任意走动；一旦被分配到某位郡主身边，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轻松惬意地过活了。

趁着休息时间，夏若梅迅速地往蓝蛇宫后院的厨房跟去。在这数日当中，她那直率的个性，让她结交了不少男、女性朋友。女性对她具有好感，实在是她长得太安全了，对她们不会造成任何威胁；两男性呢？恐怕就是她不会娇柔造作、不拘小节，就像哥儿们似的。朋友多，是好事情，但是，缺乏吸引力，还是满令她难过的；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他们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来电的感觉。

蛇界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，令人失望的是，它同时也是一个相当、相当落后的地方。在她多目的探听、查问之下，她发现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电器用品，凡是属于现代科技的产品，这里一样也没有。她就像是活在古代似的，连想打个电话，根本就是痴心妄想。若说它是个贫穷的地方，没有现代科技，那是很正常的，也还解释得过去；可是，当她发现像她这等身分的侍女，竟然戴着珍贵的钻石之后，她才知道，它是个相当富有的国家。谁能告诉她，一个富有的国家，为何连最普通的电话都没有？这道理何在？“尼克、梅恩，今天你们是两个站岗啊！”夏若梅向两位站在蓝蛇宫和百花宫交接处的黑衣大汉打招呼……他们是非狄雅斯的贴身侍卫。而她走的这条通路，是进入蓝蛇宫的捷径，不过，却是禁区所在，因为这里是王的寝宫，也理所当然的就会有人驻守此地，避免王受到无谓的骚扰和保护王的安危，这是他们的职责。但后者似乎是多此一举，王的法力高强，他们站在这儿，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；几千年来，也没遇过不知死活的刺客，倒是赶跑了无数投怀送抱的女人。

“小梅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？”梅恩笑着问道。夏若梅就是有办法让宫中大厨献上美味珍肴、佳肴美点，使得他们在站岗之余，也可以一饱口福；而她唯一的要求，就是想学习法术。有得吃、又有得展现身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刚开始，他们还以为她是为了接近菲狄雅斯而来的，当然，他们对她是百般阻拦，抵死不从；后来知道了她的目的之后，虽然刚开时仍有怀疑而暗中小心提防，但相处十馀日下来，他们发现，根本是自己多虑了。她对菲狄雅斯不但没有兴趣，而且对宫中的男性动物，包括人在内，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兴趣。

“暂时没有。”夏若梅提不起劲地回答。一想到今晚要被调到前线，她的心情就相当低落。

“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说出来，或许我们可以帮你。”相处久了，自然有些交情，况且，夏若梅还满照顾他们的口腹之欲……在道义上，应该是要帮助她的。

“别傻了，你们帮不了我的。”夏若梅叹口气地说，然后一屁股坐在草地上。

尼克和梅恩互望了一眼，这么粗鲁、不雅观的动作，像是个女孩子家该有的动作吗？唉！没人追求她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她对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似乎也要负一点责任才是。

“说出来听听嘛！”两人不死心地追问。

“唉！晚上我就得调去大殿帮忙了。”“大殿！？哦！这我们可就帮不了忙了。哦！对了，听说今晚有个来头很大的贵宾呢！”“这也不错呀！小梅，你若让那位贵宾看上了，马上就会飞黄腾达了。”“去你的！别消遣我了，谁不知道百花宫里长得最安全的人就是我了。”夏若梅没好气地挥挥手。

“别妄自菲薄嘛！最起码，我们老大就很在意你呀！”梅恩安慰地说；他

发现，杰斯将军只要一听到夏若梅的任何风声，脾气就会特别暴躁易怒。

“他？算了吧！在他眼里，我可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臭蟑螂，恨不得逮到机会好好修理我一顿呢！”夏若梅不禁暗自叹气，她真不知道是哪得罪了他，以至于他那么痛恨她；不过，她很有自知之明，一看见他，她都会自动自发地闪得愈远愈好，以免惹祸上身。“太夸张了吧！”梅恩笑着摇头。

夏若梅吐吐舌，转移话题。“晚上，也是你们站岗吗？”“晚上是汤尼和罗克。”“那他们两个可就有口福了。老爹说，晚上准备了特别的点心，呃……叫什么彩虹……”夏若梅一时想不起来那名字。

“彩虹玫瑰糕！？”两人惊叫出声，吓了夏若梅好大一跳。

“干什么这么大声！？想吓死我呀！”夏若梅拍拍自己的胸口，他们俩在搞什么飞机嘛！

“天呀！这不可能的吧！老爹竟然这么大胆。”梅恩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。

“才一道甜点，也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！？”夏若梅被他们两人的反应搞得受不了，都快发神经了。

“小梅，你知道吗？彩虹玫瑰糕是只有王才能品尝的点心耶！多少人慕名而来，老爹从不答应，甚至连王想吃，也要看老爹的心情。”梅恩大声解释着。“彩虹玫瑰糕”是蛇界人士梦寐以求的旷世美点，她竟然还嫌他们大惊小怪，真不识货！

“真的？假的？瞧你们说的！老爹说要让我吃得高兴呢！毕竟，这是我第一次去大殿服侍。”夏若梅好笑地说。事实上，她完全不相信这两人的说辞，只不过是一道点心罢了！这两个人，也未免太小题大作、神经兮兮了吧！她缓缓地站起身，心想，该回去报到了。

“小梅。”两人互望一眼，很有默契地异口同声叫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你说老爹真的要准备彩虹玫瑰糕给你吃啊？”尼克不确定地问道。

“骗你们干嘛！？无聊！”她白了他们两人一眼，转过身，就往蓝蛇宫的大殿走去；再待下去，她铁定会“发疯”。

“小梅！小梅！小……”尼克大叫，夏若梅一点也不理他，他只好泄气地望着她愈走愈远的身影，暗吞口水。梅恩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晚上我们也来值班。”尼克一听，随即开心地点点头。为了彩虹玫瑰糕，牺牲点的睡眠时间，又算得了什么！

夜幕低垂，星光灿烂，晚风吹来，带着些许的花香与凉意；大殿上笙歌鼎沸，喧哗的声音，不时从大殿内传了出来。

夏若梅百般无聊地站在大殿门旁，她今晚的职责，只是负责将厨房的食物递给“云雨园”侍女的手中；这简直就是浪费人力资源嘛！一份工作要两个人合力完成，真是有点瞧不起她的办事能力。之前，她还以为是多困难的事，没想到却是这么枯燥乏味，又无聊得令她想大喊救命的差事！更惨的是，她还不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这对天性活泼好动的她而言，无疑是最佳苦刑。

她没好气地往大殿瞧了一眼，大臣们均在殿内狂欢作乐，舞娘则在大殿中央翩翩起舞。那位据尼克所说的超级贵宾，被招待坐在菲狄雅斯的左下方，那原本应该是属于杰斯的位置，但因为他是贵宾，而且来者是客，杰斯只好让了位；在王的右下方则是韦风的座位。在他们的身旁都有两位以上的

侍女服侍着。最令夏若梅百思不解的是，为什么百花宫里侍女的命运，和她都是相同的？都在做着简单又乏味的工作，却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

“云雨园”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儿的每位侍女长得皆是环肥燕瘦，容貌各有千秋，举手投足均极尽妩媚，伺候得每位大臣个个心花怒放；相对地，殿内气氛也就相当热络融洽，真可谓是宾主尽欢。在夏若梅的眼里，她们真有点像比佛利山庄的高级艳妓，而且，这还是她第一次遇见“云雨园”的侍女，当然，也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；有机会，她非去“云雨园”参观一番不可。

好不容易到宴会结束，夏若梅始终无法见到贵宾的庐山真面目，有点令人失望，不过，至少不用看杰斯和那张冰块脸，更别提那位煞星了，碰到他，她铁定没有好日子过。

呵弥陀佛！虽然工作无聊，总比惹祸上身要来得好。

无事一身轻，她心情愉快地往厨房方向跑去，可以祭祭自己的五脏庙了。辛苦了一个晚上，品尝一下美食，顺便好好犒赏自己站得酸软无力的双腿。

夏若梅蹦蹦跳跳地晃进厨房，举目环顾四周，厨房内忙碌的景象令她困惑不已；大殿宴会已经结束，怎么厨师们依旧忙成一团？厨房里的权威……老爹，正高高地站在主厨位子上，大声指挥吆喝着，她一头雾水地走到老爹身旁。

老爹看起来像个六、七旬的老人，但却体力充沛，瞧他使唤人的“高”嗓门，刀法俐落的身手，若不看他的容貌，简直跟年轻人毫无分别。

“老爹，还在忙啊？”闻着厨房内的食物香味，夏若梅顿觉饥肠辘辘。

“小梅呀！来，东西给你打包好了，拿回房里吃。”老爹开口道，忙碌的双手却未停顿下来。

“不能在这里吃吗？老爹，人家想跟你一块吃耶！”夏若梅撒娇地说。

“呵呵！你这丫头。”老爹开心地笑着。“这次的不一样，拿回房里好好地品尝品尝，看看老爹的手艺含不含糊。”“老爹出品，小梅有信心！”夏若梅保证地拍拍自己的胸前，那滑稽的举动，逗得老爹开怀大笑。

“快回去吧！时间晚了。”说完，老爹将袋子递给夏若梅。

“是的，遵命！老爹，那我走了。”夏若梅向他鞠个躬，恭敬地走出厨房。老爹忍俊不住地猛摇头，这个鬼灵精怪的丫头，就是有本事逗得他心花怒放，连自己珍藏的拿手绝活，都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。唉！谁叫他打心眼里就喜欢她呢？夏若梅一走出厨房，就快步往菲狄雅斯的寝宫走去；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，汤尼和罗克算是最照顾她的，昨天还教了她一招轻功心法，可惜，她仍然抓不到绝窍，飞不起来。

正要接近寝宫的大门时，一对人影吸引住她的视线；夏若梅下意识地躲藏在寝宫后的石柱旁，观望着这一对人影的动静。

在皎洁的月光下，香气浮动的花丛中，拥抱在一起的男女……天哪！她是不是打扰了这一对情侣！？夏若梅大气也不敢吭地偷窥着，看来，这对情侣不先离去的话，她就无法脱身，因为，只有往前走，才有道路通往百花宫，若回头，根本毫无出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也唯有等待了。

是谁这么大胆！？敢在菲狄雅斯的寝宫外谈情说爱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夏若梅不禁佩服得想看清楚这一对勇敢的情侣。

蓦然，那男子猛然推开怀中的女子，那女子一个站立不稳，跌坐在地上；男子心疼地扶起女子，女子伤心地转过身……白雪郡主！夏若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就在这时，月光也照清楚了那男子的脸庞……杰斯将军！她惊讶地倒退三步，手中的袋子不慎掉落在地，发出轻微声响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杰斯猛地朝夏若梅隐身的石柱看去。

夏若梅全身如遭电极，上帝呀！若让杰斯逮到，是她发现了他和白雪郡主的秘密恋情，那她铁完了！平常就视她为眼中钉的他，无疑地，一定会杀掉她以绝后患……不！

不行！她一定要逃！主意打定后，她转身拔腿就往寝宫后方跑去。

惨！惨！惨！果然是条死路。听着杰斯逐渐逼近的脚步声，夏若梅一咬牙，望着敞开的窗户，毫不犹豫地攀上跳入；不幸地，她着地失败，整个人狠狠地摔倒在一张软榻前。唉！躲入菲狄雅斯的寝宫，总比落入杰斯将军的手里要来得好吧！活罪虽然难逃，起码死罪可免，或许，菲狄雅斯尚未回房，她还可以趁机从前门逃逸。不过，幸运之神并没有再一次地眷顾她，这房内是有人的，而且，还正躺在舒适的软榻上。

菲狄雅斯冷冷地注视着破窗而入的夏若梅，她一脸惊惧的神情令他百思不解；他迅速地坐起身，拉着她的手正想盘问时，她却先开了口。

“窗、窗……窗……”夏若梅紧张而结巴地叫着，仿佛窗外有着凶神恶煞在追赶着她似的。菲狄雅斯不禁眉头一皱，右手轻轻一挥，窗户就自动关上。

一看见窗户关上，夏若梅顿觉心安，整个人便全身无力状地跌坐在地上，逃过一劫，上帝保佑！她这副神情落在菲狄雅斯的眼里，立刻引来他的质疑……奇怪？这丫头好象遭遇到相当大的惊吓。

“你十万火急地冲进来，不是只为了想坐在我的地毯上吧！”他讽刺地瞧着她，并想知道原因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急急站起身，正欲回答之际，门外却传来了声响。

“报告菲狄雅斯王，杰斯将军求见。”尼克恭敬的声音传了进来，夏若梅忽觉脑中一片空白。完了！杰斯若进来，她不就难逃一死！？哦！无论如何，她都要阻止菲狄雅斯，绝对不能让他开口，否则，她就呜呼哀哉了。

“杰斯？”菲狄雅斯一怔，杰斯半夜前来求见，想必有重要的事情，那夏若梅，就待会儿再来处置吧！“尼……呜……”他叫唤的话语被夏若梅一口堵住，这小妮子竟然强吻了他！而他因心里毫无准备，一个重心不稳，两人跌坐在软榻上。

他极力地想推开她，一时竟忘了施展他高超的法力。

夏若梅使尽全身吃你的力气，强吻住菲狄雅斯，这是她临时想到唯一能令他不开口的方法；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，牺牲她宝贵的初吻总比没了脑袋来得重要吧！

在吻住菲狄雅斯的同时，她的耳朵正仔细倾听着寝宫外的动静。

“抱歉，将军，王可能入睡了。”尼克等候不到菲狄雅斯的传唤，只得恭敬地拒绝杰斯入内；他可不想触怒王的威严，王不出声，就是百分之百地不愿受到打扰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伟大的王，此刻正惨遭强硬的狠吻。

“好吧！应该不可能躲进王的寝宫。”杰斯喃喃自语，百般无奈地离去，目前，他急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去一趟雪月小筑。白雪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她的异常举动令他匪夷所思，她真的在设计什么吗？可菲狄雅斯是这次打赌

事件的主角，他根本不可能和白雪同流合污，陷他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才对呀！杰斯百思不得其解后，当下毫不犹豫地往百花宫步去。

杰斯离去的同时，树丛后缓缓地走出了一名男子；月光照在他冷漠的脸上，益加显示他的冰冷。因为正想访菲狄雅斯，以至于目睹了所有的经过，不可否认地，他也看见了夏若梅进入菲狄雅斯的寝宫；面对杰斯的叫唤，菲狄雅斯竟然毫无动静，莫非……他若有所思，带着疑惑不解，悄然离去。

夏若梅听到愈走愈远的脚步声，不禁松了一口气，顺便也移开了自己的唇。一触及受害者的眼眸，她不由得一震，原本清澈、犀利的绿眸，此时却闪着黑暗般深沉的墨绿色，仿佛还有一丝火光；那眼神直直地凝视着她，令她的心克制不住地“怦怦”跳动起来。她心惊地避开那双令她心悸的眼眸时，赫然发现自己正以一种暧昧的姿势，跨坐在他腰上。

“天呀！”她低呼出声，羞死人了！正想移动身子，菲狄雅斯却一把抓住她的手，霸道而狂野地吻住她的唇。夏若梅如遭电极般的楞住，双手自然而然地环住他的颈项；不可否认地，他那带着强取豪夺似的吮吻，令她浑身无力，无法抗拒地瘫软在他火热的怀抱中。

这就是接吻吗？那样地令人迷恋，深深陶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布满全身，令她浑身燥热，血管内的血液狂奔流窜，盼望着更多、更多的热流；她无意识地张开嘴，想祈求着，却不知她要祈求什么。

她昏昏沉沉地瘫软在他强而有力的怀抱里，他那双神奇的手，在她那高耸的胸脯上制造着奇异的魔法，令她不由自主地拱起身子……等等！她由迷惘中睁开双眼……老天爷！她的衣物何时被褪尽？她全身泛红、赤裸地躺在菲狄雅斯的怀里，这……望着他那强健的胸膛，她不禁口干舌燥，一丝恐慌悄悄地爬上心头。

“不！不行……”她企图挽回失去的理智，意志薄弱地抗拒着，她无力地抽回双手放在他的胸膛，希望这样可以达到一点阻碍的效果，可恨她的身子却因他的抚触而欢愉得颤抖不停，甚至连她拒绝的言语，都含着矫情的意味。

“宝贝，你要的！”菲狄雅斯经咬着她的耳垂，温柔性感地说着；此时此刻，已容不得她抗拒了。望着她那毫不自觉的蠕动，以及她那性感的身躯，妩媚、诱惑般的神情，还有那迷蒙的双眼带着渴望般的注视着他，更加刺激了他的欲望，更加使他血脉偾张，下腹亢奋不已……他必须占有她！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夏若梅无意识地挣扎、呻吟着，可叹她的身子早在八百年前就背叛她，而沉溺在他双手所编织而成的梦幻中，任他为所欲为，深深地无法自拔。

菲狄雅斯缓缓直起身来，望着她那娇羞、慵懒的性感模样，他知道，就是现在，他要霸道地进入她。在进入的刹那，他讶异于那一道薄薄的障碍，一丝莫名且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他不禁停下动作。

“痛……”夏若梅感到下腹一阵刺痛，轻叫出声，双手抗拒地推着他，原先那美妙欢愉的感觉，竟随着他的进入而变成疼痛与不适；她一张开双眼，却望进一张因激情而通红的俊美脸庞。

“嘘！待会就不痛了。”菲狄雅斯在她耳旁轻声地安慰着，并呢喃着连他也不自觉的爱语。他一直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，直到感觉到她逐渐松弛的娇躯，他才渐渐加快速度，在她体内冲刺着；但有一股无名的情愫，却令他温柔地控制着自己想策马狂奔的动作。

“啊……嗯……”无可抑止的呻吟，一股难以形容的狂喜包围住两人，双双共赴巫山，享受那鱼水交融的激情颠峰，沉浸在难以言喻的快感里……

凝视着夏若梅熟睡的脸庞，那仍泛着激情未褪的红光双颊，激起了他一点点的良心不安，该死！他竟然在软榻之上占有了她宝贵的童贞，不过，对于那美妙的感觉，他虽然有一丝罪恶感，却丝毫不后悔。

他温柔而小心翼翼地抱起她，轻轻地将她放置在柔软而舒适的圆形大床上；这么一张平凡无奇的容貌，他竟然会受到她的吸引，恐怕是因为她那魔鬼般的身材吧！不过，他心底有一丝小小的声音却微弱地抗议着，百花宫中“云雨园”里，和她身材一样好的大有人在呀！他一震，甩掉那心灵深处的抗议，却冷漠无情起来；他那冰封多年的心，从来不曾被任何女人融化，更不可能为她而改变，一夜的激情，并不具有任何意义。

册立王后，只是为了替蛇界传宗接代。身为蛇界之王，纵有万般不愿，仍有义务要替蛇界留下一位继承人，而他立后的目的也仅止于此；无可厚非的，血统纯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就需要一位家族地位崇高的名门千金。而那凡人出身、血统混杂的夏若梅，根本不具备王后的资格，更别提家族观念根深柢固的大长老……等等！暂停一下，他在胡思乱想什么！？抛开纷乱的思绪，他轻轻地躺在夏若梅的身旁，注视着她酣睡的容颜，突然间，他竟然觉得她不再那么平凡，相反地，他还感觉她非常的可爱哩！天啊！他才和她做了一次爱，就宛若吃了迷药似的走火入魔了；一定是跟她做爱的感觉太美妙了，才会造成他现在的错觉。

下意识地，他温柔地抚摸着她柔软的娇躯，想试试他对她身体的感觉，因为，他坚持对她只是一时的眷恋与迷惑罢了！藉着这一次，他一定要寻找出一个答案，他决定再来一次激情。

夏若梅在甜美的睡梦中感觉到惊人的喜悦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配合着这无言的律动，再一次双双跌入激情欲海中，无法自拔。良久，良久……夏若梅缓缓地张开双眼，一眼便瞧见头顶上方蓝色丝质的纱帐，然后，她惊骇的目光便停留在菲狄雅斯俊美的五官上。天哪！昨夜的一切历历在目，她真的和他发生了关系！？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房内，该死的！已经是早上了，她再不离开，恐怕会有事情发生。目前，她仍然和绿云同住一间房间，而她的彻夜未归，以绿云的个性恐怕已经四处去找她了。一思及此，她悄悄、不惊动菲狄雅斯地走下床，迅速地穿好原先散落在软榻旁的衣物，一触及软榻上暗红的血渍，她忍不住羞红了脸。唉！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正欲往大门的方向走去，她猛地停下身来……她怎么忘了菲狄雅斯的寝宫外都有侍卫在站岗，更何况，他们都认识她，她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出去，这……这该如何是好！？可她又不能留在这里，王的侍女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，天呀！她应该怎么办呢？她焦急地转过身，瞄到昨夜她进入菲狄雅斯寝宫的窗户……啊！有了！怎么进来，就怎么出去，主意一定，她毫不犹豫地夺窗而出，这举动虽不太文雅，但最起码她不会名誉扫地。

一跳下窗，发现了自己昨夜因逃命而遗落的袋子，检查袋中的食物大致上仍毫无破损后，她苦笑地拾起袋子，往通往百花宫的捷径走去。

尼克和梅恩两人忍着一肚子的怨气，双眼布满了血丝，忿恨地站立在大门旁，这该死的夏若梅！若让他们两人碰上，非好好地毒打她一顿不可！为了一尝彩虹玫瑰糕的美味，两人牺牲了宝贵的睡眠时间不说，还牺牲了让

“云雨园”美丽的侍女服务的大好机会，真是便宜了汤尼和罗克；如今，不但连彩虹玫瑰糕的影子都没瞧见，还在这里吹了一夜的冷风，实在是划不来呀！可这真的能怪她吗？毕竟，是自己贪图美味佳肴，怨不得人的！

“小梅！”两人同时瞧见罪魁祸首，一时控制不住，火大地叫了起来。

“啊！”因为心虚而躲躲藏藏的夏若梅，被这毫无预警的大叫声给吓了好大一跳，定神一看，竟然是尼克和梅恩……咦！？不是汤尼和罗克值班站岗吗？如果是他们，她还可以随便编个理由给搪塞过去，却偏偏是知道她昨夜在大殿帮忙的尼克和梅恩，这……“早啊！”她一面认命地的打着招呼，一面思索着脱身之计。瞧两人一副不友善的表情，她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是很早，可大殿的宴会不可能到现在才结束吧！”尼克恶狠狠地说，干等候了一个晚上，实在是火气难消呀！

“当然早就结束了！喏！这是特地要留给你们品尝的彩虹玫瑰糕，昨晚的份，都被汤尼和罗克给吃完了，为了你们，我还特地去求老爹呢！”夏若梅赶紧将手中的袋子贡献出来，自以为是天衣无缝的理由，殊不知他们已私自调了班。

“你是说……他们在半途就把你拦劫去了？”尼克大叫，昨夜一直是他们在此站岗，而夏若梅才刚出现，那依据她的说法，这两个家伙百分之百是早就知道情报，而恶意将美味佳肴给中途拦劫了。哼！他们不但享受了美食，还有美女在怀……太可恶了！难怪他们找他两人调班之时，总觉得他们的笑容有点古怪，原来……哼！尼克和梅恩交换了一个会心的“笑容”。

“呃……”夏若梅一愕，“半途拦劫”！？好奇怪的形容词哦！昨晚应该是汤尼和罗克站岗的。不是吗？“我得走了，绿云恐怕在找我了。”赶紧溜吧！嗅到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，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；她将袋子递到尼克手中，刻不容缓地火速离去。可怜的汤尼和罗克，就这么活活被牺牲了。

夏若梅一逃回房间，就看见绿云焦急又慌张的脸，绿云对待她，就像是姊姊在照顾着自己的妹妹一般。夏若梅昨晚首度上大殿帮忙，就一夜未归，害她担心得不知如何是好；若非遇见白雪郡主，她早就冲到蓝蛇宫去寻人了。

“你昨晚……”“绿云姊，人家来不及了，先让我去请安，等会儿再向你报告。”夏若梅慌张地梳洗。红莲郡主的脾气，她也领教过了，还好是她平凡的容貌令她较占优势，所承受的责骂也就比较轻。她反而可怜起服侍红莲郡主的侍女婉儿，唉！空有美貌，运气不好有什么用。

“今天不用去请安了。”绿云此言一出，夏若梅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不解地看着她。“大长老今天大驾光临，所有的郡主全都被请去大殿了。”她解释地说。

“哇！那大殿不就成了美女选拔……”夏若梅想象道。这些郡主们平日就明争暗斗，到了大殿……想必也是互相较劲的场面吧！她突然有些同情起非狄雅斯，他显然是她们争夺的猎物，唉！这就是身为国王的悲哀。但是，听那些郡主们平时的话语，他似乎是个冷漠无情又风流的男人，自己昨晚不就失身于他……一想到昨晚的情景，她顿时脸红了起来……那个浪荡无耻的淫女，真的是她吗？她在心荡神迷之时，竟不断哀求更多、更多……啊！她保持了二十四年宝贵的贞操，最后还是毁在自己的主动，毕竟，是她先强吻他的，不是吗？虽然她是为了保命，但不可否认地，她深深陶醉其中。她是不能怪罪于他的，始作俑者的人是她呀！

“怎么了？脸色一下红、一下青的。”绿云担忧地问。她怎么都对夏若梅放心不下，才让她去了大殿一次，回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“没事！昨晚我在老爹那里不小心吃坏了肚子，老爹不放心我，硬是叫我在他那儿住了一夜。”夏若梅面不改色地扯了一个谎；她实在没有办法说出昨夜是在菲狄雅斯那儿过一夜的事。天哪！就当昨晚只是一场春梦吧！既然失身了，身为二十世纪的现代女性，应该理性地选择把它遗忘，最起码，她享受到了做爱的欢愉和高潮，不是吗？或者她还要感谢菲狄雅斯高超的调情技术，不知他累积了多少的经验……哦！上帝，她想太多了吧！莫名其妙地，后者的想法竟令她的心微微地刺痛了一下。“那现在好点了没？”绿云不疑有假，关怀地说。

“好多了，只是还想睡，昨晚肚子痛得睡不安稳。”夏若梅道。肚子痛是假，想睡觉才是真的；昨夜她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，精力充沛的他……书上不都说男人完事后需要多休息，才能重展雄风吗？根本就是骗人！

“那你去休息吧！等一下我再来叫你。”“谢谢绿云姊。”夏若梅开心地往身后的大床躺去，喔！累死人了，才一会儿工夫，她就进入了梦乡会周公去了。绿云好笑地摇摇头，对于夏若梅的说辞，她是感到有些微的疑惑，不过，依夏若梅直爽的个性，她是从不说谎的，所以她仍然选择相信她。绿云轻轻地替她盖上凉被，拉下了纱帐，缓缓地走出房门；此刻，她必须去大殿一趟。

庄严肃穆的大殿，此刻异常喧闹嘈杂，一反平日的安静之貌。俗话说得好，当一个地方聚集了三个女人，那里就像是个菜市场，而更遑论这里一下子聚集了二十几位女人，其声量是响彻云霄。大臣们个个面有难色地站立在一旁，猛向韦风大施眼色，因为，若无王的恩准，谁都无法逃离此地。

大长老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地述说着成为王后的首要条件、义务和伴随而来的权利，众郡主们均兴奋地在下面议论纷纷，早已忘了宫廷上的礼仪；唯有白雪郡主沉默地站立在一旁，事实上，她正在端详菲狄雅斯那张漠然的脸。

韦风对于大臣们所投射过来的求救眼光，也是爱莫能助。瞧！菲狄雅斯对大殿上的郡主们毫不在意的神态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毫无相关，就像个局外人似的；身为首相与好友的他，当然晓得他无意选后的心情，更明白他是基于王的义务，迫于无奈而接受选后。

“王，大臣们在求救了！”他低声地提醒着。看着大臣们个个站立不安、痛苦地忍受着这高分贝噪音的表情，他于心不忍。

“让他们再多尝尝我的痛苦。”菲狄雅斯剑眉一扬，有趣地欣赏着大臣们忍着痛苦，却还要强颜欢笑的表情。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当初？这全是自作自受！若非他们合力上奏，他早就让长老无功而返了，立后？哼！滚一边去吧！他冷眼旁观他们自食恶果的神态，要放他们离去，可没有这么简单；始作俑者，好好享受这“天籁之音”吧！他冷漠地一笑。

“王……”瞧这模样，韦风无奈地对大臣们耸耸肩，他也爱莫能助呀！

一瞥见菲狄雅斯置若罔闻的表情，大臣们个个暗自叫苦连天，他们也是为了蛇界着想，才帮助长老游说王的，想不到，王一逮到机会就趁机报复。

菲狄雅斯神色漠然地注视着大殿上的众郡主，个个虽是美艳动人、娇俏脱俗的绝世美女，而且是各族所挑选出来，身世足以匹配他的郡主，但他依旧不为所动。

若论美貌，而今只有“云雨园”的彩虹曾令他心动过，但也只限于欣赏的范围罢了！

论才智，应属兰心蕙质的白选。反正，到期限的最后一日，他自己会选择谁，现在，还不急嘛！

蓦然，夏若梅的脸孔悄悄地浮上心头，他微微一怔，昨夜的情景仿佛又浮上眼前，那美好的感觉也涌了心头。今早，当他发现她暗自爬窗离去之时，他并未阻止她；经过昨夜他们两人的关系势必有所改变。毕竟，他相当满意她昨晚的表现……猛地，一个念头浮出脑海……或许，他可以派她来伺候他，但只限于伺候他的“需要”而已。而他会满足于她别的需求，像是宝石、华服……甚至她想得到的任何东西，除了王后的宝座和自由外，他都可以给她；这样一来，她应该会欣喜若狂吧！等他日后对她厌倦了，再还她自由吧！

“王！王……”韦风低声、急切地叫唤，菲狄雅斯猛地回过神，只见长老正凝视着他，那不解的神情，令菲狄雅斯暗自诅咒，真伤脑筋！他竟然想得失神了，这下子，他该如何搪塞过去？“你们先退朝吧！”他威严地法外施恩道。一听到解脱的字眼，大臣们个个如获至宝，展了笑颜，谢恩之声顿时充塞大殿之上；而大臣们离去的速度，只差没有落荒而逃。

“跑得可真快！”看着大臣们只差没有争相夺门而出的模样，菲狄雅斯没好气地抬起了头，却迎上韦风若有所思的眼神。

“王，您意下如何？”长老不死心地继续追问。

“长老，下个月月底，我自会选出一位王后来；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有关立后的事情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宫了。”不愿再面对长老的盘问，以及加上自己烦躁无解的心情，菲狄雅斯不悦地抛下话，随即站起身往大殿外走去。

韦风望着呆若木鸡的长老，以及安静无声的聚郡主们，心想，想不到王……居然会对长老“发飚”；看来，他对立后之事，仍然相当“感冒”，只是……先前他在发什么呆？难道是因为昨夜的事吗？一个晚上又能代表什么？菲狄雅斯异常的行为又代表什么？莫非……韦风剑眉一挑，迅速地住菲狄雅斯的身影追去。

“菲狄雅斯王！”走出大殿，韦风在王的寝宫前叫住了他，他顿时停下脚步，望着韦风一脸探索的神情……唉！目前，他也不知道答案。

“够了！什么都别问，我只是受够了长老的唠叨，更希望你不要再增加我的烦恼。”“别紧张！我只是想来恭喜你。”韦风淡淡地一笑。事情果然不简单，菲狄雅斯本身恐怕尚无发觉，但他的言语，却令韦风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意味。

“恭喜！？何喜之有？”菲狄雅斯哭笑不得地说，韦风在和他打哑谜吗？还是趁此机会讽刺他？“公然反抗长老，这还不值得恭喜吗？”韦风提醒他。长老在蛇界是个位高权重，无人敢反抗的大人物，连一向尊敬于他的菲狄雅斯，虽然为了立后之事多次推辞，但这次，因为大臣们的推波助澜，使得长老的计谋成功。菲狄雅斯心里虽极端不从，但表面上依然尊敬他，而今天，却一反常态地口出怨言。长老此刻……恐怕惶恐不安……这样也好，长老近来言行举止愈来愈嚣张跋扈，还真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王的行动；经过这次的教训，想必他会收敛一点，否则，激怒了王，贵为长老也承受不起后果呀！

“看来，你比我还开心嘛！”“还好！长老被你这么一吼，六神无主的模样，

好象还不知道他哪里得罪了你呢！

哈哈！”韦风一思及长老那般莫名其妙的表情与神态，忍俊不住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真的吼了他！？”菲狄雅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在蛇界，他唯一尊敬的也就只有长老一人了，近来却为了蛇界继承人一事，他烦得他快发了疯似的。若非碍于王族的血统，他定会从各族中选出一位优秀的男孩来做蛇界的继承人，这世袭制度太落伍了！

“没错！昨晚.....想必睡得很愉快吧！”“你都知道了！？”“今后有何打算？”“喜欢和做爱是不同的！我和她做爱，并不代表我就喜欢她。”菲狄雅斯毫不在意地说着；他会把她留在身边，而王后之人选，若没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白雪了。

“是吗？”韦风不以为然地说。人相处久了，自然就会产生感情，到时候，王若与她日久生情.....唉！一个不轻易交出真心的人，一旦付出，结局若是美满，则不足以为惧，就怕没有结局，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。

“怎么？你担心我会喜欢她？”菲狄雅斯好笑地说，似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会拜倒在夏若梅的石榴裙下；跟他打赌的白雪撇开别说，杰斯自一开始也就极力地反对，而现在，又加上韦风.....“不！我是担心她若喜欢上王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你也知道的，女孩子难免都爱幻想，你若将她留在身边，不怕她会胡思乱想，以为乌鸦飞上枝头做了凤凰！？”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和隐忧。

“这一点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”菲狄雅斯自信满满地说。对于他准备提出来的优渥条件，有谁会傻得加以拒绝！？他更相信，夏若梅不会！

“看你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我似乎是多虑了。”韦风不禁摇头，或许，他真的是想太多了，菲狄雅斯的冷漠无情，在女人堆中是出了名的；就连“云雨园”的彩虹，也无法抓住他飘忽不定的心，更何况是姿色平平的夏若梅呢？

第四章

夏若梅穷极无聊地呆坐在房里，今天，她可是无事一身轻。绿云心疼她身体未愈，让她下午好好休息；侍女们忙得不亦乐乎，她则是闲得发慌。更惨的是，老爹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，特地差人送来十几盅的补品；她一闻到中药的味道，肠胃就自动举白旗投降。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她就怕中药，那根本就是难以吞下腹去的东西，如今却立在她面前，要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真是折磨人啊！一定是上天在惩罚她，好端端地撒什么谎？自食恶果。

她愁眉苦脸地瞪着桌上的补品发呆，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！谁能来解救她？天呀！

她发誓，以后再也不敢说谎了。正无奈地在房里踱来踱去，思索着解决补品之道时，房门竟毫无预警地被人由外大力推开，而发出“碰”的好大一声，吓得她差点跳了起来。

“你.....”看清来人的面貌后，夏若梅惊讶得张口结舌。杰斯将军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，莫非.....她紧张地环顾周围，四下无人，难道，他要被她

灭口……她脸色陡地苍白，只能干瞪着他。

“昨晚那个人是你吧？”杰斯恶狠狠地说。刚刚听到韦风好心地告诉他实情之后，他马上就冲了过来；他和白雪的事若让她给传了出去，他项上人头肯定不保。

而白雪，则是长老选出来的王妃候选人之一，这件事若传进王和长老的耳里，白雪焉有命在？就算保住了命，白雪郡主亦会遭受白族的惩罚。

“不是我！”夏若梅极力否认，开玩笑！她死都不能承认，听他的口气，似乎认定就是她，重点是……昨晚他应该看不见她的脸才对。

“别想狡赖！今天不是你死、就是我亡。”杰斯冷冷地拔出系在腰际的长剑，为了永绝后患，他痛下决心要将夏若梅杀死，一切只能怪她的命不好，休怪他无情。

他一步步朝她逼进，夏若梅被他脸上凶残的表情吓得不禁往后退。天哪！他看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欲将她除去，好永绝后患。脑袋啊！快想想办法吧！

“等等！”夏若梅大叫，杰斯停下了身子。“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又没凭没据的，你……你不能杀我！”她害怕却又大声地说、绝望地想，希望“大声”，可以引来救兵。

“哈！哈！哈……”杰斯仰天大笑。他们两人是没有仇恨，不过，他总认为夏若梅是个超级大麻烦，既然菲狄雅斯暂时还不愿送她回凡界，就让他去冥界报到吧！更何况加上昨晚的事情……他绝不能心软地放过她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夏若梅狐疑地盯着他。这家伙有点不太正常，那笑声更令她浑身不对劲。

“不管有没有证据，反正，你还是得死。”杰斯冷冷地说完之后，执起剑，便要往夏若梅刺去。

夏若梅惊惧地闭上双眼，很无奈地接受这即将到来的残酷命运，但幸运的是，长剑并未夺走她的生命。她猛地张开双眼，只见尼克和梅恩不知何时抓住了杰斯的手腕？而那把剑，只差一点点就刺进了她的咽喉；她全身虚脱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。

“你们……”杰斯莫名其妙地望着抓住他手腕的尼克和梅恩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坏了他的好事！

“将军，对不起！我们奉了菲狄雅斯王的命令，请小梅侍女至王的寝宫一趟。”尼克说明来意，梅恩则扶起逃过一劫的夏若梅。他们两人若晚来一步，恐怕就必须抬着尸体回去复命了。

“菲狄雅斯王要见她！？”杰斯惊讶地说，一时之间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

“是的！将军，人我们先带走了。”尼克恭敬地说，并赶紧示意梅恩，三人迅速离开房间，留下杰斯独自一人在那发呆。

一出房门，夏若梅苍白的脸才慢慢地回复了红润，她又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了一条小命，这都传感谢尼克和梅恩，竟然能想出这么棒的理由；用王做借口，杰斯再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违抗王命……话又说回来，他们两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她房里，还及时地救了她？“杰斯将军为什么要杀你？”梅恩百思不解地问道，尼克点点头，他也非常想知道真相；照理说，夏若梅和杰斯极少接触，就算她得罪了他，以杰斯平日的为人，他根本不可能杀人。那么，一定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，据他们对夏若梅的了解……唉！太

复杂了，还是问当事人比较快。

“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。”夏若梅无奈地叹口气，她怎能把杰斯和白雪的秘密恋情给揭露出来！？白雪平日待她不薄，她可不能陷她于不义，尽管她此刻恨死了杰斯。

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！小梅，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？”梅恩怀疑地说，但，他们搀扶着夏若梅往王的寝宫走去。

“没有……你们要带我去哪？”夏若梅不解地被拉着走，她极想停下来喘口气。

“去菲狄雅斯王的寝宫啊！”两人莫名其妙地盯着她看。这可怜的丫头，被杰斯给吓傻了，这也难怪，刚从死亡边缘拾回一条小命，不傻，也呆了。

“别开玩笑！菲狄雅斯王会要见我？”夏若梅完全不相信地说。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！”尼克没好气地说。其实，当他们接到这个口谕时，也是惊讶万分；王与夏若梅几乎没有接触过，今天，王居然破天荒地要接见她，而且地点还是在王的寝宫，简直就是出乎人意料之外。

瞧他们一脸认真的表情，夏若梅担忧地暗想，他该不会是因为昨晚她擅自闯入他的寝宫，而要治她的罪吧！不，不！她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了，没道理他还要惩罚她的！

天哪！她怎会如此歹命……

就在她沉思之际，不知不觉中已抵达了菲狄雅斯的寝宫；尼克和梅恩敲门之后，就将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夏若梅给推了进去，然后关上门。

夏若梅跌跌撞撞的，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，这该死的尼克和梅恩，就不会温柔一点吗？她喃喃诅咒着，举目环顾四周，开始浏览起寝宫内的摆设；昨晚，她根本没时间欣赏。

一张圆形的床，巨大得占了寝宫约四分之一的空间，蓝色丝质帷帐悬挂其上……夏若梅迅速移开视线，因为，当她看到那张床，不由自主地想起昨晚的情景，真是羞死人了！

地上铺着昂贵的波斯地毯，在大门的左边，摆着一张长形的沙发，沙发上披着一张深蓝色的兽皮，兽皮闪着耀眼的光泽，一看就知道这张兽皮所费不赀；在沙发旁，摆着一张茶几，茶几上面放置着一些夏若梅前所未见的瓜果。

在茶几旁，夏若梅马上就看见了那张令她最困窘的软榻；如果她有法力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毁掉。她正想走过去时，菲狄雅斯不知从何处走了进来，深沉而不发一言地凝望着她；她被他那双带着探索的眼眸一瞧，身不由己地住后退了一步，却碰到长形的沙发，整个人便不雅观地跌坐在沙发上。

“你来了！”他看着她那惊惧般的脸孔，不由得笑着说，而她那滑稽的举动，更是令他忍俊不住。

“啊！”夏若梅惊跳起来，此刻，她才忆起宫廷礼仪；她的脸顿时一白，“碰”的一声，跪在菲狄雅斯的面前。“侍女小梅，参见菲狄雅斯王，请王恕罪。”她惶恐地说着，因为，对王不敬，是要杀头的。

“起来吧！”菲狄雅斯皱着眉道。瞧那发青、苍白的脸色，简直就像是遇见了魔鬼似的，难道，他是魔鬼吗？“谢玉的恩典。”夏若梅恭敬地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满怀戒惧地与他保持距离；看着他冷漠的脸，她想，

她还是处处小心，招子要放亮一点为妙。

“呃……关于昨晚……”菲狄雅斯才起了一个头，夏若梅顿时浑身冰凉。糟了！他果然是为了昨晚她擅自闯入寝宫的事，想要惩罚她。

“王恕罪！昨天晚上，我不是故意要闯入您的寝宫，实在是逼不得已，求王饶命！”夏若梅又猛地跪下身，哀求地说。她也太不幸了，才刚从杰斯的魔掌下死里逃生，此刻又羊入虎口，眼看性命垂危……这回，肯定不会有人来救她了。

菲狄雅斯哭笑不得地坐在沙发上……她在胡言乱语什么？瞧她害怕、恐慌地求饶，好象他即将对她不利似的，他真的有那么恐怖吗？“你冷静一点。”他无奈地抓起她，将她放置在沙发上……夏若梅被此一举动吓得不敢动弹。“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用这么害怕的。”看来，他将她传唤她来的用意，完全猜测错误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说！王不用担心我会把昨晚的事给说出去，我已经把昨晚的事都给忘记了。”夏若梅自以为是地说，原来，菲狄雅斯不是要杀她，只是要她保守秘密，反正，她根本也不可能会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给传播出去。

“你……”菲狄雅斯简直无法想象这小妮子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听她说话的口气，仿佛昨晚的事她很乐意不愿意再被提起，还叫他不用担心，她已经都忘记了……忘记！？难道，她不明白和“王”发生亲密关系，是无上的光荣！？若因此而获得他的青睐，她便会乌鸦变凤凰！？这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事呀！而她，却视如敝屣，一点也不珍惜；他突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王，若没有别的事，那我先告退了。”夏若梅安心地说。瞧他那一脸阴晴不定的表情，夏若梅认为还是赶快离开得好，免得他临时又改变心意。

“等等！我想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。”菲狄雅斯尚未说出自己的目的，这小妮子就想离去，真伤脑筋！

“难道，您不是要我保守秘密！？”夏若梅惊讶地反问。听他的口气，应该是不会对她不利才对，但除了“保守秘密”之外，他和她根本没有任何瓜葛，他又会为了何事找她？她疑惑地打量着他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，完全猜测不出他的想法。

“当然不是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去服侍任何一位郡主，更不需要去做清洁工作，你只需要来伺候我就够了！”他宣布道，并等待着夏若梅受宠若惊的反应。

但，令人失望的是，她却僵立在一旁，脸色煞是古怪，她那奇异的表情，仿佛看见了钟馗怪人似的。她这种异常的反应，直令他百思不解，换作任何一位侍女有此殊遇，恐怕早就欣喜若狂了；说真的，她的反应令他相当不悦。

“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夏若梅迟疑地、不确定地询问。她是不是转错了？他要她伺候他！？这代表着什么意思？单纯的解释是王的贴身侍女，只需要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便可，但是，王目前的侍女，据她所知就有五、六位，根本轮不到她插手的余地，那他要她伺候他，又意味着什么？凭它的长相……不可能！她告诉自己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职责就是服侍我。”他冷冷地重复一遍，她耳聋了吗？他讽刺地想着，他竟然在期待着她的正常反应！菲狄雅斯啊！你该不会是中

了邪吧！

“服侍您！？王，您别开玩笑！您的侍女这么多，不差我一个吧！”夏若梅不敢相信地说。这消息若让服侍王的侍女知道，她的日子可就难捱了！身为王的贴身侍女，是最接近王，也是最能诱惑王的肥缺之一；自己若趟入这浑水，恐怕不被那群女人给生吞活剥、尸骨无存才怪！因此，无论如何，她都得想办法拒绝才行。

“不是那种侍女！”菲狄雅斯火大地说。这小妮子完完全全误解了他的意思，若只是一般的侍女，还需要她来凑热闹！她的思想也未免太天真了！

“不是那种侍女，难道……”夏若梅惊骇地瞪着他……不可能吧！他居然是要她来伺候他的生理需要，她不敢相信地用眼神询问他，她想，她一定是听错了。

但，菲狄雅斯却抛给她一个既坚定又认真的神情。

天啊！他竟然叫她做他泄欲的工具！这无耻的男人，所谓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；昨晚失身于他，她已经自认倒霉，谁叫她首先发难强吻他呢？想不到他居然食髓知味，毫不满足地还要她出卖肉体，供做享乐……一思及此，一把熊熊怒火便迅速地烧上心头。

不行！他是王，她是婢，她不能冲动，必须忍耐。

“我不会亏待你的！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送你，只要你像昨晚一样那么地令我满意。宫里的侍女之中，你还是第一位……”菲狄雅斯兀自滔滔不绝地说着“优惠条件”。夏若梅愈听愈受不了，这个自大的家伙！瞧他说话的语气，似乎她还得要受宠若惊地谢主隆恩，欣喜若狂地庆祝获得他的青睐。她咬牙切齿死命地瞪着他，暗自强忍着怒气，而他，仍不停地述说着成为他的情妇所能获得的种种优惠利益与权利。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夏若梅终于忍无可忍地给了他一记火辣辣的“锅贴”！

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！谁要做你的“妓女”，不要脸！”夏若梅怒不可遏，火大地咆哮着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她已经豁出去了，与其让他这般羞辱并践踏她的自尊，她情愿死了算了！哼！做他的妓女？门都没有！

“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丫头！我看上你，是你的光荣，别不知好歹！”菲狄雅斯抚着他热烫的脸颊，一把将夏若梅拉进怀里，狠狠地咬着牙说。长这么大，居然被一个身分卑微的侍女打耳光，他男性的自尊深深地受到打击，更别提他王者的威严；他极力克制着一股波涛汹涌般的怒意，在她对他如此无体的举动后，早就应该叫侍卫把她拖出去杀了，而不是如此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。

“我才不会屈服在你的淫威之下呢！就算你是王，也休想侮辱我！”夏若梅义正辞严地说。做爱这种事，应该是两情相悦，那是女人最基本的尊严，她绝对要誓死抵抗到底。尽管菲狄雅斯英俊潇洒、有权有势、富有金，但此时此刻在她眼底，他已变成了一位万恶不赦、逼良为娼的“淫贼”！

“侮辱！？哼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长相！我堂堂一界之王，想做我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，如今，我愿放下身段让你来服侍我，不知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呢！怎么，对我所开出的条件尚不满意？或者是你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想吊我胃口？”他冷冷、不屑地批评。夏若梅闻言，火大地反手又要给他一巴掌，但这次，他早有准备地握住她的手腕，力量之大，令她痛得差点掉下泪来。“别以为你能再打我一次，你的胆子倒不小！”“我恨不得你去死！别以为你是王我就会怕你，有种，你就把我给杀了！”夏若梅双手被箝制住无

法动弹，又因生气，使得整个脸颊泛着红光，双眼喷火地死瞪着菲狄雅斯。眼神若是可以杀人，他想必已经被她千刀万刮了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看着她拼命挣扎的模样，他突然觉得有趣极了！从来没有女人会用她此刻的表情对着他的，更何况，两人还独处一室；换作是他人，早已想尽办法诱惑、挑逗他了，怎会是个张牙舞爪的狰狞表情呢？夏若梅的表现倒令他耳目一新，他发觉他更想要占有她，因此，对于她先前无体的举动，就宽宏大量地原谅她吧！一只有着利爪的小野猫，逗弄着他心里痒痒的。

“你有神经病呀！”夏若梅狐疑地望着他仰天大笑，她说得如此慷慨激昂，一副从容就义的模样，而他，竟然在那大笑？“不管你答不答应，你照样都得来伺候我。”驯服一只小野猫，想必是充满了乐趣！

到目前为止，恐怕她是第一个对他没有任何兴趣或野心的女人了，他就不相信，凭他的魅力与条件不能使她就范，并且死心塌地地跟着他。

“不要！我情愿死！”夏若梅大叫。“你就好心心地放过我吧！我长得一点都不吸引人、脾气又坏，而且百花宫的侍女个个是貌美如花、温柔体贴，我根本就不会伺候人，你会被我气死的，我粗手粗脚……”她拼命述说自己的缺点，希望能让他死心。

“没关系！只要你像昨晚一样就够了。”他明白地告诉她，一思及昨晚两人做爱的情景，眼神不禁深暗起来。

“呃……”夏若梅被他那深邃的眼眸一注视，便心悸得低下头来。上帝呀！那充满魔力的绿眸，仿佛会勾她魂魄似的；昨晚，就是这双会放电的眼眸迷得她不知天南地北，这邪恶的男人会使正经的女子丧失心志，她不能再被其蛊惑，她必须振作起来，坚定意志。“昨晚的事，我早就忘记了！”她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菲狄雅斯完全不相信地说。在脂粉堆中，他可是身经百战的情场高手，她那不带心机的言行举止，可是逃不过他的法眼。

“当然！”“那就让我们来试试看，你忘记了多少。”他猛地低下头，吻住她那微翘的红唇，霸道又强硬地辗转吮吻，让夏若梅惊讶得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只能紧闭嘴唇不让他得逞。

菲狄雅斯腾出一只手，轻柔地抚上她高耸的胸脯，夏若梅一震，张嘴欲阻止、喝斥他非礼的手；殊料，他趁机将舌头滑入她的唇内，灵巧地挑逗着。

夏若梅顿觉一股喜悦的电流布满全身，她虚软无力地想唤起她薄弱的意志力，她断断续续地告诫自己不能屈服、不能沉迷，但她的身体偏偏早已背叛地紧贴住他强而有力的怀抱，更期待着他的抚触，更陶醉于与他唇舌嬉戏的激情当中。

“报告菲狄雅斯王，韦风首相求见。”尼克的话，宛若一桶冷水迅速地浇熄了陷在意乱情迷中的两人。菲狄雅斯低声诅咒，无可奈何地推开夏若梅，缓缓地整理着紊乱的衣服。

夏若梅满脸通红，狼狈不堪地穿着已被褪至腰际的长袍，一伙心直惦着……她的双手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圈住了他的脖子，更夸张的是，她连衣服被脱了一半都毫不知情，要不是尼克打岔，恐怕昨晚的丑态又会重复一遍。

“看来，你的身体要比你的心灵诚实得多了。”菲狄雅斯望着她困的模样揶揄地说，不知怎么地，他不由自主就想逗弄她，看着她发怒的表情，他就

觉得很开心。

“胡说！那是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，是你太卑鄙，偷袭我！”夏若梅死鸭子嘴硬毫不承认，刚刚实在太丢人现眼了！亏自己还信誓旦旦，说什么抵死不从；他才一个小小的吻，就将她的意志力给打得溃不成军、高竖白旗、投降于他了。

“卑鄙也好、偷袭也好，反正，你还是乐在其中。”他提醒她。夏若梅闻言，脸又红了起来，这讨厌的家伙！瞧他那得意洋洋、自大跋扈的神态，她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，以消其心头之恨。

“韦风首相不是在外头等着你的呼唤吗？”夏若梅咬牙切齿、气鼓鼓地提醒他。还是先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再想办法逃走吧！

“若梅，晚上你若不来的话，我就杀了绿云。”他笑着威胁。

夏若梅一震……这家伙是人吗？竟然能猜到她的心思！

“这关绿云什么事？”“她是侍女之首，教导侍女服从王是她的责任，而连最基本的服从你都做不到的话，想必是她怠忽职守，没有把你教好。”“根本不关她的事！”夏若梅火大地叫道，但是，菲狄雅斯只抛给她一个“随你便”的表情，仿佛绿云的生死完全操在她手中似的，她该如何是好？绿云待她情同姊妹，她不能害她，只好一咬牙道：“晚上我会来的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！”“只能恭喜你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”他露齿一笑。傻丫头，这么容易就上当了！

他怎么可能会杀了绿云嘛！可见，她真是心思单纯的丫头。嘿！嘿！有了牵制她的法宝，肯定她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，但，瞧她一副委曲求全的表情，难道伺候他，真有这么痛苦吗？好歹他也是一界之王呀！她的态度深深地打击了他男性的尊严。“那我可以走了吧！”夏若梅垂头丧气地说。

“当然可以！”目的已经达成，也该让她出去透透气了。“对了，这个你戴着吧！”他从手腕上拨下一个蓝色的镯子，不容分说地戴在夏若梅的手腕上。

“我不要！”夏若梅厌恶地想拿掉镯子，她才不稀罕他的任何东西！但说也奇怪，这镯子无论她如何用力，就是拨不出来，但他却轻轻松松地就替她戴了进去，真是太邪门了！“这个可以保护你。”“我不用你保护。”夏若梅赌气地转过身来，使尽全身的力气拉扯着手腕上的镯子，那镯子仍然安稳地戴在她手上；而最可怜的，还是她的玉手，因她的蛮力而呈现红肿一片。

“喔！看来，你也不怕杰斯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回来吧！”菲狄雅斯假装要取回镯子，夏若梅闻言一惊……糟糕！她居然把那头“暴龙”给遗忘了，整个蛇界唯一能保护她免遭杰斯毒手的，也唯有他了……顿时，沉甸的悲哀环绕住她，看来，她还是识相地投靠他吧！反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
“不！等等。你给我这个镯子，还不如给我免死金牌吧！”夏若梅紧张地说。

“免死金牌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菲狄雅斯皱着眉，不解地问。这个小妮子脑袋里老装着稀奇古怪的想法，难道，凡人都是像她这样的吗？“就是除了你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杀我的护身符呀！”夏若梅赶紧解释。

“哦……没有！”他故意拉长声音，然后泼她冷水地说，害得夏若梅一颗期望的心，顿时跌入谷底。“傻瓜！这个比免死金牌还好用！担保杰斯看了不敢动你一根寒毛。”他好笑地摸摸夏若梅的秀发，真是有趣的女孩！

“才怪！”夏若梅拨开他抚弄的手，毫不相信地回了他一句之后，帅气地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忿怒的情绪，使她没有注意到伫立在门旁等候多时的韦风，自然而然地，她也就没有行礼，反而大摇大摆地往百花宫走去。

尼克和梅恩两人均为她捏了一把冷汗，看见首相没有行礼，在蛇界是相当严重的大罪；夏若梅总是他们的好友之一，两人有默契地互望一眼，正想替她求情，却瞟到韦风若有所思的脸庞……奇怪！怎么不是冷如寒冰的表情呢？“韦风，进来吧！”菲狄雅斯叫道。尼克和梅恩下意识地转过头，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发生在两人眼前……王居然面露“微笑”！这神奇的转变，两人立刻提高了警觉；夏若梅刚刚是气虎虎地离去，莫非……王被她气得性情大变！？韦风走进寝宫，两人在沙发上坐下。

“这么急着找我，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。”“嗯！最近边界三番两次地遭到魔界的干扰，居民们人心惶惶。”韦风报告来意。

“魔界！？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看来，他是想做各界之王。”菲狄雅斯猜测道。

“是的！前阵子他来蛇界拜访，王一口就拒绝了加盟，为此他怀恨在心。听说，蛮荒界已加入他的阵线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摧毁蛇界，这样一来，蛮荒界就能取代蛇界的地位。”韦风冷冷地说。

“蛮荒界全都是些乌合之众，成不了气候的；不过，魔王阴狠狡诈，倒是不能不防，杰斯应该派人去边界了吧！”菲狄雅斯皱着眉道。

“士兵早晨就出发了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对方还未采取任何行动。”“等他们采取行动就来不及了！韦风，先派探子潜入魔界，我倒想看看，他能对我蛇界造成何种伤害？哼！”“我已经派探子去了，相信这一两天就会有消息，王今天的心情看来相当不错！”谈完正事，韦风转移话题。事实上，魔界来犯之事他还不是很在意，菲狄雅斯的笑容，才是值得他注意、关心的。“是啊！”“夏若梅能使你开心到将蓝钰龙凤镯赠送给她，可真是不简单！”韦风玩味、试探地说。

“她值得的！”单是她能逗得他开怀大笑，一个蓝钰龙凤镯又算得了什么！回想起她那变化多端的表情，他使开始期待夜晚的来临，毫不自觉地，嘴角又逸出一丝笑意。

韦风心中顿时警铃大响，他担忧地意识到菲狄雅斯的心正慢慢地在改变着……只是他本人尚未发觉罢了！但是，没有“结果”的爱，也只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伤害罢了！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是不容许产生交集的，尤其是“爱情”这码事。他不由自主地望向一脸漠然的菲狄雅斯，唉！希望是他判断错误。一向冷漠无情的王，应该不会轻易掉入“爱情”的漩涡才对，一定是他多虑了。

新的玩伴自然能得到王的宠爱，区区一个“蓝钰龙凤镯”在王的眼中，又能代表什么？他晒然失笑，自己真是太敏感了，庸人自扰嘛！

第五章

夏若梅舒适地躺在菲狄雅斯寝宫内的软榻上，软绵绵的兽皮，令

她全身懒洋洋得不想移动身躯；新鲜的瓜果，令她爱不释口。多奢侈的享受！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。

自从成了王的新宠之后，她的身分地位一下子突然暴涨，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，一开始，真使她无法适应。原以为她会遭到辱骂与讽刺，甚至是攻讦、围殴的场面……当然啦！她也曾幻想过，令人气馁的这些事情统统没有发生过。

说好听一点，她是王的女侍，说难听一点，她根本就是专属于王的“妓女”。

妓女！？一个没有尊严、没有人格的工作，虽然她迫于无奈、逼不得已，但她永远不会忘记……自己曾经出卖过肉体的事实。

虽然才过一个星期，说实话，她是很满足目前的生活，但心里却更加憎恨自己的“身分”；如果她不是此等身分，那该有多好！该死的菲狄雅斯，他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。

在无数个夜晚当中，她从刚开始的奋力抵抗，到后来……天呀！他已经彻底地征服她，让她变成一个淫荡浪娃留恋眷顾于他温柔的抚触而无法自拔；现在，她根本就只是象征性的挣扎……夏若梅猛地坐起身，惊慌得大力甩甩头。

夏若梅呀夏若梅！难道在短短的七天之内，他就掳获了你的芳心吗？难道，你真甘心成为他“性”的奴隶，而无法自拔吗？不！不能！明知道他不可能立你为妃，你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泄欲的工具罢了！等他兴致一过，你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，而永无天日……你不能爱上他！你没道理会在这么短的时日内爱上他，一定是一时的迷惑！一想到此，她不禁放心地松了一口气。

夏若梅暗自下了一个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她不再受其蛊惑，她要更加坚定自己的心志，不让他逼迫自己做着毫无尊严的工作。他是她的仇人哪！？尽管他英俊潇洒，尽管他做爱的技术是何等高超绝伦，常常在欢爱当中，他会在她耳鬓厮磨、轻轻呢喃着醉人的爱语，这些举动往往令她深受撼动，为之心悸；但，那些甜言蜜语想必只是他降服她的伎俩之一，女人哪！谁不爱听虚假的谎话？她也不例外。既然侦破了他的伎俩，她可不能再傻傻地坠入他的圈套，她得想法子逃走。

再和他相处下去，她恐怕就会掏出真心，而换来他无情的讥讽与取笑，然后在他立妃之日，独自黯然神伤。唯有不爱上他，她才能全身而退，对！与他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。

“若梅，你在发呆呀！”白雪轻轻打断了夏若梅的冥想。她一进来，就瞧见夏若梅瞪着前方，样子煞是奇怪。

“啊！白雪。”夏若梅心虚地回应，不敢直视她的双眼；在这七天之内，她和白雪竟成了莫逆之交，这结果是两人始料未及的。

“想什么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白雪关心地问。和夏若梅成为好友之后，她更加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想尽办法促成她和菲狄雅斯，要不然……夏若梅总有一天会回到属于她的世界。当她发现了真相，势必无法接受这事实……白雪不想失去她这个好朋友，幸好，天真的她，尚未察觉彼此的差异。

“没有，我只是好闷哦！每天都只能待在宫里。唉！”夏若梅迅速转移话题，一瞬间，她还真感觉自己像一只笼中鸟，失去了自由。

“这还不简单，我带你去市集逛逛。”“市集！？”夏若梅兴奋地大叫。“但

是，一大堆人跟着……”一想起随时跟在她身旁的侍卫，夏若梅就毫无兴致，玩心大减。

“放心，看我的！不过，得先去雪月小筑易容改装一番。”白雪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那就快走吧！”

市集，来来往往的人潮，各家商店门口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吸引着游客争相购买，而小贩的吆喝声也不绝于耳，到处呈现出热闹拥挤的气氛。

两名少年模样，一接近市集，立刻就蹦蹦跳跳、喜形于色地冲进市集内，目不暇给地观赏着；这两人不消说，正是从蓝蛇宫里偷偷溜出来的夏若梅与白雪。

“天呀！我好久没有逛街了。”夏若梅赞叹地盯着这条占地极广的街道；复古式的建筑和商品，令她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。

“若梅，喜欢什么就尽管买，我带了很多的金币呢！”白雪道。难得出宫一趟，不买点东西，怎么对得起自己呢？于是两人沿着街道，一间一间地逛了起来。

逛完市集之后，两人的手上自然也多了无数个大袋子；白雪几乎是疯狂大采购，而她的“杀价”功夫更是让夏若梅自叹不如，完全没有郡主的形象。夏若梅咋舌地想，一向孤傲、端庄的白族继承人，和眼前这与小贩斤斤计价的小女人，真令人联想不到；说出去，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，若非自己亲眼目睹，她也是打死不相信的。

“真过瘾！”白雪满足地叹了一口气。“若梅，你怎么买这么少？”发现两人手上所提的袋子的差异，她赶紧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要买什么。”夏若梅耸耸肩。实际上，她只是喜欢逛街，根本不喜欢买东西。

“这样啊！来。”白雪思索了一下，握着夏若梅的手，走进街道中的一条小巷，在一间没有摆任何商品的房子的门前大力地敲着，但是，都没有人应声。

“开门，拉布恩。”白雪皱着眉头叫道。说也奇怪，她喊完之后，小门便迅速地被拉开，走出一名年约六旬的矮小老者；他一看见白雪，立刻跪了下去。

“小老儿拉布恩，叩见郡主。”“行了，快起来吧！我不想让人发现我在这里。”“是！郡主，请里边坐。”拉布恩赶紧站起身，引两人入内后迅速关上门，将两人带往内室。

夏若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，门内、门外差异悬殊，门外一副穷破不堪样，门内却极尽豪华，像是别有洞天。夏若梅呆呆地在一张铺着兽皮的椅子上坐好，见拉布恩从一旁的矮柜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垫着红布的锦盘，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，放置在白雪面前的茶几上，室内顿时霞光四射，璀璨耀眼。

夏若梅着迷地注视着锦盘内光彩夺目的宝石饰品，每一个莫不巧夺天工、精致细腻，夏若梅爱不释手地把玩着；外行人的她，也感觉得到这些饰品必属极品，想必价格昂贵，她还是纯粹欣赏得好。

一个七彩的蛇形戒指，吸引住夏若梅的视线，她忍不住将它拿了起来，仔细地打量着；戒指晶莹剔透，闪着七彩光芒。她情不自禁地将它戴上，从

来不曾见过这种宝石的她，浑然忘我地注视着。

“这位小兄弟，真是好眼光！像这种彩虹石，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品，尤其这色泽……啧啧！我敢保证，除了菲狄雅斯王的收藏之外，市面上再也找不到第二颗。”拉布恩骄傲地说。这颗彩虹石，他可是得来不易，由于价格太高，乃至今仍乏人问津，而他也不轻易出售。

“这么珍贵！？”夏若梅舍不得地望了一眼，然后痛心地点下；她在蛇界身无分文，这样昂贵的宝石，她哪里花费得起。

“拉布恩，你废话少说，尽管开价。”白雪缓缓道。夏若梅难得有喜欢之物，身为好朋友的她，即使再昂贵，她亦不会皱一下眉头。

“一万个金币。”拉布恩开出价钱。

“一万……这么贵！？根本就是狮子大开口嘛！白雪，我们走吧！”夏若梅惊讶得叫道，拉住白雪的手就要往屋外走去。

“若梅，彩虹石是有这个价值的。”白雪道。

拉布恩被夏若梅的举动吓了一跳！看她的装扮，原以为是白雪郡主的贴身侍卫，直到听到她的声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她也是女子乔装。

“是的，这位小姐，小老儿怎敢任意开价，请息怒。”拉布恩赶紧解释，不知道夏若梅是何等身分，但是，看白雪郡主的神情，他知道可不能得罪或是怠慢她。

“白雪，太夸张了，我们走吧！”夏若梅依然不舍，更何况，要她花一万个金币买一件珠宝，太不值得了。她不满地伸出手，欲拉白雪；眼尖的拉布恩，顿时一震……“小姐，你手上戴着的可是“蓝钰龙凤镯”？”他惶恐地揉揉双眼，不敢相信地问道。

“你是说这个镯子吗？”夏若梅顺着他的目光，望着戴在自己手腕上的手触道。

“天呀！果然是蓝钰龙凤镯。小姐，你若是喜欢这个戒指，尽管拿去吧！”这突如其来的转变……从一万个金币跌落到赠送的地步，令白雪和夏若梅无所适从，两人均困惑地盯着拉布恩。

“无缘无故，我不能收你的东西。”夏若梅摇摇头，拒绝拉布恩莫名其妙的好意。

虽然，她爱极了那只戒指，但，拉布恩出人意料的诡异行为，她可是敬谢不敏。

“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跟小老儿客气，咱们相逢自是有缘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收下。”拉布恩急切地说。蓝钰龙凤镯是王的贴身信物，他进宫无数次，未曾在任何一位女眷身上发现过，就连云雨园的彩虹姑娘，王也没有赠送与她；今天，却在这位貌不惊人的小姐身上出现，她的地位恐怕相当特殊，说不定……未来的王妃，非她莫属。“不要！”夏若梅拒绝道。

拉布恩悄悄地附在白雪耳旁窃窃私语着，只见白雪点点头，轻轻拿起戒指，不容分说地替夏若梅戴上。“白选”“若梅，这个戒指我买下了。拉布恩愿意低价卖出，大家就算交个朋友；拉布恩，明天过来收钱。”语毕，她挽起夏若梅的手朝屋外走去，想不到，拉布恩也是个“识货”的人。“白雪，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！？”“放心！若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可以跟菲狄雅斯王收钱。”白雪微笑地说。两人步出小屋，夏若梅无可奈何地跟着她；这精明的白雪，明明知道她痛恨菲狄雅斯所赠送的任何物品，她死也不会向他开口索取的，看来，她不接受她的礼物都不行了。“白雪，那就谢谢你了。”

夏若梅无限感激地说。

“傻瓜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！”白雪轻敲了一下夏若梅的额头。拉布恩以破天荒的低价将戒指卖给她们，完全是看在夏若梅持有蓝钰龙凤镯的分上；这识货的家伙，真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商人。

走上街道，白雪朝着和蓝蛇宫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，看来，她暂时没有打算回宫的意思，夏若梅自然乐意陪着她。走着走着，一栋占地极广的庭园式建筑物，吸引住夏若梅的视线。

“白雪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呀？”夏若梅好奇地停下脚步，这栋建筑物华丽的外观，令她好想一探究竟。

“天啊！”白雪暗自叫苦。她怎么会走到这里？为了带夏若梅去茶楼用膳而抄捷径，却忘了这个要命的地方。

“真漂亮耶！”夏若梅称赞地说。蓦然，一辆熟悉的软轿吸引住夏若梅，好眼熟，她彷彿在某处见过……咦！这不是菲狄雅斯的专属软轿吗？难道……她疑惑地快步走到建筑物的大门口。

“云雨园”的木牌，赫然高高悬挂在大门的正中央。

“若梅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，我带你去天香楼用膳。”白雪迫切地想拉走夏若梅，但，夏若梅不为所动地瞅着“云雨园”发呆。

“白雪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好不好？”夏若梅撒娇地说。她对“云雨园”这个地方闻名已久，早就想一探究竟，只是一直苦无机会，既然今天都来了，没道理不进去游赏一番。“若梅，这里可是女宾止步的。”“我们现在是男生打扮呀！”“不！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！我的意思是说……这里是“男人”的地方，只有“男人”……方可以进去。”白雪结巴地说着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望着白雪强调的语气，夏若梅顿有所悟地大叫。“这里是妓院！”白雪点点头；这种烟花之地，良家妇女不得进入，否则，会招来闲言闲语的。

“太棒了！白雪，你一定没进去过吧！我们可以充当男人进去玩乐一番。”夏若梅开心地说着。不知道这里的妓院与台湾的酒店有何不同之处，她真想好好地见识、见识。

以前，跟着陈宇扬那群男人，每次电影杀青，总是跑去大富豪酒店庆祝，因此训练出她的超级酒量。

“游乐！？”白雪惊骇地瞪着夏若梅，她简直就是吓呆了……这里是妓女院，夏若梅不但没有害羞的神色，居然还打算怂恿她进去“嫖妓”！“对呀！我们在台湾，也常常去酒店玩呢！很有趣的，不知道“云雨园”好不好玩？来……”夏若梅并未发觉白雪的异样，握住她的手，走进敞开的大门；白雪一个不察，就被夏若梅给拉进云雨园中。天呀！她欲哭无泪得无所适从。

云雨园的园主一瞧见她们身上华丽的服饰，迅速地迎上前来；虽然是生面孔，但她假若没有判断错误的话，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。

“欢迎、欢迎！两位是第一次来吧？这位公子，好俊的人品。”园主眼带春意地盯着白雪，白雪尴尬地沉着脸，望住在一旁窃笑的夏若梅，不禁恨得牙痒痒的，她投给了夏若梅一个警告的眼神。

“呃……快带我们进去吧！顺便把你们这里最红的姑娘叫出来。”夏若梅赶紧吩咐。

园主看着一脸冷峻的白雪，识相地将两人带至一间雅致的厢房。

“抱歉！两位公子不知怎么称呼？”“我姓夏，她姓白，园主，我们肚子

饿了，能不能帮我们准备一下酒菜。”“没问题！不过，夏公子，今天真不巧，我们这里最红的姑娘都在伺候王呢！”园主为难地说。对于新来的客人，她都会派红牌来招呼，好让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；但是王的大驾光临，姑娘们早已无心接客，个个围在王的厢房内，期望能获得王的青睐。

“你是说……菲狄雅斯王也在这？”白雪惊叫出声。这项消息，宛如青天霹雳，震得她花容失色。

“是的，杰斯将军和韦风首相也在这里。”园主莫名其妙地看着白雪，王的威名似乎将这位白公子吓得不经。

“杰斯和韦风也在……糟了！完了！被他们遇上就完了！”白雪神色惊慌地喃喃自语。

“白……”夏若梅虽然也惊讶于杰斯和韦风的存在，但白雪的态度仿佛世界末日一般……有这么严重吗？“若梅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！”白雪神色仓皇地想夺门而出。

“白雪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；你这样贸然跑出去，若不小心撞见他们，不是造成反效果？”夏若梅安慰道。

白雪六神无主，心思紊乱地呆坐在椅子上，对呀！面对问题应该要冷静沉着、处变不惊，怎么可以惊慌失措呢？“园主，你随便找个姑娘就可以了。”夏若梅打发掉站在一旁纳闷的园主；白(missing)“这样啊！”望着不解风情的白雪，琉璃不禁感到气馁。这白公子俊俏斯文，她对他早已芳心大动，无奈他对她的投怀送抱却丝毫不加理会；而那位夏公子，更是举止怪异，仿佛在看好戏似的，自顾自地品尝饱食。这两个人从头到尾，一点也不像是来寻花问柳的，“那白公子可得尝尝云雨园驰名已久的“百花云雨酿”。”“百花云雨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白雪不解地问。

琉璃款款地站起身，走到门外吩咐了一声，然后巧笑倩兮地走到白雪身旁。

“那是一种花茶。”她开心地回答，心底却暗忖；如果百花云雨酿还不能使他屈服的话，那她可得去撞墙自尽了。使用这种东西，虽然有点卑鄙，却可使他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，对他跟她而言，可是百利而无一害呀！

不消多时，一名仆人端了一个瓷瓶进来，将之放在桌上，不发一言地离去时，还同情地望了白雪一眼。琉璃俐落地倒好茶，递给了白雪。

“白公子，你品尝看看。”白雪迫于无奈，只得接过茶杯，一股芳香充塞鼻中，真香！不疑有诈，白雪一口喝下，顿觉齿颊留香、浑身舒畅。琉璃微微一笑，再度斟满。

“若梅，这百花云雨酿真是好喝，你也来尝尝。”白雪将茶杯递给夏若梅。

“真香耶！”夏若梅一口饮尽。

白雪忍不住地多喝了几杯后，蓦然，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奇怪？她怎么浑身燥热、心跳加速，顿觉昏昏沉沉、口干舌燥不已！“白雪，你怎么了？”夏若梅注视着脸泛红霞、眼神迷离的白雪，这个征兆，她很熟悉，通常是……“嗯……好热……”白雪呻吟地叫着；夏若梅一震，莫非……她望向镇定自若的琉璃。“你给她吃了什么？”她怒喝。

“夏公子，你不必担心，白公子就交给琉璃来伺候吧！”琉璃妩媚地一笑，站起身欲搀扶起全身无力的白雪。

“开玩笑！”夏若梅赶紧推开她，琉璃一个重心不稳，狠狠地摔倒在地上；夏若梅只好赶紧扶起白雪，夺门而出。希望白雪只是吃了迷药，千万别是……

“夏公子，他药效已经发作，快交给我，不然，你会害了他的。”琉璃追了出来，拉住夏若梅。

“不行！快放开我，我得送她回去。”夏若梅惊慌地大叫，这种荒唐的事情……天啊！她简直不敢相信……唉！这个后果，她难辞其咎啊！

“何事如此喧哗？”一声斥喝，使得争吵不休的两人顿时安静下来，一看见从栖凤阁里走出来的男子，琉璃马上迎了过去。

“杰斯将军，真不好意思！打扰了您的兴致。”“废话少说！你们在此大声喧哗，已干扰到王，他相当不悦。”杰斯冷冷地道。

“是……等等！你不能带他走。”琉璃回话之际，瞄到正欲开溜的夏若梅，她正吃力地扶着白雪。要命！这种紧要关头，居然会遇见她的仇人，真是冤家路窄。

“好热……我……要脱……衣服……”白雪闷热地欲解开身上之衣物，夏若梅一惊，赶紧抓住她的手。

“白雪！”杰斯一看清那呻吟不已的男子的面孔。惊叫出声；他猛地冲到她身旁，用手抬起她的脸……双颊酡红、眼眸含春……他绝不会看错这一张脸。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他……他喝了百花云雨酿……”琉璃被杰斯所散发出来的怒气，吓得颤声道，她万万想不到杰斯将军居然会认识这位白公子。

“百花云雨酿！？该死的！你竟然给她喝春药。”杰斯勃然大怒。

“别生气了，快拿解药来！”夏若梅着急地说，她一出声，杰斯这才注意到她的存在。“是你！”“别瞪我，快想办法救她呀！”“百花云雨酿没有解药！”杰斯火大地说。他就知道，遇见夏若梅，铁定没有好事；若非她有蓝钰龙凤镯，他早就……哦！怀中传来白雪淫荡的呻吟声。

“没有解药！？”夏若梅一惊，杰斯狠狠瞪了她一眼，然后见他抱住白雪，一挥手，两人顿时消失不见；她呆若木鸡地跌靠在门上惊叹：“好厉害的法术哦！”栖凤阁的门“唰……”的一声，由内往外拉开，夏若梅没料到身后的门居然会毫无预警地打开，因此，整个人在顿时没了依恃而往后倒去，摔得可不轻，好半天都爬不起来。

斜躺在软榻上的菲狄雅斯，不悦地瞪视着倒在地上的陌生男子；而姑娘们被此景象惊讶得站起身，唯有一名姑娘仍倚在王的怀中，不感兴趣地安抚着菲狄雅斯。

将门打开的仆人，亦不知所措地看着夏若梅，许久，他才仓皇地拉起夏若梅欲夺门而出；夏若梅狼狈地站稳身子，一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韦风正饶富兴味地打量着她，她迅速地低下头，心想，他似乎认出她来了，应该不会吧！此刻，她可是女扮男装呢！

她低着头打量着屋内的莺莺燕燕，天呀！都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耶！而不知羞耻地倚在菲狄雅斯身上的姑娘，更是其中最；她艳冠群芳、风华绝代……等等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她竟还在研究屋内女子的面貌……她不能让他们发现呀！他尚未注意到她，而韦风可就很难说了。

“站住！你打扰了我们的兴致，就想溜了？”韦风懒洋洋地出声阻止夏若梅悄悄地离去。

“求首相开恩！小生不是故意要打扰您们的雅兴。”夏若梅刻意压低声音道，她有很不好的预感。

“小生！？”韦风斜瞄了菲狄雅斯一眼，看来，他还不知道他的小侍女

闯到云雨园来。他暗中作了一个决定，想测试这小侍女在菲狄雅斯心中的分量。“王，她擅自闯进来，该如何惩罚她呢？”“韦风首相，您大人有大日量，就放了他吧！想必这位公子不是有意的。”从菲狄雅斯怀中传来娇滴滴的声音，带着无限的娇柔替夏若梅求情，这种声音，连铁石心肠的人都不忍心拒绝。

“既然彩虹姑娘都替你求情了，小梅，你就过去道个谢吧！”韦风故意要暴露夏若梅的身分。

菲狄雅斯闻言一震，凝视着眼前低着头的男子。小梅！？他不禁往韦风望去，而韦风耸耸肩，无辜地笑着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他冷冷道，夏若梅惊慌得六神无主。

“王的圣颜，小生怎能……”她结结巴巴地低哑着嗓子。

“我叫你抬起头来。”菲狄雅斯不悦地推开彩虹，缓缓站起身来。

夏若梅感觉到菲狄雅斯迫人的怒气，一股燥热直涌心头。天啊！她也喝了一杯百花云雨酿，该不会……一咬牙，她转身就跑。

“想跑！？”菲狄雅斯冷冷地说，手一扬，夏若梅突觉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自己；而下一秒钟，她已经落入菲狄雅斯的掌握之中，再也插翅鸡飞了。

一感觉到怀中柔软的身躯，菲狄雅斯情不自禁温柔起来，他轻轻抬起夏若梅的头；而她绝望地注视着他一张震惊的脸……糟了！

“你竟然跑到云雨园来！？”菲狄雅斯不敢相信地怒道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疯狂地想挣脱出他的箝制，但，他铁青的神色显示出他正克制着即将爆发的怒气，她害怕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……”菲狄雅斯怒不可遏地抓住夏若梅，彩虹则莲步轻移地踱至他身边。

“王，您认识这位公子啊？”彩虹柔声问道。她试图安抚他的情绪，她可不希望在云雨园中发生流血事件。

“彩虹，没你的事，退到一旁。”菲狄雅斯温柔地说。一只铁腕般的手，仍紧抓着夏若梅。“奇怪？杰斯怎么不见了？”韦风纳闷地说。

“他带着一位白雪公子走了。”琉璃好心地解答他的疑惑；夏若梅暗自叫苦，这多嘴的琉璃，她今日恐怕在劫难逃！她简直不敢想象，菲狄雅斯在听到这消息后，会激起多大的怒涛！

“白雪！？”一阵震天巨响，惊得夏若梅直念阿弭陀佛。

“我知道你会处罚我……”算了，认命吧！她自首地说。

“处罚！？哼！知道就好！”“求你在处罚我之前，先……救救我！”夏若梅可怜兮兮地说，哦！她体内汹涌的热流，彷彿就要攻占她全身似的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菲狄雅斯不解地望着她。这小妮子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救救她？难道，她还想趁机逃走？夏若梅不顾众人惊异的眼光，一手勾住菲狄雅斯的脖子，轻声道：“人家喝了百花云雨酿。”说罢，她娇羞地抱住他。这样亲昵、暧昧的举动，除了韦风之外，众人皆目瞪口呆；两个大男人搂抱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想不到，王竟然有断袖之癖此等惊世骇俗的嗜好。

“百花云雨酿！？”菲狄雅斯低声重复；开什么玩笑，这是云雨园特制的春药耶！

他不相信地拉起夏若梅的手把脉，紊乱的脉搏证明了她并没有说谎。

“韦风，这里就交给你来处理。”语毕，一旋身，两人就消失在众人面前。

“韦风首相，王他……”彩虹不知该如何启齿，而王对那男子亲密的举

止，以及那男子在王耳畔轻声细语的模样，仿佛两人极其熟稔，莫非……一大堆的疑惑，似乎唯有韦风才能解答。

“一切都是假相罢了！我也该走了。”韦风耸耸肩。虽然，他不知道夏若梅跟菲狄雅斯说了什么，但最起码，他知道了一件事……夏若梅在菲狄雅斯的心中，已悄悄地占了一席之地，这究竟是喜、还是忧呢？缠绵温存过后，夏若梅静静地俯卧在菲狄雅斯的怀里……他轻柔、爱怜地抚摸着夏若梅乌溜溜的秀发，不可否认地，他愈来愈眷恋于她妩媚的身躯。原本他去云雨园，只是想证明她和一般服侍他的女子并无两样，结果……不管怎样，他是要定她了，绝不让她回到凡人的世界去。

尽管他要立妃，他依然可以享受她的服侍；蓦然，夏若梅手上的戒指吸引住他的视线，谁在属于他的女人身上戴上珍贵的彩虹石戒指？“这个从哪里来的？”他不悦地握住夏若梅戴着戒指的右手……混蛋！哪个大胆的家伙？想必他是活得不耐烦了！

“别人送的，很漂亮吧！”夏若梅注视着散发着七彩光芒的蛇戒道。

“哼！不准戴！”没来由的一股怒气，使他火大地拨下了她手中的戒指，右手大力一捏，戒指顿时化为粉末飘散在空中；夏若梅不敢相信地坐起身来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还给我！”她生气地捶打着他，仿佛失去理智一般。

“住手！”菲狄雅斯不悦地抓住她的手，瞧她心疼的样子更加令他生气，也更加让他决定，非宰了那个家伙不可！

“还给我！你凭什么弄碎我的戒指？”夏若梅指控道。

“看来，你还搞不清楚你现在是什么身分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竟敢戴如此贵重的戒指。”他狂怒之下，口不择言地说着；夏若梅闻言心一颤，宛若被万根针刺着般地疼痛不已。“小小的侍女”……这一句话，马上让她认清了自己是何等的卑微。

看见她苍白的脸色，菲狄雅斯惊觉于自己的失言，但话已出口，他贵为王者，实在无法拉下自尊求她原谅，更何况，也无此必要。她本来就只是一个身分低下的侍女，他根本不用把她放在心上的，早晚，她都得认清自己是什么身分……但为何他的心，却莫名地在微微刺痛着？一时之间，房内安静得吓人，他拾起放置在床旁的晨褙轻轻披上。

“碰”的一声，门由外向内被人大力地打开；他火大地走下床，迅速拉下纱帐……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？他正好一肚子火没处可发。

“王，不好了！大长老要抓若梅去治罪。”尼克十万火急地说着；他是一听见风声，马上就冲进来禀报。

“大长老要抓若梅去治罪？”菲狄雅斯不解地问道，奇怪？事情怎么会扯到大长老去呢？这完全与他无关呀！

夏若梅惨白着脸，迅速地穿好长袍走下床；她和长老素未谋面，长老没道理要抓她治罪，除非……“是的！好象是为了白雪郡主的事。”尼克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统统说了出来。

“白雪？”夏若梅不禁惊呼，难道，是为了百花云雨酿的事吗？消息这么快就传到长老那里……“白雪郡主！？”菲狄雅斯一扬眉。

“是的！刚刚长老宣布，要剔除白雪郡主立妃资格的消息。”尼克解释道。他也不明白长老为何会如此宣布，长老原属白族之人，对白族继承人白雪郡主竞选王妃一事，更是期许最高；如今，居然破天荒地作此宣布，大家均议论纷纷。

“剔除白雪立妃资格……”菲狄雅斯一愕，他将目光移向夏若梅。“难道，白雪也喝了……”凌厉般的目光扫向夏若梅，夏若梅硬着头皮点了点头，她实在想不到事情会演变得这么严重。

“该死！”菲狄雅斯诅咒道。已非清白之身的白雪，自然会丧失了王妃的资格，而大长老想必已暴跳如雷，再加上白族的惩罚……他不禁一震，担忧地看着夏若梅。不行！

他必须将她送走，凡人之躯的她，根本承受不了白族严厉的酷刑。

“长老，王正在休息……”韦风急切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一名怒气冲天的老者来势汹汹地推开了百般阻挠的韦风，大步迈进菲狄雅斯的寝宫；他赤红的双眼，紧盯着室内唯一的女子夏若梅，那欲将之生吞活剥之骇人目光，令菲狄雅斯下意识地将她拉至身后，保护之心油然而生。

“长老，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贵事？”菲狄雅斯冷冷道。目前，他唯有装作毫不知情，好应付长老的怒焰。

“菲狄雅斯王，老臣甘冒一死，请求你将夏若梅交予老臣处治。”长老勉强压抑住自己的怒气道。他心爱的白雪郡主，被这身分卑微的侍女陷害而丧失了立妃的资格，他誓言要替白雪郡主报仇，否则，难消心头之恨。

“哦！她犯了什么错呢？”“这……”长老一愣，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他若说出口，那白族的名誉与尊严，岂不扫地！？“既然你说不出她有何过错，若梅是我的贴身侍女，我想不出为何该交由你处治。”他冷冷地说。幸好，长老死要面子，暂时让他略居上风，但他若将理由说出，菲狄雅斯也不知要如何袒护夏若梅了。他暗暗地捏了一把冷汗。

“我……菲狄雅斯王，她将我族的白雪郡主害得这般凄惨，难道，你还要袒护她吗？就因为她是你的妓女……”长老气愤不已地说着。

“住口！长老，请你记住自己的身分！再如此胡言乱语，休住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如果你说得原因，我当然会将若梅交由你处治，苦不，就请你出去，我很累了，不想受到任何的打扰。”菲狄雅斯冷冽地下逐客令，对于长老恶毒的字眼，更是令他极度地不悦，反感至极。

“王，杰斯将军都承认了，请你不要逼我说出原因，这事攸关白族的名誉，否则老臣……”“够了！看来，我说的话你是听不懂，韦风，送长老出去。”菲狄雅斯打所长老的话，不客气地说；这该死的杰斯，竟然先跑去长老那里请罪。

“王，夏若梅私带白雪郡主至云雨园，还使白雪郡主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喝了百花云雨酿，以至于丧失了清白之身；她害我族之白雪郡主丧失立妃资格，今日王若不将她交予我处治的话，白族的人民将难消心头之恨，请王成全。”事到如今，长老只好不顾颜面地豁了出去。他若不说出原委，王就不可能将夏若梅交出，为了白族的尊严，他非向夏若梅讨回一个公道不可。

菲狄雅斯一震，看来，夏若梅今天是难逃此劫了。长老抛下自尊说出原因，他贵为一界之王，亦不能徇私护短；但是，若交出夏若梅，她恐怕会一命呜呼，这……他进退维谷，为难地无所适从。

“长老，恕韦风直言，你无凭无据，只听信他人一面之辞，怎可将夏若梅治罪呢？说不定，她也是受害者。”韦风开口道；纵使他不喜欢夏若梅，却也不能眼睁睁地见她去送死。唉！这卤莽的杰斯，这次可闯了大祸。

“韦风首相，请你们不要再袒护人犯了！郡主身旁的侍女巧儿，她可以

证明。”“我愿意接受处罚。”夏若梅开口道，内心充满了对白雪的愧疚；事情终究是因她而起，假如她不去云雨园，白雪也不会失去宝贵的贞操，更加不会丧失立妃的资格，而这一切不幸的遭遇，完全是因为她一时的好奇。如果接受了处罚，至少可以减轻她的罪恶感，否则，她会良心不安的。

“你……”没料到夏若梅会自投罗网，菲狄雅斯气得说不出话来，难道，她不知道他和韦风正极力在帮她脱罪，她倒好……这不知死活的丫头，她哪里知道此番前去必是死路一条，唉！愚蠢的女人。

“既然她都自首了，王，恕老臣得罪了。”长老恭敬地说完后，押着夏若梅往寝宫外走去。

“长老，你将如何处治她？”菲狄雅斯担忧地问道。

“按照蛇界的法令，毁人清誉者鞭刑伺候。”长老冷冷地说。

“鞭刑！”菲狄雅斯无奈地看着夏若梅被长老押解出去，心中直想，他该如何救她呢？“王，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，这一切都是她的命，无法强求；再说，她间接毁了白雪的名誉，是应该要接受处罚的。”“话是没错！但是，她只是个普通的凡人，“鞭刑”会要了她的命的。”菲狄雅斯焦虑不安地在寝室内来回踱步，关心之情充分表现在脸上。

韦风一瞧见他脸上的神情，暗自一惊，想不到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菲狄雅斯分明是爱上了夏若梅，正如他那颗冰冷无情的心，正逐渐融化一样。

“王，这也是她自找的！毕竟，你也曾经尽力要挽救她的生命；她自愿受死，谁也救不了她，反正对你来说，她只是一时新鲜的玩伴。”韦风试着点醒他，希望他不要再沉沦下去，因为九五之尊的他，有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。

菲狄雅斯闻言一惊，他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担心害怕夏若梅的安危？他好心帮他脱罪，她却自寻死路，他对她算得上是仁至义尽，但他的心为何如此焦躁不安！？一个身分卑微的侍女，她的生死关他何事？更何况，她犯了天大的错，他没道理袒护她呀！难道，只因为她是凡界的人，肉体无法承受鞭笞之刑！？对！他会对她如此关心，一定是基于这个原因，好歹她也曾经服侍过他，不是吗？“鞭刑会往哪里举行？”他冷冷地问，强力抑制住内心的担忧，最起码，他也应该在长老处罚完后略尽心意。回想着她离去时苍白的脸颊，他的心不禁纠在一起，微微地刺痛着；这股莫名的情绪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可能会在这么极短的时日内爱上她吧！

爱？他一愣，这个荒谬的字眼怎会浮上心头！？他甩甩头，企图甩掉这个思绪。

“在蓝蛇宫外的广场，等到白族的勇士都聚集了之后，才会执行处治。”

“哦！白雪人呢？”“被长老暂时囚禁于雪月小筑内，一等若梅处罚完毕，就带回白族。”“韦风，传令下去，叫杰斯速来见我。”“是！”韦风苦笑地退了下去，杰斯呀杰斯！自求多福喽！听菲狄雅斯那阴冷的语气，他不禁暗自替他深深地祈祷着。

第六章

夕阳西下，瑰丽的晚霞映照着大地，和煦的微风缓缓吹拂，令人不禁心旷神怡。古诗有云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正是蓝蛇宫此时的写照。

蓝蛇宫外的广场，此刻聚集了无数的民众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正在期待着一场阔别已久的刑罚，而不是为了欣赏美丽的晚霞。

广场中央竖立着一根木柱，一名女子的双手被绳索牢牢地捆绑在木柱上，她正是准备接受鞭刑处罚的夏若梅，她的脸上并没有因为将接受处罚而显现出害怕的神情，取而代之的，却是她全然的愧疚。

白族的勇士一到达广场，立刻引起百姓的欢呼，而刑罚也就即将揭开序幕；现在只等王一出现，就可开始执行了。

菲狄雅斯的身影一出现在广场上，全部的人都跪倒在地上，高呼：“菲狄雅斯王万岁！”菲狄雅斯无奈地挥了挥手，然后大刺刺地在侍从们所准备的王椅上坐下，凝视着被绑在木柱上的夏若梅，此刻他的心里，真是百味杂陈。

夏若梅望着他君临天下般的威严，和他那王者高贵的气势凌驾于众人之上，突然意识到他和她之间，始终隔着一条宽大的鸿沟，那是个无法跨越的距离！想着、想着，她不禁别过脸。

“根据蛇男的法令，毁人清誉者必须接受鞭刑十下之处罚，侍女夏若梅有何异议？”长老高声宣布着夏若梅的罪刑。“没有。”“很好！在此，要特别感谢红族之红莲郡主将其红族镇山之宝“赤炼夺命鞭”借予老臣用作执行之物。”长老感谢地说。

“赤炼夺命鞭！？”百姓惊呼道。这蛇界难得一见的宝物竟然会在这里出现，众人不禁雀跃地注视着长老。

“该死！居然用赤炼夺命鞭。”菲狄雅斯暗自诅咒，一颗心担忧地瞪着夏若梅，天啊！别说涯过十鞭，只要三下，她那条小命也就一命呜呼了。红莲郡主没事凑什么热闹！？他目光冷冷地扫而红莲郡主。

红莲郡主捧着锦盘缓缓地走向长老，她的心头大患……白雪已除，看来，她是稳坐王后之位了。而长老惩罚王的新宠夏若梅，更加令她欣喜，因此，她主动将红族的镇山之宝……“赤炼夺命鞭”借给长老，不但可以博得长老对她的好感，或许还可以将夏若梅打死，真是一举两得，她何乐而不为呢？她得意地望了菲狄雅斯一眼……却诧异于他冰冷的目光。

“愚蠢的女人！”韦风低喃道。看菲狄雅斯的神情，恐怕对红莲郡主的印象是恶劣到了极点，她百分之百与后冠无缘，瞧她还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。唉！他不禁同情地注视着她。

“韦风，阻止长老使用赤炼夺命鞭。”菲狄雅斯轻声命令道。站在王的立场，他无法出面阻止长老的举动，否则，会引起白族的反弹。

“王，你看看百姓的表情，他们正在期待一场血腥的场面，就算我阻止，也起不了任何作用。”韦风为难地说。事实上，他也很想帮助夏若梅，却力不从心；他亦明白菲狄雅斯的心情，但是，长老技高一筹，将刑罚选择在广场执行，众目睽睽之下令他一筹莫展。

“难道，真的没有办法救她了吗？赤炼夺命鞭一使用，她必死无疑。”菲狄雅斯绝望地说着、一想到她将命丧黄泉，他就无法保持冷静，仿佛即将失去一件他极重要的贵重物品，压着他的心喘不过气来似的，而这无名的情绪更令他无所适从。

“王，求您救救若梅吧！”绿云推开人群，跪倒在菲狄雅斯面前，哀求地猛磕头。

“绿云，你起来吧！”“王，您不答应，绿云绝不起来；若梅会死的，求您大发慈悲，请求长老饶了若梅吧！”绿云哭着哀求。

“绿云，并非王不救她，而是……你该去求长老的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！”韦风叹口气道。

“难道，连王都不能阻止吗？”绿云心灰意冷地说。

“王若阻止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你看看白族的勇士……”韦风指着戒备在夏若梅身旁，身穿白色劲服的大汉；绿云无言地沉默着。

“行刑！”长老高声大喊。

一名白衣大汉，从红莲郡主双手捧着的锦盘中拿起一条红如火焰般的长鞭，大汉将鞭子往空中甩了两下，“咻咻！”强劲的声音令围观的百姓安静下来，他们屏息地注视着人犯。

“啪！”一声，第一鞭抽得夏若梅皮开肉绽，鲜血立刻渗透出来，一股火辣辣的巨痛传遍夏若梅全身，她咬紧牙关不叫出声，但羸弱的身躯却无法克制地颤抖不已。群众发出一声惊呼，血淋淋的场面令他们一时无法消受。哇！好厉害的鞭子，不愧是红族的镇山之宝；才一鞭，犯人就皮开肉绽，那如果打完十鞭……“啪！”一声，第二鞭抽得夏若梅背部血肉模糊，痛上加痛；她眼盲金星，跌坐在地上，火烧的感觉令她一阵晕眩，狂猛的痛楚席卷了她四肢百骸。

“她撑不过第四鞭的，该死！”菲狄雅斯注视着夏若梅发青惨白的脸，她咬紧牙关的模样令他心悸、怜惜不已，他不自觉地扬起右手。

韦风眼明手快地握住菲狄雅斯的右手道：“王，你若施法，白族的勇士都能感应到，你得考虑清楚，是她重要？还是防止白族暴动重要？”

“我……”菲狄雅斯沮丧地垂下手，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心痛；他不出手，夏若梅必死无疑，他若出手，白族势必群起暴动，看来，他必须舍弃她……但，为何他的心会为她的生死而纠痛不止？这异常的症状……难道，他爱上了夏若梅！？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，他竟然爱上了她而不自知！？这项认知令他颓然地斜靠在王椅上，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，居然会降落在他的身上！

“啪！”又一声，第三鞭一抽打在夏若梅身上，一柱鲜血从她口中喷出，眼前一黑，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住她。刹那间，她居然看到死去的父母在前方向她招手，她极力想睁开晕眩的眼眸，摇摇欲坠地撑起那衰弱痛楚的身躯。

群众发出一声尖叫，他们都看得出来这个犯人撑不到十鞭就会呜呼哀哉！而刚刚她若昏死过去，根据蛇界的法令，刑罚就可以解除，但是，这个犯人却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坚强地站了起来。

众人默然地觑觑相望，一时之间，广场的气氛凝滞得吓人，是何种力量在支持着这名人犯？已经被鞭打得口吐鲜血，她还顽强地站着，真不知道她是傻呢？还是勇敢？但可以肯定的就是，他们的心一下子无缘无故就站地在夏若梅这一边了，甚至祈祷着她能捱过这十鞭，或者，快快昏倒吧！

“傻瓜，站起来做什么？”菲狄雅斯忍不住捶了一下椅子的把手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懂得善加利用，她真要硬撑到死吗？望着她摇摇欲坠的身子，他肯定她捱不过第四鞭，恐怕就得到冥界去报到了。

冥界！？对了！他居然忘了，即使夏若梅死了，他还可以把她的魂给

带回来，只要火奴鲁鲁向未在生死簿上除掉夏若梅的人名……“梅恩。”他缓缓望向杵在一旁的侍卫梅恩道。

“臣在。”梅恩立刻恭敬地单脚跪在菲狄雅斯面前。

“你拿着这个，马上起程去冥界传我口谕给冥王，请他下令阻止火奴鲁鲁将军拘提夏若梅的魂魄，不得有误！”菲狄雅斯从怀中掏出一面青色的令牌递给梅恩，神色凝重地说；梅恩领旨，立刻往冥界飞驰而去。

夏若梅总算有救了！“王，难道你……”“韦风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别再劝我了。”菲狄雅斯打断他的话，心疼地注视着夏若梅；既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他岂能置她的生死于不顾！？在不得罪白族的情况下，唯有求助冥王，破例地违反一次自己一贯的作风。

“王，你真的爱上她了！天啊！我真不敢相信。”韦风一愣，不敢置信地瞪着菲狄雅斯，仿佛他是三头六臂一般。

“我也不相信！”菲狄雅斯耸耸肩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却教人不得不信。他从未对任何女子像今天这般担忧害怕、牵肠挂肚过，唯有她……可以惹起他此种情绪。

执行鞭打的大汉讶异地盯着夏若梅……奇怪！？他明明看见她昏了过去，为什么还要撑起羸弱的身躯接受鞭打？他犹豫地顿了一下，心里不禁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意。赤炼尊命鞭，别说像她这样的弱女子，就连他们这种铁铮铮的剽悍男子，也难以承受其锐不可当的威力，而她，已经握了三鞭……

“白毅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”长老不解地问着迟迟不肯下手的大汉。

“长老，这第四鞭打下去，她……她会死的！”白毅说出他的想法……惩罚她就够了，有必要闹出人命吗？更何况，昂藏七尺之躯的白族勇士，要打死一个弱女子？他实在下不了手。

“住口！这是她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。她令我白族蒙羞、名誉扫地，实为我白族之仇人，你不能心软，我以白族大长老之身分命令你，尽速将刑罚执行完毕。”长老言语俱厉地斥喝道，执刑之人，焉能有妇人之仁。

“是！”白毅无奈地扬起手，大力地挥了过去，心底却极同情夏若梅的命运；为了白族的尊严，却得牺牲一条性命……蓦然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白毅手中的鞭子震落在地，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，众人均尖叫了起来。这么不可思议的事居然会出现在这名人犯的身上，他们窃窃私语着，广场顿时喧哗一片，因为，这怪异的现象实在是前所未见！

“怎么可能？”白毅莫名其妙地瞅着掉落在地的鞭子，手臂传来的麻木感不容忽视地提醒他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
有人救了她！每个人有志一同地将目光投射向菲狄雅斯；王的法术高超，是众所皆知的事，但王脸上惊异的表情，也显示出他的疑惑。

“根据蛇界的法令，执行处罚之人手中执行之物若已掉落在地，表示处罚完毕。”韦风朗声宣布。

百姓高声欢呼，欢腾的场面令白族之人之为之侧目。

“白毅！”长老将箭头指向白毅。

“长老，这不关白毅的事。”白族的勇士们齐力拉住长老，因为，他们亦惊叹于那股神奇的力量。

“不是白毅？难道，是王暗中使用法力？”长老怒不可遏，暴跳如雷地咆哮道。

“也不是王！这股神奇的力量，是从那女孩身上爆发出来的。”他们困惑

地注视着夏若梅，而王的侍卫早已冲到木柱旁解下了她，送往御医处治疗。

“荒谬！她只是普通的人类，根本没有任何法力，何来神奇的力量？分明是白毅擅自作主，饶她不死！”长老冷冷地说。

“长老，白毅不敢！那股神奇的力量，的确是从她身上发射出来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！”白毅赶紧替自己辩白。

“我不相信！这怎么可能？”长老依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“你们能确定，王真的没有出手？”此时，长老狐疑的眼光投向菲狄雅斯，在他的心中，王暗中出手的嫌疑最大。

“我们愿以性命担保，王的的确确没有出手。”白族勇士们均诚恳地发誓。

“这么说……”长老思索了一下，便迈步往菲狄雅斯走去，若想知道真相，只有等夏若梅疗伤完毕，方能得到解答；假始她真的拥有这股强大的力量，王照理说不会如此袒护她才对，事出必有因，而这关键，想必隐藏着某种秘密。

“王，请留步。”长老叫唤住正欲前往御医处的菲狄雅斯，他认为，目前王或许明白一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真相。

“长老，有事吗？”菲狄雅斯不悦地皱眉道。现在，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长老。

“王，老臣有一事不明白，想请教于王，盼王指点一二。”长老恭敬地问。

“说吧！”他傲慢地说；早点打发掉长老，他方可以去探视夏若梅。唉！这可怜的丫头，伤得不轻吧！瞧她那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多让他心痛啊！

“适才夏若梅的情况，王想必也是看得一清二楚。”菲狄雅斯不解地注视着他，莫非……长老在指控他暗中出手相助！“王别误会。”长老忙不迭地解释。“老臣的意思是关于那股从她身上发出的强大力量，实在太神奇了；王与夏若梅相处了数馀日，对她，应该略知一二吧！”菲狄雅斯沉默不语，长老心中的疑惑也正是令他不解之处，夏若梅货真价实是从凡界来的人类，根本无一丝一毫的法力。但那股神奇的力量，又的确是从她身上爆发出来的，而且适时挽救了她一条小命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

“长老，不妨一同前往御医那里，答案自然就可以揭晓，何须在此妄加推测？”韦风开口道。他深信众人对那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皆充满了好奇，当然，他也不例外。

“说的也是！”长老点点头，赞同韦风的说法。

“那还等什么呢？”一行人前往御医处。

夏若梅昏昏沉沉地躺在御医寝室内的医疗椅上，绿云焦急地站在椅旁，瞅着御医忙着治疗伤口的双手，自己也忙碌着擦拭她身上的血渍。

“她没事吧？”绿云担忧地直问。夏若梅的背，只能用“惨不忍睹”四个字来形容，凡是赤炼尊命鞭所击之处，均呈现如火烧般之疽烂，那焦黑的背部，更令人怵目惊心。

“她恐怕不行了！经脉都震断了，捱不过明天早上。”御医叹口气道。好严重的鞭伤呀！他摇摇头，表示回天乏术。

“御医，求求你救救她吧！她还这么年轻……”“不是我不救她，实在是我无能为力啊！”御医无奈地说明。

菲狄雅斯一行人一步进寝室，正好听见御医的宣布；他脸色一变，快步地走到夏若梅身边，伸手一探她的鼻息……气若游丝、眼神涣散，分明

离死期不远。

“她的情况不太好呢！”韦风打量着夏若梅灰白的脸孔道。

菲狄雅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不会让你死的！”菲狄雅斯弯下身，轻轻地在夏若梅耳旁霸道地说。既然明白自己的心意，他岂能任她如此轻易地死去！？他伸出手指放在自己唇边，大力地咬破手指，将流出的血液缓缓滴入她的口中。

“王，难道你要……”韦风大惊失色，菲狄雅斯的举动分明是要使用“延命销魂术”，来挽救夏若梅的性命。

“韦风，叫大家都出去，顺便替我护法。”菲狄雅斯冷冷地下达命令。

“这会耗损你的精力……”韦风试图劝服，但，却迎上了菲狄雅斯一脸坚决的眼神，他闭上了嘴，将众人赶出寝室；看来，菲狄雅斯确实是爱上了夏若梅。

“延命销魂术”……是蛇界最上乘的法术之一。习法之人，必须具备六千年以上的法力才可以研习此法术，它可以使垂死之人起死回生，延年益寿，但却会使施法之人元气大伤；事后，须经一个月的疗养，方可恢复其法力，所以，不是极其珍爱之人是不随便轻易施展的。

菲狄雅斯盘腿坐在地上，手指交错，放置在丹田处，闭上眼，运气吐纳，口中念念有辞；不消多时，身边泛起了白雾，由浅至浓，将他团团围住。蓦然，他睁开双眼，口中吐出一颗蓝色的圆球，轻轻用手指将圆球划分为四份；他微微一张口，四分之三的圆球又飞回口内，连带白雾一同吸入，而剩下的四分之一圆球，则握在他手上。他刻不容缓地站起身，将那圆球放入夏若梅口中后，他便跌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用着苍白的脸色注视着她逐渐红润的脸颊。

“韦风。”他虚弱地叫道。

韦风闻言，迅速地走进寝室，奔至他身边。

“我马上扶你去密室。”他焦急地扶起菲狄雅斯。

“韦风，帮我照顾她。”话毕，他便昏了过去。

“你……她已经不碍事了，倒是你，不赶快进入密室，麻烦可就大了！”韦风瞟了夏若梅一眼，知道她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便搀扶着菲狄雅斯走出寝室。

“御医，好生照顾！她若少一根寒毛，唯你是问！”经过御医身旁，他冷冷地吩咐。

菲狄雅斯冒着丧失两千年的法力，千辛万苦地换来夏若梅的一条小命，她在王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何等尊贵，稍有差错，他可无法向他交代呀！

“是！是！”御医惶恐地赶紧入内检视伤者的状况；绿云尾随于后，而长老担忧地跟着韦风往密室走去，此时此刻，王的安危远比夏若梅来得重要。

“咦！？”御医惊讶地叫着，不敢置信地把着夏若梅的脉搏，这个症状……他不相信地再把脉一次。

“御医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绿云紧张地问道，难道，夏若梅仍然有生命危险？“太不可思议了！简直就是不可能……”御医喃喃自语，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

“御医，难道若梅……”绿云害怕地猜测着。王不可能徒劳无功的，但是御医古怪的神情……“这么严重的伤，居然……”“御医，她到底怎么了？”受不了御医的喃喃自语，绿云大声地叫道。

“呃……”御医一愣。“喔！她没事了，只不过……”“只不过什么？”“这

个小姑娘怀孕了。”御医笑着说。

怀孕！？绿云当场呆住，瞠目结舌得说不出话来，脑袋顿时一片空白。

“她受了这么严重的鞭伤，居然没有流产！？真是不可思议！”御医啧啧称奇。

“怀孕？她……”绿云神志恍惚道。夏若梅怀了王的子嗣！这天大的消息，王尚不知情……等等！她或许可因此而一步登天，就算不是王妃，起码也是个贵妃，从此以后她便可以摆脱侍女的地位……哦！等她醒来……哈！绿云等不及地想观看她欣喜若狂的表情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韦风惊讶地叫出声。站在蓝蛇宫的大殿上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或者，他简直就是大惊失色，无法接受这项事实。

御医脸色苍白地低着头，心想，夏若梅怀孕应该是一件好事，怎么韦风首相的表情煞是吓人？他不由得胆颤心惊。

“御医，她……真的怀孕了？你有没有弄错？”韦风不相信地再次询问。

“她真的怀孕了！我怎敢欺骗首相你呢？”御医确定地回答，却担心着自己的项上人头。

夏若梅竟然怀孕了，而且还是菲狄雅斯的子嗣，亦就是蛇界的继承人；依他对菲狄雅斯的了解，他肯定王一定会立她为妃，但长老会答应吗？经过白雪事件……他哭笑不得，事情怎会演变成这地步？韦风烦躁地在大殿上踱步，再过两个时辰，菲狄雅斯就会从密室内出来。天啊！他应该告诉他这件事情吗？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就算他不说，终究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。

“韦风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杰斯从大殿外走了进来，一脸的鼻青脸肿。

一看见罪魁祸首，韦风火冒三丈地瞪着他；若非杰斯太过莽撞冲动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，菲狄雅斯更不可能因此而发现自己爱上了夏若梅，而御医亦不会诊断出夏若梅怀有身孕，他也就不用如此烦恼……“喂！我没有得罪你吧！”韦风凶神恶煞的眼眸令他头皮一阵发麻。菲狄雅斯处罚他，他无话可说，因为，他也承认自己的确太冲动，他应该先和菲狄雅斯商量的，如何让长老同意将白雪许配予他，而不是负荆请罪；但韦风……他自问可没有惹到他，没道理他一副咬牙切齿地面对自己，仿佛恨不得抽他的筋、剥他的反似的。“你是没有得罪我，不过……”“不过什么？”“哼！夏若梅怀孕了！恐怕，你的好日子所剩无几了。”韦风冷笑地说。

“你别开玩笑！她伤得那么重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”杰斯嗤之以鼻。他刚刚才从菲狄雅斯的寝宫出来……他是因愧疚感才去探望夏若梅……她仍然尚未清醒，至于怀孕……哈！

“信不信随你！”韦风耸耸肩。这不知死活的家伙，菲狄雅斯若知道夏若梅怀有身孕，恐怕，宁愿得罪长老，也不愿她受处罚……一个想法冲上心头，难道，她身上那般神奇的力量……“就算她怀……天啊！如果她真的怀孕，那不就是王的……”杰斯后知后觉地愣住，突感事态严重。那是菲狄雅斯的子嗣，相当有可能成为蛇界的继承人耶！而母以子贵，她若成了贵妃……更严重的是，她若因为鞭打而流产，那他的罪过岂不是难以弥补，而他又要如何对蛇界的百姓交代？“没错！而且我怀疑……”“怀疑什么？你可不要骗我！”杰斯紧张地冷汗直流。虽然他讨厌夏若梅，但在知晓她怀有菲狄雅斯的孩子后，对她已全面改观了；只因为王从未让任何一位女子珠胎暗结，要

不然，长老也不会强迫王立妃了。

“我怀疑夏若梅怀的是真命天子。”韦风说出自己的疑虑，而广场上的那幕情景又再次浮现眼前。“真命天子！？”韦风点点头。唯有真命天子在母体遭遇到危机时，才会发出自身强大的力量以保护母体，当时的情况，白毅若击出第四鞭，夏若梅必承受不住而魂归西天，那她体内的孩子亦呈难逃一死；偏偏她在紧要关头发出神奇力量，救了自己一命……哦！应该说是真命天子自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吧！

蛇界的真正继承人，居然会在夏若梅的体内孕育！

“菲狄雅斯王知道吗？”杰斯失神地问。“目前还不知道。”“他若知道，肯定会欣喜若狂，最起码，蛇界终于有了正统的继承人，也算对百姓有个交代。那立妃之事……会就此作罢吗？”“立妃依然会如期举行。”“那菲狄雅斯王会选择哪位郡主？”杰斯好奇地问道。

“你想呢？”韦风反问。

“不可能选夏若梅吧！”杰斯开玩笑地猜测，但瞥见韦风古怪的笑容时，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。“她只是个平凡的人类，长老不会答……”他愈说、脸上愈是毫无把握得凝重神色，依菲狄雅斯的个性，相当有可能会立夏若梅为妃，而长老的门第观念……天啊！他实在不敢想象结果将会如何？希望是喜剧收场。

菲狄雅斯静静地坐在寝室内的床缘，凝望着夏若梅沉睡的脸庞，忍不住地伸出手轻轻抚触，那苍白的唇色令他心痛。幸好尚未铸成大错，否则，他将会遗憾终身；不由得，他将视线落在她平坦的小腹上。

他一从密室出来，韦风就告诉了他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，他震惊得无以复加……可能吗？夏若梅竟然怀了他的孩子！？一个小生命此刻正在她体内孕育成长着，他……居然就要做爸爸了！一股莫名的感动宛若万马奔腾般的充塞心头，那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呀！

“嗯……”夏若梅发出呓语，状似不舒服地翻转着身子，却因触及到伤口，剧烈地感觉到痛楚而缓缓张开眼；那是她所熟悉的蓝色纱帐，也就是菲狄雅斯的寝室，她依然被送到他的寝宫。

蓦然，一股灼热的压迫感令她微微地测过头来，讶异地迎上一双柔情似水的绿眸；他温柔的目光，就像一张浓密无边的网牢不可破地围绕着她，使她顿觉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她移开视线，以逃避那慑人的目光。

“你醒了。”菲狄雅斯怜惜地说。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再加上她此刻特殊的身分，加倍提醒他要温柔体贴地待她。

“多谢王的关心！我只是一个身分卑微的侍女，怎敢劳王大驾光临，请恕我伤重无法起身，请王开恩！”夏若梅冷冷地回答。

“好……”菲狄雅斯无奈地盯着夏若梅冷漠的小脸。看来，她还在为自己先前的言语生气着。唉！女人就是女人，记仇的天性始终不变。“之前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，先养好伤要紧。”他不以为忤地说，一心只想先将她的怒气安抚下来。

夏若梅惊讶得张口结舌，好久、好久都说不出话来。她听错了吗？菲狄雅斯居然没有暴跳如雷，或者是冷嘲热讽，她刚刚可是严重地冒犯了他的尊严啊！他是吃错药，还是脑筋短路了呢？“你……”她困惑地瞅着他。

“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吗？”望着她那仿佛看见钟楼怪人似的讶异眼光，

他有点纳闷问道。

“呃……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夏若梅猜测道，并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。

“我好好的，生什么病？”菲狄雅斯不解地问。这小丫头，脑袋里不知又在想些什么？搞得他一头雾水。

“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生病？”夏若梅仍然狐疑地瞅着他。

“当然！你才是病人，快点躺下来好好休息。”菲狄雅斯无奈地欲扶她躺下，这种温柔的举动，更使得她忐忑不安、惶恐至极。

“你一定是生病了，不然，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？”夏若梅惊慌地闪过他扶持的手；他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，令她害怕且无所适从。那个冷漠自大、专横跋扈的菲狄雅斯，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呢？“傻瓜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好好地疼你、宠你，毕竟……”他爱怜的目光停驻在夏若梅的小腹上，凝望了一会，又移回她惊慌的面容上。“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“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除了我背上的伤还没有好之外，我依然还是那个身分卑微的小侍女。”夏若梅莫名其妙地声明。菲狄雅斯的话着实古怪，令她百思不解，就连他的态度以及言行举止，亦透露着诡异的暧昧。

“你现在的身分已经不再是百花宫的侍女了。”“什么？我不是百花宫的侍女？”夏若梅一怔。“难道我成了……奴隶！？”“唉！你在说什么？”菲狄雅斯头痛地注视着她，她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过丰富了吧！

奴隶！？差太多了吧！

“难道不是吗？我做错了事，所以……”“不是，停止你所有的胡思乱想，我说你的身分改了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知道吗？”菲狄雅斯郑重地声明，并沮丧地感到自己竟然爱上了一个傻丫头。

“你……喜欢……我？”夏若梅惊愕地指着自己，这句话宛若一枚超强巨大的核子弹，炸得她脑袋一片空白，久久不能言语。她目瞪口呆地盯着菲狄雅斯，他刚刚说了什么？太恐怖了！她简直无法相信，更不能接受。心脏也无法负荷；夏若梅顿感呼吸困难，张口大力地喘息着。

“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菲狄雅斯望着夏若梅异常的行为和逐渐泛白的脸色，慌张地大叫：“尼克，快叫御医过来！”“等……等等！”夏若梅住他的嘴。“我很好，你才应该给御医治疗，你病得不轻。”“我病得不轻？”菲狄雅斯自问，他完全被夏若梅搞糊涂了；此刻，她才是病人，却坚持他才是病人，难道，白毅把她的脑子给打伤了？“当然！”夏若梅肯定地点头。

“那你倒说说看！我究竟生了什么病？”菲狄雅斯无奈地耸耸肩。

“我看……你应该是神经错乱，说话才会语无伦次，因此，我推断你百分之百脑袋有问题。”夏若梅脸色沉重地指着自己的脑袋……可怜哪！堂堂的一国之君，竟然……“阿达”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菲狄雅斯看到夏若梅滑稽的动作，好笑地猛摇着头。她就是有办法逗他开心，那些名门闺秀，纵使千娇百媚、风华绝代，却引不起他的兴趣，更遑论为之心动；而他，却栽在这个长相平凡的黄毛丫头手上，莫非，是老天在惩罚他！？“你在笑什么？”纳闷于他的笑声，夏若梅不悦地瞪着他。

“我哪里神经错乱、说话语无伦次呢？”停住笑声，菲狄雅斯正经地询问。这有趣的丫头，愈看她愈觉得可爱，天啊！这想必就是人们常说的……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！

“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”“没错！这有什么不对？”菲狄雅斯皱着眉道，

这丫头，非但没有欣喜若狂的表情，甚至还严肃地和他讨论起这个问题，就好像“喜欢她”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略感心情沉重，真是少根筋的丫头！

“当然不对！我受处罚之前，你口口声声地说我只是个身分卑微的侍女，而你却是九五之尊的帝王，我只是你目前的玩伴，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你还记得吧？”夏若梅提醒他。虽然，这些话曾经令自己心痛，不过，她也知道她可不是黛安娜王妃，亦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。“当然！”“你可不要告诉我，只因为我受了鞭伤，你就发现你喜欢上我。”夏若梅以开玩笑的口吻推测道。“没错！的确是如此。”菲狄雅斯点点头。

“别开玩笑！我夏若梅可不是任你戏弄大的！你是不是太无聊，想寻我开心，我可不会上当的，你省省吧！”夏若梅火大地说。他分明是在捉弄她，太可恶了！

“我是很认真的。”菲狄雅斯缓缓地道。这个傻丫头，竟然以为他在开玩笑！

活了这么久，从来未曾向任何女子表明爱意过，想不到才一开口，对方竟然以为他在开玩笑！他不禁有点沮丧。

“认真？”夏若梅这才发觉事情似乎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，一接触到他那坚定的眼神，顿时，她心慌了。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她惊悸地低下头来。冷静呀！夏若梅！菲狄雅斯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你只是他床上的玩伴罢了！这一定是一场梦，虽然，你也有一点喜欢他……“看着我！”菲狄雅斯温柔地抬起夏若梅的下颚，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惊慌失措的眼眸。

一遇上他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眸，夏若梅彷若着迷般，只能傻傻地盯着他。

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夏若梅困难地吞一吞口水。

“我现在像是在开玩笑吗？”“但……但是……不可能的！这一定是一场梦。”夏若梅摇摇头，企图让自己清醒过来。丑小鸭就是丑小鸭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天鹅，况且，乌鸦岂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？她有自知之明。

“这不是梦！傻丫头，你安心养病吧！”菲狄雅斯爱怜地抚摸着夏若梅乌溜溜的秀发，顺势望了一眼她的小腹。只要说服长老，在月底立后之日，他打算迎娶她。长老！？他不禁皱起眉来，一个超级麻烦人物，若没有白雪事件，事情或许不会如此棘手，唉！

“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我长得这么丑，又只是身分低下的侍女……”

“嘘！喜欢就是喜欢，你也想得太多了！”菲狄雅斯打断夏若梅的话。“躺下来休息，等伤好了再说吧！”他轻轻地扶着她躺在床上，难得的是，她竟然没有反抗，还很合作地不发一语。对于她的问话，其实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莫名其妙地，他陷入了爱情的漩涡中，久久无法自拔；这种经历，他也是头一遭，他若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她，那就好了！

夏若梅静静地躺着，顺从地闭上双眼，任由脑海中的思绪千回百转，但愿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，一觉睡醒，也许什么事也未曾发生。

菲狄雅斯轻柔地替她盖上丝被后，不发出一丝声响，转身往寝宫外走去。

第七章

在床上躺了数日，夏若梅终于获得御医恩准，可以下床走动了。这些天，她简直快闷坏了，再加上众人怪异的举止，更令她一头雾水；当然，菲狄雅斯的体贴呵护，或许就是众人对她改变态度的重大原因之一。

到目前为止，她依然无法相信菲狄雅斯会喜欢她，但私心里，她却有着一种莫名的雀跃，她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而不是在作梦……夏若梅换上一件丝质的蓝色长袍，迅速地往寝宫外走去。她必须呼吸一些鲜新的空气，否则，再待在菲狄雅斯的寝宫内，她恐怕会发疯。更难得的是，听说蛇界来了一位贵宾，这贵宾尊贵到达菲狄雅斯都必须出席接待，要不然，她岂能独自一人乐逍遥！？经过数日的相处以来，她发现菲狄雅斯的独占欲相当强烈，强烈到几乎令她喘不过气来，不过，他的浓情蜜意却又令她感到相当满足。喔！原来她也是一个矛盾的人。夏若梅打开房门，寝宫外的尼克猛地转过身。

“嗨！尼克。”夏若梅开心地打招呼。

“小梅……不！若梅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下床？”尼克惊讶地说。

“拜托！叫我小梅就好了，“若梅小姐”！？太别扭了吧！”夏若梅不悦地拍了一下尼克的肩膀，凭他们之前的交情，他还这样喊她，也未免太生疏了吧！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“今非昔比啊！你现在的身份这么特殊，我怎敢对你无礼！”尼克惶恐地说。

夏若梅怀了龙胎，就算不是王后，也是贵妃的资格，叫她“小梅”！？他又不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“有什么特殊？我还是我啊！更何况，我还要向你学习法术呢！”夏若梅不解地说。

“学习法术！？若梅小姐，王的法术在蛇界是无人能出其右，你跟王学就好了、呀！”“他！？不行啦！”夏若梅一怔，跟菲狄雅斯学习法术，那跟本就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，她无法专心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一阵冷冷的话语传了过来，夏若梅和尼克一震……菲狄雅斯不是去大殿接待贵宾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“王。”尼克恭敬地叫道，却换来菲狄雅斯一记冰冷的注视。

“嗯！”冷淡的口气，使得尼克浑身不对劲，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得罪了菲狄雅斯。

“你不是去大殿了吗？”“哼！我才一个没注意，你就偷溜下床，还“打扰”我的贴身侍卫。”菲狄雅斯不悦地说。瞧夏若梅说话的语气，仿佛和尼克极其熟稔；这几天，她均未出寝宫一步，她和尼克……看来，之前就有“关系”存在了。哼！一个他不知情的关系，这令他心里相当不舒服。

“你……我只是和尼克打招呼，毕竟，他是我的朋友呀！”夏若梅不敢置信地叫道，尼克更是紧张地猛点头，他终于了解菲狄雅斯不友善的态度是所为何来；老天！这个天大的误会，他一定要澄清，否则，后果不堪想象。

“朋友？哪一方面的朋友？”菲狄雅斯干脆挑明地问，他绝不容许“戴绿帽子”这档子事在他身上发生。

“就是很纯的朋友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！”夏若梅气急败坏地说完，转身就往百花宫的方向跑去。

“做好你的职责。”菲狄雅斯朝尼克冷冷地抛下一句后，也往夏若梅的方向追去。

尼克百般无奈地在寝宫外站着，他这是招谁惹谁？无缘无故就惨遭王的敌视。

基于自身的安危着想，他决定和夏若梅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，而且还要通知他的好友们，以免惹来无妄之灾。

“站住！”菲狄雅斯轻易地就拉住夏若梅的手，一使劲，她跌入了他的怀里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夏若梅赌气地嘟着嘴，就是不回话。

“不高兴呀！”菲狄雅斯望着她气鼓鼓的脸颊，没来由地柔声问道。

她仍然不发一言。

“你和尼克暧昧的举动让我看见了，竟然还敢摆脸色给我看！”菲狄雅斯火大地拉下脸来；这个不识好歹的丫头，虽然他喜欢她，但亦不可能让她爬到他的头顶上耀武扬威。

“谁和尼克有暧昧的举动？明明是你不分青红皂白，胡乱冤枉人！”“如果你和他没有什么，那为什么他可以教你法术，而我却不行？”菲狄雅斯吃味地说。

“因为……”她为难地看看他，困窘地咬着嘴唇，这种举动使得菲狄雅斯一把无名之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……他们之间，分明有问题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菲狄雅斯脸色阴暗，深沉地问道。

“哎呀！因为你教我的话，人家不能专心嘛！”夏若梅说完之后，害羞地将头埋入他那宽大的胸怀里。

“傻瓜！我自然有方法可以让你专心，更何况，你是应该学点法术以便保护自己，不过，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，并不适合练习法术。”菲狄雅斯亲密地搂住夏若梅；看样子，这小丫头的心已渐渐地倾向他了，先前的怒意也就自然而然地抛到九霄云外去。

“我身体很好啊！”夏若梅抗议道。菲狄雅斯的小心翼翼，令她莫名其妙，仿佛她生染重病似的，更令她一头雾水。奇怪？她不过是受了严重的鞭伤，但在这几日的疗养之下，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，难道，有什么她所不知晓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吗？“不跟你说这些了！快随我去大殿。”菲狄雅斯忽然想起他回寝宫的目的；原本，他是打算派人去传唤的，后来又决定亲自走一趟，把贵宾留给韦风和杰斯招待，实为大大的不妥。“大殿！？”夏若梅一惊。

“没错！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”菲狄雅斯握住夏若梅的手，作势欲往大殿走去。

“不行！”夏若梅甩开菲狄雅斯的手。那么庄严威武的大殿，是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的，也通常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才能入内，更何况，服侍在一旁的都是美艳绝伦的女侍，凭她这平凡的模样，如何有资格站在英俊潇洒的他身旁？一个是耀眼如天上的星辰，而她……平凡如地上的灰尘，他们大不相配了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菲狄雅斯不解地眉头深锁。夏若梅原本明亮的脸，在瞬间竟显得黯淡无光，她这个小脑袋瓜里，不知道又在想些什么？“不行就是不行！我并不适合去大殿，我正要去找绿云姊。”夏若梅低下头，逃避着

菲狄雅斯犀利且睿智的眼光。

“绿云就在大殿上，你正好不用多跑一趟，走吧！”不由分说地，他拉着她就往大殿走去；有了前车之鉴，他可不会再让她挣脱开来。

夏若梅暗自咬牙、悔恨不已，她千算万算，就是没有算到绿云会在大殿上，这下子，她得找什么理由说服菲狄雅斯不让她进入大殿呢？眼看着大殿就在面前，她六神无主兼心慌意乱之际，却未注意到沿路而来的侍女、守卫们，均恭敬地朝她致意。

一走进大殿，那金碧辉煌、庄严肃穆的气氛，更令夏若梅暗惭形秽。在众多美女当中，她更显得平凡、渺小，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了进去，不过，有一点很奇怪的是，大臣们的眼光似乎均投注在她的身上，然后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。这景象，令她困惑不已。

菲狄雅斯带领着夏若梅，在大殿中央的一张铺着兽皮的王椅上坐下，而大臣们的所有举动，他自然是看在眼里；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未对她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因为他希望给她一个惊喜，就等说服长老成功了。在月底的立后之日……这暂时的隐瞒是有必要的，当然，他也下了命令，任谁都不准将消息泄露出去，否则……“若梅，这位就是冥界之王……撒克拉寇尔。”菲狄雅斯指着一位坐在他左边的俊美男子道。

夏若梅顺着他的手势望去。“啊！”她不禁惊叫出声，这张英俊挺拔的脸，居然和陈宇扬的一模一样……英俊却如恶魔般的脸孔，浑身散发出冷漠高傲的气质，使得女人们纷纷臣服在他冷冽又充满魅力的西装裤下。喔！愈冷愈傲的男子，愈使得天下女子为之疯狂！

“怎么了？你认识他吗？”菲狄雅斯疑惑地注视着夏若梅惊诧的表情。

“他长得真像我的朋友。”夏若梅低声道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顿时令她感到心安不少。

“是吗？”撒克拉寇尔反问道。夏若梅的相貌虽然超出他的想象，不过，她那清澈、带有灵性的乌眸，倒是很令他注目；但他还是认为，一个毫无心机、活泼率真的小女孩，竟然能掳获冷血无情的蛇王的心，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我叫夏若梅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夏若梅衷心地。纵使这个冥王冰冷得不带一丝人气，却令夏若梅感到安心，或许是因为他实在长得太像陈宇扬了。来到蛇界也有一个多月了，她的那群好友们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？“冥王，我先前拜托你的事……”菲狄雅斯注视着满脸高深莫测的撒克拉寇尔。求助于人，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，因为那代表着欠他一分人情。往常的他，根本不需要他人的任何帮助，但在短期之内，他必须将夏若梅的体质改正过来，否则，他的骨肉在她体内日益壮大，凡人的她，势必无法承受。但，若非他为了救她而元气大伤，今日又何须拉下身段，反求助于冥王呢？“既然你都开口了，我岂有不答应之理？只不过……夏小姐本人知道吗？”撒克拉寇尔点点头，却将目光投注于夏若梅身上。放弃自身本体，转换于蛇族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；不过话说回来，人类的肉身是无法持久的，而她若真要和菲狄雅斯长相厮守的话，自然而然就得成为蛇界的一份子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夏若梅好奇地问。身为当事人，她却对两人之间的谈话一无所知，菲狄雅斯到底对她隐藏了何种秘密？他是表明喜欢她，除此之外，她对他的一切却还是一知半解。

“蛇王，这种事必须要本人心甘情愿，你应该相当清楚，但看情形，她似乎毫不知情。”撒克拉寇尔端详着夏若梅的表情道。

“不错！不过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告诉她的。”菲狄雅斯微微一笑，亲密地搂了夏若梅一下，这举动立刻引起众人的注目，她顿觉红霞满天；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竟和她这样搂搂抱抱，多丢人哪！

“菲狄雅斯王，长老求见。”一名侍卫从大殿外走了进来，低着头恭敬地道。

“长老！？”菲狄雅斯蹙眉道：“韦风，请送若梅回寝宫。”他朝站在一旁的韦风低声吩咐道；事情尚未成功，他不愿意长老和夏若梅再度接触。

“是！若梅小姐，请随我来吧！”韦风自是明白菲狄雅斯的用意。

夏若梅正愁不知如何脱身，而长老的到来，无疑是解除了她的窘境，她迅速地站起身来，没有任何意见地跟随在韦风身后。一离开大殿，她忍不住松了一口气。

“若梅小姐似乎不喜欢待在大殿。”韦风猜测地问。

“当然！”夏若梅理所当然地回答他。她一向不喜欢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，更何况，与非狄雅斯站在一起，她就愈发显得渺小，宛若红花身边的绿叶一般平凡；还有就是大臣们品头论足般的眼光，益发令她惶恐不安。

“哦！那你得试着习惯。”韦风同情地说。

“不会吧！我又不是朝中大臣。”夏若梅好笑地说。韦风他吃错药了吗？一向冷漠寡言的他，竟然会与她交谈，真是令她吃惊！特别是他说话也莫名其妙的，使她摸不着头绪，真是一个奇怪的人！

“以后你就明白了。不知道你对冥王的感觉如何？”韦风微微一笑；菲狄雅斯要给夏若梅的惊喜，他可不能泄露。

“冥王！？是冥界之王吗？真奇怪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，就连他的名字也很难念呢！”“冥王的名字是很拗口，不过，他有一个外号，你应该会比较熟悉。”“外号？”“嗯！他的外号叫做……撒旦。”“撒旦！？”夏若梅一呆……撒旦！这个名称她当然熟悉，不过，这是恶魔的代称。

等等！冥界？唯有死亡之地才称之为……“冥”，难道……太荒谬了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，她岂不是到了另一个空间？“好奇怪的外号，这么吓人！”

“会吗？在这六大界之中，除了天界占首位之外，就以冥王和咱们的王最具盛名，而“撒旦”……是对冥王最高的尊称。”“等等！你说六大界？别开玩笑！我只听过五大洲和几大强国，从没听过什么六大界，你说话怎么语无伦次的？”夏若梅一头雾水，又惶恐不安地说。一件重大的真相仿佛正要揭晓似的，她害怕极了，她害怕这件事情的真相会令她无法接受。

冥界之王是撒旦，蛇界之王……她脑袋顿时“轰”的一响，蛇……蛇……蛇王……菲狄雅斯！？她猛地刷白了脸。

一幕幕的影像从她眼前闪过，人头蛇身的男子也不断地浮现眼前，一阵头晕目眩，使她颓然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那苍白的脸色，吓坏了站立一旁的韦风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担忧地欲扶起夏若梅；她若有任何闪失，他该如何向菲狄雅斯交代。

“伟大的蛇神菲狄雅斯王……”大法师贡奉祭品时的赞辞，顿时在夏若梅耳旁回响着。

“蛇神菲狄雅斯……”老天啊！难怪她觉得“菲狄雅斯”这个名字似曾

相识，仿佛在何处听说过，原来，竟然是在自己被当作贡品的祭典中……她不禁苦笑地抬起头来。

太荒谬了！难道她真的被那杀千刀的大法师给送进了另一个空间吗？不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，居然会发生在她的身上！

“来人，快叫御医来！”韦风赶紧朝一位守卫发号施令，夏若梅的情况相当不对劲，在他不经意的暗示之下，他知道她一定是发现了某些事情的真相，恐怕这认知对她的冲击太大，以至于造成她宛若失心的模样。上帝保佑他！菲狄雅斯若知道原委，只怕不把他给生吞活剥了才怪！

“我……我没事！”夏若梅虚弱无力地阻止。

“你确定吗？或许，我该请王过来一趟。”韦风依然不放心地盯着她。

“不！不！别叫他。”夏若梅惊慌地叫道；在她还未理好思绪，她无法面对菲狄雅斯。“你……”“韦风首相，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夏若梅冷静地注视着韦风。或许，事情并不是她所想象的，而目前能为她解答的，也就只有韦风了；毕竟，他是蛇界的首相，是权力与地位仅次于王的人。“当然可以！”“蛇界的人都是蛇吗？”她恐惧地问道。但愿韦风会推翻她的推论，她期盼地望着他，更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她未曾听过的国家，一个没有任何现代科技，却拥有神奇法力的地方。

“是的！”韦风点点头。尽管这项事实会伤害到她，但他却无法说谎，因为，倘若她要继续留在蛇界，与非狄雅斯生活在一起，她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而且亦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。更何况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即使菲狄雅斯怪罪于他，他也问心无愧，总有一天，她仍然会知道事情的真相。

一句话粉碎了夏若梅所有的希望，她……她竟然会爱上一个不是人类的人，但……她仍然喜欢他。老天保佑她！人蛇恋是不正确的，但她该如何是好？“怎么回事？”菲狄雅斯匆匆忙忙地从大殿内奔了出来，他才一个没注意，夏若梅就又有事了！当侍卫慌慌张张地冲进大殿禀告，吓得他立刻冲了出来，丢下满朝的文武大臣与长老，甚至连冥王，也被他抛在脑后。

夏若梅失魂落魄的模样，立刻攫住了他所有的心思，他一把抱起她，微皱眉地看着站立在一旁的韦风。

“王，若梅小姐只是发现了她是人界的凡人。”韦风据实以告，欲换来菲狄雅斯冷冽的目光，那目光足以让普通之人不寒而栗。

“是谁多嘴？”韦风沉默不语。虽然，夏若梅是自己发现的，但若没有他刻意的暗示，目前的她尚还不自知，因此，他多少要负一点责任。

“是我自己发现的。”夏若梅突然开口。

“你！？也好，反正你早晚都要知道。”菲狄雅斯道，并示意韦风回避。韦风欠一欠身，便往大殿走去；这个时候，他们最好都不要插手，当然更不需要在场。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“告诉你又如何？”“最起码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送我回去。”夏若梅生气地大叫，也唯有这样，她才不会爱上他。

“回去！？是你自己掉入蛇界的，更何况，你从来未曾向我要求过，我又怎么知道你想回到人界去。”“那是因为……我以为你们和我一样都是人类呀！”“我们和人类并无两样，却比人类还要长寿！凡人的躯壳会随时间而日益老化，最长的也不过一百多岁，躯壳终会腐烂，待在蛇界有什么不好？每经过一次蜕变，我们就会更年轻、更强壮。”“但我们仍然不一样！”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“送我回人界！”“不行！我喜欢你，我不准你回去。”菲狄雅斯冷

冷地说。

“我们这样是不对的！”“有何不对？难道你不喜欢我？”菲狄雅斯问道。夏若梅这么坚持地要返回人界，莫非……不可能！他自认长得是英俊潇洒、富有多金，又是一界之王，她没道理不喜欢他！“不是这个问题。”夏若梅道。事实上，她至今仍然无法将菲狄雅斯与蛇划上等号，他的样子完全和人一模一样，而最重要的一点是……她爱他！但，诚如他所言，人类的生命有限，就算她留在蛇界，亦无法和他长相左右，只是徒增她的痛苦罢了！

“既然你喜欢我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”没有听到自己不想要的答案，菲狄雅斯这才安下心来；现在的他，连让夏若梅离开身旁一会儿，他都受不了了！更何况，是送她回到人界。

“就像你说的，我只是平凡的人类，我会老、会死，那我留在蛇界又有什么用？”夏若梅颓丧地说。

“傻瓜！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以为冥王会无缘无故到蛇界来吗？我邀请他来，自然是有我的目的。”菲狄雅斯爱怜地抚摸着夏若梅的秀发，原来，她是在烦恼这件事。

“目的？”“嗯！就是请他助我一臂之力，将你的体质转变过来。”“什么！”夏若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定是她听错了，他要将她的体质转变过来？太荒谬了！难道，他真想将她变成一条蛇吗？“你是说，你要将我变成一条蛇？”她不确定地疑问着。

“嗯！”菲狄雅斯愉悦地点点头，真高兴她一点就通。

“别开玩笑，这怎么可能！”夏若梅不相信地说。这种超乎常理的事，竟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在她身上……首先，她得接受爱上一个蛇王的事实，现在，她竟然还得成为一条蛇，有没有搞错呀！她放弃人的尊严，成为一条在地上爬行的冷血动物……蛇！？而可悲的是，在这个空间里，人类反而是低等生物，地位与奴隶相等，这太悲哀了！

“放心！若非我损耗了太多的元神，今天也不用请冥王帮忙。”菲狄雅斯完全误解了夏若梅的意思，他单纯地认为，这小妮子想必是担心她不能成为蛇界的一份子，等他伤好得差不多了，他自然会让她明白他的法力究竟有多高强！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欲言又止。看菲狄雅斯志得意满的表情，夏若梅心底的话硬是说不出口；她是爱他的，但要她成为一条蛇……太奇怪了！她该如何是好？毫无怨尤地与他长相厮守吗？但若有朝一日，他不再爱她了呢？那时候，她又该怎么办？“别再担心了！”看着夏若梅犹豫的神情，菲狄雅斯不禁摇摇头。这个傻丫头恐怕还不相信他的话，不过……他微微一笑，事实可以证明一切，任凭他说干了嘴，没有拿出一点具体的行动，她还搞不好仍存有离去之意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仍然说不出口。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最后，她叹口气地问道。

“傻瓜！这还用问吗？”菲狄雅斯实在搞不懂夏若梅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！在她应该是欣喜若狂的时候，她居然问他爱不爱她？是女孩子都是这样，还是人类才会这样？“可是……”“菲狄雅斯王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杰斯急急忙忙地从大殿跑了过来，他那焦急的表情令菲狄雅斯放开怀中的夏若梅。

“杰斯，何事如此惊慌？”他微蹙眉，不悦地问道。

“派去魔界的密探传回消息，魔王将在三日后，连同蛮荒界举兵侵犯蛇界。”“哼！不自量力的家伙，以为集合那乌合之众，就妄想能消灭我蛇界！”菲狄雅斯冷声道。“杰斯！”“臣在！”“马上召集兵马，后天攻打魔界。”菲狄雅斯迅速下达命令。

“是！”杰斯接获命令，一刻亦不敢停留地往大殿外的广场奔去。

“来人！送若梅小姐回我的寝宫，若有任何闪失，唯你是问。”菲狄雅斯冷冷地唤来一名守卫，此刻的他得前往大殿与大臣们研讨攻打魔界的必胜战术，自然无法分心照顾夏若梅。

“菲狄雅斯，魔界的士兵很厉害吗？”夏若梅担忧地问道。战争！？多令人憎恶的字眼！而战争所附带的死亡，更加使她心慌。

“若梅，这你不用担心！魔王的士兵根本不足为惧，你只要在这里安心地等我凯旋回来。”菲狄雅斯自信满满地说；他倒想看看魔王要如何对付蛇界训练有素的精兵！多年以来，各界虽相安无事，菲狄雅斯却依然毫不懈怠地训练着士兵，目的就是要防止一些企图侵略蛇界的野心人士，也因此他才一再坚持中立的信念，没想到，魔王仍然把箭头指向了他。

“那你可以派杰斯出战，何必冒险！人家担心……”夏若梅无法相信这种自私的话竟然出自她的嘴里。菲狄雅斯身为一界之君，焉有不御驾亲征的道理，而她居然建议他做出这种懦弱胆小之事，她羞愧得咬住嘴唇，担心一旦她脱口而出不经大脑思考的言语，会惹来菲狄雅斯的不悦。

“若梅，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，不过，区区一个魔王，我尚未放在眼里。倒是你……改变你的体质之事，得延到我打完仗回来。”菲狄雅斯无奈地说。

“我没关系！”夏若梅赶紧声明。虽然，她不希望两界交战，却欣喜于因为这件事，令她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。

“跟守卫去吧！别让我再为你担心。”菲狄雅斯语重心长地说。

夏若梅点点头，安分守己地跟着守卫住寝宫的方向走去。一到达寝宫，尼克迅速打开门，无言地站立一旁；他可不想再受无妄之灾，先前之事，他仍心悸犹存。

“尼克。”夏若梅看到尼克古怪的模样，忍不住叫道，敢情她已忘了早上之事。

“若梅小姐。”他恭恭敬敬地道，并且远离夏若梅有三步之远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夏若梅不解地盯着他；才一会儿的工夫，她在他面前怎仿佛患了瘟疫似的。

“只要若梅小姐离小的三步之远，小的将感激不尽。”尼克战战兢兢地据实以答。

“你吃错药了！？”夏若梅疑惑地挑高了眉。“算了！待会儿菲狄雅斯王若在我之前回来，麻烦你告诉他，我去找白雪郡主。”语毕，她人便往百花宫走去，再也懒得和他计较了。“等等！”尼克大叫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夏若梅停下身子，莫名其妙地望着尼克，暗忖，她是否该请御医为他好好仔细地诊察一番。

“没有长老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进入雪月小筑。”“长老！？”“是的！白雪郡主暂时被幽禁在雪月小筑，等到王立后之后，她才会被送回白族。”尼克同情地说。

“天啊！这根本不关白雪的事……”夏若梅一怔。白雪完全是被她所害，

她不能让白雪被押回去，她得想个法子救救白雪，要不然，她会良心不安的。“尼克，菲狄雅斯王知道这件事吗？”夏若梅唯一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菲狄雅斯身上。

“王当然知道，不过，他却无法干预。”尼克叹口气道。

“他是一界之王，为什么无法干预？”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！这是白族的事情，菲狄雅斯王根本不能插手。”“这……难道，都没有人可以救她了吗？”

“只有长老，不过，希望相当渺茫。”亲手将白雪郡主关闭起来的人，可能会将她释放吗？这机会当然等于零，夏若梅烦躁得不知该如何是好？“小梅。”一听见熟悉的声音，夏若梅转头一看……是绿云。

“绿云姊。”她开心地叫道。

“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绿云关心地问道。

“没有啦！我是在担心白雪郡主……”“你别担心了！白雪郡主没事的，只不过是长被幽禁起来。”“绿云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因为白雪郡主的膳食都是由我送去的，知道了吧！倒是你……身子得好生照顾，快进去休息吧！”绿云催促道。适才在大殿之上，菲狄雅斯特别吩咐她要全心照顾夏若梅；唯有绿云在她身旁盯着，他也才能放心地和大臣们商议军情。一方面，他也是怕夏若梅会偷偷逃走，在她还没有成为蛇界的一份子之前，他打算派人监视她。

“我背上的鞭伤已经好了，绿云姊，你就别操心我了。”夏若梅道，并顺从地跟着绿云进入寝宫之内。

“你呀……”绿云无奈地摇摇头，却无法多说什么，因为，她也知道菲狄雅斯要给夏若梅一个惊喜。

“绿云姊，晚上我代替你送膳食给白雪郡主好吗？”“不行！”“为什么？”她一脸的失望。

“雪月小筑外面有白族的勇士守卫着，你根本进不去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别再可是了！小梅，你可以写张字条，我帮你送到白雪郡主的手上。”不忍看她如此失望，绿云提议道。“唉！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夏若梅无奈地拿起纸笔，写下她想跟白雪说的话。就暂时先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再寻找解决之道吧！离立后之日尚有十馀日，她一定可以想出一个好方法来营救白雪的。唉！

可怜的白雪啊！都是因为她，才会令她丧失了立后的资格。

唉！菲狄雅斯又会选择哪位郡主为王后呢？千万不要是红莲郡主才好！她若当上王后，大家恐怕都没有好日子可过了，尤其是她！菲狄雅斯纵使喜欢她，也不可能立她为后，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；而且，她也没那个胸襟任他三妻四妾……她必须离开这里，在救出白雪之后……

第八章

深夜，一抹人影悄悄地从菲狄雅斯寝宫内的窗户里溜了出来，不消说，这人影就是夏若梅了。

可怜的她，前门被尼克和梅恩封锁了，他们奉了王的命令，不准她出寝宫一步，要她好好休息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简直就像关犯人似的严密地

保护，令她大吃不消。

绿云去送信到现在都没有回音，焦虑不安的她，决定亲自去雪月小筑一探究竟；可恨的是，前门脱不了身，她只得从窗户逃了。并非她喜欢爬窗，只是碍于情势罢了！

趁着菲狄雅斯在大殿宴客，宫内的侍卫也大都在大殿守护着，因为，女眷是不宜出席的，夏若梅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过，她乐得轻松，眼下她烦恼的是该如何躲过尼克和梅恩的视线，好让她进入百花宫呢？她蹑手蹑脚地向前门靠近，隐隐约约听到尼克和梅恩的对话。

“梅恩，汤尼和罗克怎么还没来交班？”尼克火大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他们去一睹彩虹姑娘的风采了。”梅恩道。稍前，两人曾来和他打个商量，反正他也不是很想去大殿，就答应了他们。

“云雨园的彩虹姑娘！？”尼克有点惊讶。“她……真的来了？”“嗯！”梅恩点点头。“难道，王今天要宠幸她……”“别胡说！可别让小梅听到。”梅恩斥责道，担心地望了寝宫一眼。

“我差点忘了。”尼克压低声音。

“不过，王传唤彩虹前来，不知有何用意？”梅恩疑惑地说。

“梅恩，彩虹每次来宫里，都是服侍王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。”尼克叹口气道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“傻瓜，若梅现在有孕在身，王自然不方便找她，更何况，彩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服侍王的需要，可惜她肚子不争气，要不然，早就成了贵妃。”尼克道，有点为彩虹惋惜。彩虹美艳绝伦、温柔大方、又善解人意，无奈出身青楼，否则，菲狄雅斯早就立她为后了。

“说的也是！可惜她出身青楼，若是名门闺秀，王恐怕早就立她为后了呢！”

唉！红颜薄命！小梅的命可真好，怀了王的骨肉，她很有希望立后呢！”梅恩道。

听到这里，夏若梅如遭电极般的呆立在一旁；尼克和梅恩在说些什么？有孕在身？王的骨肉？天啊！难道她怀孕了吗？而且，还是怀了菲狄雅斯的孩子！

她颓然无力地瘫坐在地上……怀孕！？她怀孕了？她无法置信地凝望着自己仍然平坦的小腹，此刻，她的肚子里有一个小生命，可能吗？她立即联想起众人异于往常的举止，甚至……一个奇异的想法涌上心头。

原来，菲狄雅斯在她受了鞭伤之后，一反常态的言行，全是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，那么，他对她表白的爱意，完全也是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吗？不！她痛苦地摇摇头。那柔情似水的眼眸、温柔体贴的举止，在在都是这么的真实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与勉强，他应该是爱她的……“别忘了，你只是一个身分卑微的侍女！”那句冷漠又嘲讽的言语，顿时在她脑海盘旋不去；这句话，确确实实是出自菲狄雅斯的口中，那时的他完全不在意她的任何感受，因此，他是不可能喜欢上她的！

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，一个长相平凡、身分又低下的侍女，如何能获得王的青睐？而她……居然傻得相信他的话，殊不知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肚子太争气了，怀了王的骨肉……他不是真心喜欢她的，他喜欢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多么悲哀的事实啊！

夏若梅缓缓地站起身来，轻轻地擦掉眼泪，心想：傻瓜！哭什么？你

该有自知之明的！一开始，你不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吗？他向你告白时，你不是认为他发疯了吗？原来他没疯，还相当正常，是你被他有目的的告白冲昏了头，蒙蔽了你的双眼。现实就是现实呀！丑小鸭竟然是因为怀孕了才变成高高在上的天鹅，夏若梅啊！你好悲哀。

不！或许菲狄雅斯是真的爱她呢！并不是因为她怀孕……她真的觉得他的那些浓情蜜意并不是刻意伪装出来的……或许，她应该去询问菲狄雅斯，可是，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她怀孕才喜欢她的呢？她能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吗？不！她怕她会承受不了这件残酷的事实，她害怕……她真的害怕……无边的恐惧攫获住了她惶无助的心……“若梅小姐。”一句恭敬地叫唤称谓，唤回了夏若梅失神的魂魄，她茫然地抬起头，注视着眼前守卫大殿的士兵。天啊！她竟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走到了大殿附近。

“若梅小姐。”士兵古怪地盯着夏若梅看。她的脸色稍嫌苍白了一点，举止也似乎有点怪异，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似的，她耳聋了吗？还是不屑与他打招呼？“啊！你……叫我吗？”她勉强地挤出了笑容。

“若梅小姐，你……还好吧？需不需要我禀报王？”察觉到夏若梅反常的言行举止，士兵好心地说。

“不！不用了！我只是出来透透气，不用惊动他。”她急切地拒绝，她那副惊慌失措的模样，更令士兵感到困惑；分明是受到了某种的惊吓，问题是……谁有天大的胆子敢惊吓她？肯定那个人活得不耐烦了。

“喔！若梅小姐，你的侍卫呢？”士兵突然发觉到情况不对，王早已下令，夏若梅不论人在何处，一定要有侍卫跟随着，为何不见王的贴身侍卫呢？他狐疑地东张西望。

“我派他们在暗处保护我，没事的！我要回去了。”夏若梅赶紧解释道。开玩笑！

她是偷跑出来的，若非如此，她又怎会听到那件惊天动地的大秘密。

大殿内嬉笑喧哗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夏若梅不由自主地往敞开的窗户望去，舞娘在大殿中央翩翩起舞，一股冲动令她忍不住走到了窗户旁，极力注视着大殿的中央；遗憾的是她所处的位置，是在大殿的角落，只能看见菲狄雅斯的背部，而无法窥视其面貌，在他身旁服侍的女子，隐隐约约看得见她半边的容颜，而这半边的容颜却足以压倒群芳、艳冠群伦……那是一位超级绝世大美女，她正是她曾经在云雨园见过的彩虹姑娘。

“若梅小姐。”士兵不安地叫道，他仍然不放心地紧跟在夏若梅身旁，若让王知道她正在此处偷窥着大殿内欢乐的景象……他实在不敢想象王会有何种反应？尤其是王的爱奴……彩虹姑娘也在大殿之上，不消说，她一定是在王的身旁……如果夏若梅小姐的醋劲一发，那场面……“嘘……我只是看一下，你不用担心！”夏若梅示意士兵噤声，目前她的心情相当矛盾。观看情敌，她心底居然没有一点勃然大怒的感觉，反而是一种强烈的自卑感……彩虹不愧是云雨园的花魁，她和菲狄雅斯站在一起，根本就是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、天作之合，只可惜……她是青楼女子，身分和夏若梅差不多，而她……蓦然，菲狄雅斯微侧过头，彩虹的脸覆盖其上，夏若梅不禁一呆，天啊！他们两人居然当众接吻！是非狄雅斯主动，还是彩虹主动？事实似乎相当明显，彩虹是个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会往众目睽睽之下采取主动？尼克和梅恩的对话顿时浮上心头，她猛地抬起头，缓缓地朝士兵挥挥手，往菲狄雅斯的寝宫走去。只可惜她没有继续看下去，否则，当菲狄雅斯推开彩虹的那一幕，或许

会改变她的想法。

夏若梅悄悄地踱回了菲狄雅斯寝宫的后方，望着那个窗户，她不禁感慨万千；当初，她若不是为了逃命而躲进他的寝宫内，或许她就不会跌入爱情的漩涡当中，今天她也不用因发现残酷的事实而如此心碎。

在夏若梅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中之时，同时菲狄雅斯的寝宫前已掀起了轩然大波；绿云一捎回白雪郡主的回信，匆匆地又赶回了王的寝宫，赫然不见夏若梅的踪影。

“尼克、梅恩，若梅人呢？”绿云火速冲到门边，焦急地问道。

“她不是在房里吗？”梅恩莫名其妙地反问，夏若梅并未踏出大门一步呀！

“房里没人哪！”“别开玩笑！”尼克不以为意地道；夏若梅那三脚猫的魔术，如何能躲避得过他们两人的法眼？更何况，他们未曾离开这里一步。

“谁跟你们开玩笑？房里真的没人！”绿云无奈地说着，指指空无一人的寝宫。

“老天！”两人奔进屋内，惊呼出声。人……人呢？搜遍寝宫内各个角落，均杳无人影，两人简直震惊得呆在原地。老天啊！夏若梅人呢？“糟了！她会不会从窗户溜走了？”望着敞开的窗户，绿云猜测地说。

“天啊！她会不会被刺客绑走了？”尼克害怕地想着，夏若梅没有必要偷溜出去呀！

“别胡说了！刺客闯进来，我们不可能没有发现，一定是溜去大殿了。”梅恩道。

“不可能！若梅正在等我的消息，她怎么可能会溜去大殿？哦！她会不会跑去雪月小筑？”绿云否定梅恩的猜测，她猜，八成是夏若梅按捺不住，私自闯进百花宫；一思及此，她迅速往百花宫跑去。

“哦！若梅失踪……什么？失踪！”汤尼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可“若梅失踪”……这消息令汤尼和罗克不禁吓得脸色发白。这个时段是他们两人守卫的，却因为想一睹彩虹的芳容，而央请尼克和梅恩代站，而现在，夏若梅居然失踪了！适才大殿的情景……“你们是怎么守卫的？若梅怎么会不见了？不要开玩笑呀！”“谁有心情开玩笑？”尼克哭丧着脸，满脸绝望地说；唉！要是让菲狄雅斯发现夏若梅失踪了，恐怕他们会看不见明日的朝阳喽！

“好了！我们快分头去找，记住！千万不要惊动大殿的弟兄们，希望能在王回寝宫以前找到若梅。”一直保持沉默的罗克开口道。

“对！说不定王今晚不会回寝宫了，他不是传唤彩虹姑娘了吗？”尼克突然想到，王今晚若宠幸彩虹，那他们就有充裕的时间寻回夏若梅了。

“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！王在大殿上当场拒绝了彩虹小姐的投怀送抱。”

“天啊！那我们不就死定了！？”尼克抱头大叫。

“宴会尚有一个多时辰才会结束，别浪费时间了！汤尼，你在这留守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若梅不在寝宫内；我们赶快分头去找，一定要在宴会结束之前找到若梅。”罗克冷静地指挥道，当下三人立刻分头寻找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三人又垂头丧气地走回寝宫，他们在尽量不引起大殿守卫的注意之下无功而返。

“糟了！这次死定了！小梅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”尼克自言自语，他们搜遍了其余的五官，却依然没有夏若梅的踪影，只剩大殿……“我看……我

们还是禀告王吧！”罗克思考了一下，建议地说。

“你疯了！？王会把我们给杀了。”尼克不敢置信地说。

“王若回宫发现若梅不在，我们一样会死。若梅如果只是单纯的偷溜，那还没有关系，如果她是被抓走的，事情可就麻烦了！她怀的可是蛇界未来的继承人啊！”

稍有不慎，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！王的法力高超，一定可以找回若梅的。”罗克缓缓道。

“我赞成罗克的意见。尼克，我们死不足惜，蛇界的子民莫不期待着新王的诞生，我们应该尽速赶到大殿向王请罪。”梅恩点点头；夏若梅的命，比他们的可珍贵了几百万倍呀！“嗯！”“尼克、梅恩，若梅回来了吗？”绿云边跑边问道。她寻遍了百花宫，甚至使出千方百计二度进入雪月小筑，还是没有看见夏若梅的影子，只得匆匆赶回王的寝宫，却依然看到他们凝重的表情。

“没有！我们打算上大殿负荆请罪。”“这……那我也去吧！”“快走吧！事不宜迟。”他们一行人匆匆赶往大殿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咆哮声足以响彻云霄，大殿内原本热闹喧哗的景象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舞娘们也迅速退到一旁，大臣们个个神色凝重。

“若梅小姐失踪了。”罗克冷静地回答。

“若梅失踪？笨蛋！你们是怎么守卫的？”菲狄雅斯怒不可遏地站起身，右手大力一挥，跪在大殿中央的四人顿时跌飞了出去，口吐鲜血。

“王！”眼明手快的韦风和护将心切的杰斯，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菲狄雅斯的左右手，这雷霆万钧的第二波攻击，四人焉有命在！

“别拦住我！”菲狄雅斯怒气冲天地挣扎道。

“王，你冷静一点！现在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，还不如想办法找回若梅小姐要紧！”韦风冷静地提醒他。

“是呀！若梅小姐若是落入坏人的手里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。”大臣们议论纷纷，他们盼了数千年的王位继承人，岂能惨遭不测？菲狄雅斯神色凝重地坐回王椅上，夏若梅真的是被坏人抓去了吗？还是偷偷地溜走了……不！她绝不会偷溜走的。他来大殿之前，那傻丫头的心情还满愉快的，完全没有逃跑的迹象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被刺客抓走了。但在六界当中，能够破了他所设下的结界之人又是屈指可数，目前也只有魔王与他对立，那夏若梅……

“王……”彩虹欲言又止。菲狄雅斯此刻阴晴不定的表情和先前冷漠的态度，令她担忧害怕，她感觉得出来，王的心已不再眷恋于她，也许也不再眷恋于任何女子了。

“杰斯，送彩虹姑娘回云雨园。”菲狄雅斯道，望向主宾席的冥王。

“菲狄雅斯，多谢你今日的盛情款待！今日路途劳累，我想下去歇息了。”撒克拉寇尔缓缓地站起身道；蛇界发生这种大事，谁还有心情玩乐呢？“韦风，送冥王到昭日宫休息。”菲狄雅斯命令道；一下子，大殿上只剩下他和大臣们了。

“王，有一名士兵报告，在一个时辰前有见到若梅小姐。”站在大殿门口的士兵长急忙着冲进大殿禀告；夏若梅失踪的消息一泄露出去，一名大殿士兵赶紧向他报告。

“哦！快传他进来。”正在思考之际，菲狄雅斯心中一喜，他正打算使用

法力查寻夏若梅的踪迹。

“是！”士兵长连忙示意一名站在大殿前等候的士兵入殿来。

“王！”士兵恭恭敬敬地跪在大殿中央，这可是他首次进入庄严肃穆的大殿，一时之间顿觉冷汗直流，若有个闪失，自己……“起来吧！你在哪里看见过若梅？”菲狄雅斯心急如焚地道，此刻，他急于要知道夏若梅的处境和安危。

“王，属下是在大殿外看见若梅小姐的。”士兵战战兢兢地回答。

“大殿外！？”“是的！属下见她独自一人神色怪异，本想护送她回寝宫，可是……”士兵犹豫着是否要将夏若梅“偷窥”的举止给供出来。

“大胆！有话还不直说！”菲狄雅斯一瞧见士兵吞吞吐吐的样子，立刻火冒三丈地吼道。

“请王原谅！”士兵吓得连忙跪了下去。“是若梅小姐在大殿外，她……她隔着窗户看了大殿内一会，就急急忙忙往寝宫方向跑去。”他结结巴巴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。

“你说她在大殿外观看宴会的情景？”菲狄雅斯不解地问；照士兵的说辞，与他所猜测的实在是有天壤之别，夏若梅根本就是在……偷窥，问题是……大殿内的宴会除了主宾不同之外，和平常并无两样呀！

“是的！”士兵拼命地点头。

“王，听说有若梅小姐的下落了。”韦风任务达成之后，匆匆赶回大殿。

“嗯！不过说辞相当令人费解。”菲狄雅斯蹙着眉道。

“哦！有何不解之处？”“他说若梅观看大殿宴会的情形之后，就急急忙忙往地寝宫方向跑去，而且神色怪异。”菲狄雅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韦风略微思索了下，附在菲狄雅斯耳边，轻声地说道：“王，看来若梅小姐是吃醋了。”“吃醋？”菲狄雅斯一愣。“她为何吃醋？”“王，你忘了今日陪侍的彩虹姑娘吗？”韦风不禁摇摇头。彩虹在宴会上，为了要挽回菲狄雅斯的心而使出浑身解数，那些亲密的举止，八成是被夏若梅给偷看到，那她的失踪，恐怕是……心碎了。

“彩虹？”菲狄雅斯一怔。该死！他竟然都忘记了彩虹的存在，莫非……是夏若梅误会他与彩虹……唉！在偷窥的情况之下，的确很容易误会，他得赶紧找到她，然后跟她解释，谁知道她那小脑袋瓜里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或许一气之下，她又会再度萌生返回人界的意念……不行！他必须立刻找到她。

“王，蓝蛇宫戒备森严，若梅小姐会跑到哪里去呢？”韦风担心地说。照理说，夏若梅是出不了宫的，但在尼克他们严密地搜寻之下，却也不见她的踪影。

“难道……”菲狄雅斯猛然想起，“士兵，你说若梅往寝宫的方向跑去是不是？”他急切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！”士兵猛点头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大殿。

菲狄雅斯陷入沉思当中……夏若梅往寝宫的方向跑去……啊！他与她的正式接触，是从她破窗而入开始，难道……他迅速站起身，一个箭步，人已消失在大殿中。“王……”韦风一怔。

大臣们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莫不议论纷纷，一时之间，大殿又再度喧哗了起来。

菲狄雅斯轻轻靠近寝宫后方的窗户旁，一个蜷缩在窗户下方的娇小人

影，立刻吸引住他的视线；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人影身旁，轻柔地抱起她。这个傻丫头，居然睡着了！

望着她脸上尚未干涸的泪痕，菲狄雅斯心疼极了。

夏若梅感觉到身体的摇，缓缓地睁开双垂眼。

“啊！”她不由得惊呼出声，连忙地挣扎着；菲狄雅斯怎会出现在这里？他现在应该还在大殿和那位美如天仙的彩虹姑娘在一起才对呀！

“你醒了？在后院睡觉可是会着凉的！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我可是心疼死了。”菲狄雅斯无视于夏若梅的挣扎，爱怜地搂着她进入寝宫之内。

“你别假惺惺了，放开我！”夏若梅使出全身吃你的力气，依然挣脱不出他的怀抱。

“假惺惺？谁惹你不开心了？”菲狄雅斯无奈地摇摇头，看来，夏若梅十分地不高兴。唉！打翻醋桶的女人，他可得小心应付才是。

“哼！你别再装了，去陪你那位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的彩虹姑娘吧！”夏若梅冷冷地转过脸，不想看见那张虚情假意、令她又爱又恨的脸。

“彩虹……她不过是陪侍的侍女，你提她做什么？”菲狄雅斯毫不在乎地说；果然，这丫头真的是为了彩虹在和他闹别扭。

“你别再骗我了！”夏若梅更加地火大，她可是亲眼目睹。

“我何必骗你？我与彩虹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你才是我现在最心爱的宝贝。”菲狄雅斯柔声道。

“骗人！骗人！”夏若梅疯狂地大叫，若不是听到事情的真相，她一定会被他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。哼！“心爱的宝贝”！？他分明是指她腹中的孩子。

“梅儿……”讶异于夏若梅歇斯底里的举止，一股不祥的念头徒然攫住他的心窝，事情似乎没有他想象得那般单纯，而导火线也不只彩虹一条。

“你放开我！我要回人界。”“不行！我不让你回去，你是我的，永远都不准离开我的身边，我爱你呀！傻丫头。”菲狄雅斯更加搂紧夏若梅；这丫头自从知道了他是蛇之后，三番两次想离开蛇界，他害怕夏若梅并未像他爱她那样深。

“你骗人！你爱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。”夏若梅忍不住冲口而出。

菲狄雅斯一震……夏若梅何时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？是谁在她面前乱嚼舌根？“你无话可说了吧！”气愤于菲狄雅斯面无表情的反应，她果然是说中了他的心事；他爱她，完全是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，并非真的喜欢她。一股椎心刺骨的疼痛遍布全身，天呀！你太残忍了。“谁跟你说的？”夏若梅拒绝回答。

“傻丫头，我喜欢你，当然也喜欢我们的孩子。”菲狄雅斯解释道，瞧她一脸冷漠的表情，那倔强的神态，可见小妮子是相当认真的！他可不能等闲视之。

“不对！你是因为喜欢孩子才喜欢我的。”夏若梅纠正道。

“还不都一样？反正，我就是喜欢你呀！”菲狄雅斯一怔，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？女人哪！俗话说得好：“女人心，海底针”，女人实在是最难懂的动物了，永远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。

“当然不一样！”夏若梅冷冷道：“你走！我不要再看到你，你去陪你心爱的彩虹吧！”“你……别无理取闹了！”菲狄雅斯不悦地说；他低声下气讨她欢心，夏若梅却丝毫不领情，想他堂堂一界之王，几曾对一个女子百般忍

让过？若不是爱她……可今日，她倒爬到他头上来了，他是爱她，但也不能让她如此侮辱他的权威。

“谁无理取闹？我……我最讨厌你了！”“讨厌我？哼！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讨厌我的。”菲狄雅斯脸色一沉，低下头强吻住夏若梅樱红的嘴唇，一个霸道而粗鲁的吮吻；她闪避不及被他吻个正着，但双手仍奋力地抵抗，今天，她可不能任他为所欲为！他和彩虹的热吻镜头，不断地在她脑海中上映；她挣扎着，但愈挣扎，她那不听使唤的身躯愈想沉沦在他的强吻中，甚至期盼着更多激情的缠绵，眼看着她那逐渐薄弱的意志力就要崩溃……“王，我是韦风。”一句叫喊，令菲狄雅斯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望着夏若梅娇羞、酡红的脸颊，和那微微颤抖的身子，他不禁心软了起来，这小丫头口口声声说讨厌他，唉！她的身体可比嘴巴诚实多了，无奈，他将她放置在柔软的床榻上，令她困窘得转过身去。

“韦风，进来吧！”菲狄雅斯略微整理了紊乱的长袍，而后开口道。

“王。”韦风推开门，恭敬地道，顺便往床榻的方向瞟了一眼。

“有事就说吧！”“王，是关于魔王的事。探子适才送回了最新的情报，恐怕他们有提前攻打蛇界的计画。”韦风道。

“哦！既然如此……韦风，传达我的口谕，明晨出兵；吩咐下去，备妥粮食兵器，叫杰斯迅速召集士兵。”菲狄雅斯冷冷地说。

“是！”韦风点点头正欲离去，忽又想起什么似的道：“王……”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他纳闷韦风的犹豫不决。“若梅小姐……”菲狄雅斯一震，糟糕！他竟忘记了夏若梅！他若出战，势必长期不在蛇界，而这个丫头目前尚与他冷战中，会趁机逃走吗？他担忧地往床榻看了一眼。“韦风，我不在的期间，若梅由你负责保护。”“我……”韦风惊愕地指着自已，完全无法相信这样的“好”差事，竟会沦落到他的头上。瞧！菲狄雅斯阴郁晦暗的表情，分明和夏若梅有着极大的“问题”存在，他可不能接这烫手山芋。“你该不是在开玩笑吧！？”“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”菲狄雅斯极端不悦地反问。

“菲狄雅斯，我无法全天候地保护她，更何况，你不在蛇界，国事尚须有人处理，我总不能……”韦风迫切地述说着自己不能保护夏若梅的理由。

“行了！我会派绿云协助你的，当你在处理国事的时候，绿云会保护她的；另外，我会派尼克和梅恩严密地暗中戒备。”“你忘了尼克和梅恩目前正在大牢里，等着你的处治呢！”韦风提醒他；那四个倒霉的侍卫，正凄惨落魄地在大牢里蹲着，若非他和杰斯的大力阻止，这四人早已丧命在菲狄雅斯的盛怒之下，往冥界报到去了。

“那就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好了，这次，他们一定不会再犯错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韦风不禁苦笑；可怜的他，可怜的夏若梅，在菲狄雅斯出战的期间，她恐怕会被保护得十分周到，尼克和梅恩更肯定会紧迫盯人。唉！也只有祈祷她不要再萌生逃走的念头了，就算要逃，也等菲狄雅斯回来再逃吧！要不然，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，当然，他会好好地看牢她。

第九章

夏若梅烦躁地在百花宫内的花园里踱步着，面对着万紫千红、争奇斗艳的花卉，她可是无心欣赏；因为，她的身后跟了两个寸步不离的跟屁虫，再美的事物也失去了它引人注目的魅力。

唉！她该如何摆脱掉尼克和梅恩的紧迫盯人呢？原想趁着菲狄雅斯征战的期间逃离蛇界，万万料想不到，那虚情假意的臭男人早就预防好了。唉！别说离开，她根本连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，更惨的是，连一向最帮她、最疼她的绿云姊，也阵前倒戈了！唉！

全被敌人洗脑了。

夏若梅苦恼地在凉亭中坐了下来，尼克和梅恩一前一后的戒慎态度，简直就像在监视犯人一样，连一点喘息的自由都不给她，而这一切的种种，完全拜菲狄雅斯所赐。哼！

她愈想愈恨，那个杀千刀、该下地狱的混帐，等他回来，她非狠狠地“K”他一顿，否则难消心头之恨！

夏若梅无精打采地环顾四周，菲狄雅斯征战至今，也有五日了，不知战况如何？是生、是死……咦！她居然在担心他的安危？她应该要恨他、讨厌他才对呀！

他无视于她的人权，硬将她软禁在蛇界，只因为她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……如果他是真的喜欢她，那也就罢了，至少，她也不用如此痛苦；就怪当初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，她现在会这么关心他，好歹他也是孩子的爹呀！

“哦！我道是谁呢！原来是娇贵的若梅小姐哪！”一阵娇柔又带着嘲讽的声音，在凉亭外响起。

夏若梅从沉思中抬起头，一看清来人的面貌，暗自叫糟！竟然是红莲郡主……那浑身带刺的女人。

“红莲郡主。”尼克和梅恩表面上恭敬地请安，暗地里却小心提防，菲狄雅斯征战之日，长老就在广场宣布夏若梅亦为王后候选人之一，而其原由自然是夏若梅腹中的王嗣；王若不幸战死，她腹中的孩子顺理成章地成为蛇界的继承人，这项消息在韦风首相的隐瞒之下，夏若梅当然毫不知情，而绿云的“背叛”，实则是怕她……带球跑，蛇界不可无王呀！

“嗯！”红莲郡主莲步轻移地走入凉亭内，她愈看夏若梅就愈不顺眼，一个平凡无奇的丑丫头，竟然迷得菲狄雅斯神魂颠倒，还怀了他的子嗣！她进宫这么多年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菲狄雅斯却不理不睬，只召唤彩虹侍寝；彩虹美艳绝伦、温柔体贴，输给她，她还心服口服，但像她这种黄毛丫头……真令百花宫内的众郡主们忿恨难平。那菲狄雅斯的眼光，也未免太差了！

“小梅……喔！瞧我可真糊涂！老是分不清楚，该改口称你若梅小姐了。若梅小姐，你可别见怪，这习惯一时改不了。”红莲郡主娇笑道；前几天，她还只是个身分卑微的侍女，现在却摇身一变，成为最有希望成为王后的候选人。这臭丫头，命可真硬哪！赤炼夺命鞭竟无法要了她的性命，而且还因为这件事，菲狄雅斯狠狠地责骂了她一番，若非她是红族未来的继承人，她敢断定，菲狄雅斯肯定会把她扫地出门，她想夺后冠，恐怕是遥遥无期。而造成她如此凄惨的待遇之罪魁祸首……夏若梅，她发誓，有朝一日，她一定要报复。

“没关系的！红莲郡主。”夏若梅浑身不对劲地说。看红莲郡主的神态，分明是不怀好意，听她一副虚伪故作，却暗藏玄机的言语，摆明是在暗示她

不过是一个低贱的侍女。唉！女人的醋意在电影圈内她可是见多了，只是这次主角换成是她……她可不能大意。

“若梅呀！瞧你无精打采的模样，王不在宫里，想必很无聊吧！放心，我可以陪你聊天，替你解解闷。”红莲郡主体贴地说。若能接近夏若梅，报仇就指日可待了。

“不……不用了，有缘云姊陪我就行了，多谢红莲郡主的美意。”夏若梅赶紧表白。

开玩笑！若让阴狠狡诈的红莲郡主陪侍在自己身旁，她还能多活几年？

“绿云毕竟是个下人，哪里懂得你的心意……”红莲郡主不死心地纠缠不已。

“红莲郡主，真是太谢谢你的好意，若梅心领了；不过，我的伴侍都要菲狄雅斯王答应才可。”夏若梅叹口气道，并沮丧地瞥了尼克和梅恩一眼；对于他们俩的紧迫盯人，她可是满腹的心酸有谁知！现在唯一的好处，就是可以躲过红莲郡主的刻意纠缠。唉！

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！

“想不到王这么疼你啊！可真让我们羡慕死了！既然如此，你应该是很幸福嘛！为何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”红莲郡主表面上关心体贴地说，但心底却不住地怨恨诅咒。

照这情形看来，若是菲狄雅斯亲自立后，她肯定是没有希望的，加上尼克和梅恩严密地保护夏若梅，让她无法暗中出手，解决掉她……“我……”夏若梅一怔，她该向红莲郡主倾诉吗？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，还是不要和红莲郡主有所牵扯，以免惹祸上身。

“你是不是想家了？”红莲郡主一见夏若梅犹豫的表情，猛然想起夏若梅是来自凡界，宫内甚至传说她想返回凡界，不想留在蛇界，难道……应该不可能吧！王英俊倜傥、又多金，更是雄霸一界的君主，天下女子莫不费尽心机以获得王的青睐，有谁会傻得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幸福！？夏若梅一愣，红莲郡主竟然能猜到她的心意，难道，她表现得很明显吗？在凡界，她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姊姊与她相依为命，又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两人相处的日子极短；首席模特儿的姊姊，知道她失踪的消息吗？或者，是她的死讯呢？来到蛇界一个多月了，因为菲狄雅斯的关系……她几乎都快忘掉凡早的人、事、物了。

“白雪郡主有一面雪月镜，可以看到任何你想看到的人、事、物，不过……唉！我和白雪一向誓不两立，她是不可能借我的。若梅……你或许可以求求她，以解相思之苦。”红莲郡主附在夏若梅耳旁轻声道。“若梅，不打扰你了，我该回去休息了。”她优雅、娇媚地站起身，姗姗离去，心里暗自得意，她敬保证，夏若梅听了她的话，一定会去求白雪，而雪月镜的功效，不只可见到她想见到的人、事、物，它更会因使用人思念的心情将之送往思念的地方，但在思念的同时，若有任何杂念，则会迷失在雪月镜的世界当中；总而言之，夏若梅只要不在蛇界……那她还是有望。

“雪月镜！？”夏若梅喃喃自语；那是白族的镇山之宝，她曾经听白雪提过。

“想不到有这么棒的功用，可以看到所有我想看的人、事、物。”以她和白雪的交情……上帝啊！白雪尚在囚禁中，而她还找不到解救之道呢！由绿云每天传递的纸条得知，白雪只是受到失去了自由……禁足之命运，并未受到任何的责罚；这讯息，反而教她注意起白雪和杰斯……敢情白雪是爱上了

粗鲁又暴躁的杰斯了！撇开两人的外貌不说，个性可是南辕北辙，她真怀疑白雪的眼光；一想到杰斯，她可就头皮发麻。

“若梅！若梅！好消息，若梅……”绿云兴奋地叫着。她在大殿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奔回百花宫。自从长老宣布了夏若梅晋身王后候选人的资格之后，韦风首相就命令她让夏若梅暂居在百花宫的含梅小楼，因为即将成为王后的人，得避免他人的闲言闲语，所以，住在王的寝宫是不适宜的。为了防止夏若梅的“落跑”，可怜的尼克和梅恩就只好跟到含梅小楼，当然，这种种的安排，夏若梅都是被蒙在鼓里，一切只为了在立后之日给她一个惊喜。众人如此费尽心机、极力隐瞒，真可谓用心良苦。

“绿云姐。”夏若梅无精打采地回道。绿云的兴奋，完全无法感染她，她像个囚犯似的被监视着，又从菲狄雅斯的寝宫而被放至到百花宫的含梅小楼来，分明是被打入冷宫嘛！说什么她也奋不起来。那晚与非狄雅斯的冲突，犹在脑海中盘旋，隔日就遭到贬谪的待遇，尼克和梅恩的紧追盯人，加上韦风首相每日勤的嘘寒问暖，无非是替菲狄雅斯看管住他的财产！唉！绿云所谓的好消息，她无法奢望。

“若梅，王打胜仗了呢！明晚就可抵达蛇界，韦风首相刚刚在大殿上宣布，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？”绿云开心地说，但夏若梅眉头深锁的模样，着实令她纳闷；她的反应，实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

“喔！”夏若梅淡淡地应了一声，算是回答了绿云的问题。菲狄雅斯明日回来，他会来找她吗？应该不会！即使会，也是为了她腹中的孩子。她悲哀地想着，立后之日，他会选择哪位郡主呢？她可以坚强地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吗？“若梅，谁惹你不开心了？告诉绿云姊好吗？”绿云担忧地问道。她那愁眉不展的脸庞，在听到了王要回来的消息之后，并未露出欣喜、欢愉的面容，真是令她诧异极了；照理说，她和王分别数日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她应该会高兴得跳起来才对呀！怎会是这怪异的举止……难道，她和王之间有问题吗？“绿云姊，我……”此刻，她心中漾满难以开口的痛楚。“没有啦！没有啦！”

我只是想家罢了！”夏若梅说出心里的另一个渴望，在无法想象她和菲狄雅斯的未来，思念家乡之心，便强烈地涌上心头。

“想家……”绿云无言以对。依菲狄雅斯对夏若梅强烈的占有欲看来，今生今世，她恐怕是回不去了，绿云同情地看着她，说：“若梅，蛇界真的令你难以忍受吗？王对你的爱，难道，你一点都感受不到吗？”“他才不爱我呢！”夏若梅心酸地脱口而出。

“若梅，王爱你！这可是我们有目共睹的！”绿云颇感惊讶，尼克和梅恩亦点头表示赞同。

“他爱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是我！”夏若梅沮丧地说。

“不！你一定是误会了！王爱你，自然也爱你们的孩子。”“他是因为爱我的孩子才爱我的！”夏若梅摇摇头吼道。

“若梅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反正，王爱的仍然是你啊！”绿云道：“不管是何种原因，结果都是一样的呀！”“不一样！”夏若梅无奈地低下头，她不要菲狄雅斯是为了责任才爱她，那并非真爱呀！

“我真不了解你！”绿云叹口气道，对于夏若梅的固执，令她感到十分不解，一向率性、洒脱的她，面临爱情的关卡，怎地充满了矛盾！？唉！爱情这玩艺儿，可不能随便招惹，否则，一个不注意……就无法自拔了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晚风吹来带着些许的凉意，在这深夜时刻，大部分的人早就进入了梦乡。

百花宫内的含梅小楼外，有两个倒霉的家伙依然苦命地守在门外；在他人作着甜美的美梦之际，他们两人却必须将功赎罪地保护着夏若梅的安危。说是安危，还不如说是以防她“落跑”，这两人不用说，就是尼克和梅恩了。

可怜的他们，菲狄雅斯出战的日子以来，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的时间，别说私人时间了，就连个安心睡眠的时间也没有！阴险狡诈的韦风首相，以国事大局为由，每天只是敷衍地“请安”一番，表示尽到一点保护的责任，其余的，就让两人自行处理，而他们也只有暗自咬牙切齿的分！还好，这惨无人道的日子即将结束，他们伟大英明的王明日就要回来了，阿彌陀佛！这苦难的日子，就要远离他们了。

一抹快如闪电的身影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伫立于两人面前，尼克和梅恩尚来不及拔出系在腰际的长剑，便被来人制伏，而不能动弹。哦！最后一天的苦难日，却被不明意图的刺客给破坏了，他们牺牲生命事小，夏若梅若被刺客杀死或挟持，那可就事态严重了！

“你们的防备能力实在有待改进。”低沉而熟悉的声音令两人一喜，这分明是菲狄雅斯的声音。

“王……”尼克和梅恩呆呆地盯着眼前扯掉覆在脸上黑布的高大男子，赫然惊觉，就是蛇界之王菲狄雅斯；但……消息不是说明日他才会抵达吗？“你们……还好是我，若真的闯入了刺客……哼！”菲狄雅斯不悦地解开两人身上的穴道。

“王，若梅小姐已经睡了。”尼克报告道，心里却暗自嘀咕……原来，是非狄雅斯，才会让他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，若换成是别的刺客，他们才不可能毫无所觉的。当然，这些话他们可没有天大的胆子向王辩解。

“我知道！你们继续严密地守着。”菲狄雅斯冷冷地抛下话，迳自推开含梅小楼的门，走了进去。擅作主张的韦风，竟然将夏若梅迁移到百花宫；出战之前，两人仍处在冷战之中，这丫头肯定会胡思乱想。唉！事情怎会变得这般麻烦？希望立后之日尽快到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她欣喜若狂的模样。

“王。”绿云在听见门外的交谈声后，惊醒的她早已起身，一瞧见走进内室的菲狄雅斯，连忙恭敬地换了一声。

“绿云，你下去吧！”菲狄雅斯点点头，绿云赶紧退了出去。王风尘仆仆地归来，想必是为了夏若梅，而蓝蛇宫外并未见到军队，敢情……菲狄雅斯轻轻地坐在床缘，看着躺在床上熟睡中的夏若梅。这丫头……他不在的这五日，她是否有想他呢？他缓缓伸出手，爱怜地抚摸着她红嫩的脸颊。

感觉到温柔的抚触，夏右梅下意识地想依偎在那熟悉的怀抱中。无数个绵绵密密、轻轻浅浅的啜吻落在脸颊、颈项上，她不禁张开惺忪、迷蒙的双眼，又啊！菲狄雅斯那张俊美的脸庞就呈现在眼前，那是她脑海里朝思暮想的人啊！这分明是一场美梦，唯有在梦里，她才能真实地拥有他；她缓缓地伸出手，搂住梦中人的颈项，占有地吻住他性感的嘴唇，并极尽所能地吮吻着，那甜美的快感立刻席卷了全身。而梦中人火热的双手，在她身上轻柔、挑逗地游移着，迅速地勾起她体内蠢蠢欲动的欲望，她亦伸出手，爱抚、逗弄着他强健的胸膛。

菲狄雅斯呻吟出声，为她热情的举动而颤抖、狂喜不已。乍见她睁开双眼，原以为又要唇枪舌战一番，或者是又要费力地控制她的挣扎抗拒，孰料，竟然是如此火辣辣的待遇。分别数日，得到此种待遇，他真是有点受宠若惊；早知道“分别”能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他将考虑以后若有争执，“分离数日”倒也是不错的和好方法。

“嗯……唔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”夏若梅狂乱地呻吟着，双手紧抓住菲狄雅斯的颈项，弓起身子催促着。

“宝贝……”菲狄雅斯抬起身子，长驱直入，一捣温软紧绷的女性核心；那难以言喻的快感，冲击着全身，底下人儿的蠕动呻吟，更加刺激他全身血脉偾张，火热狂躁不已，双手不住地揉捏、逗弄着她丰满的乳房，望着她因激情而艳红的脸颊，他更加快了速度，全力冲刺着……一阵阵娇喊、呢喃、呻吟、喘息的声音从纱帐内传了出来，木床也因床上的人儿激烈的超速运动，而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，仿佛在抗议着什么！

良久、良久……床渐渐地停止了振动，菲狄雅斯轻柔地掀开纱帐，小心翼翼地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长袍与披风。窗外微露的曙光，提醒他得尽快离去；他依依不舍地凝视着夏若梅熟睡的小脸，克制着留下来的欲念。算了！来日方长，经过这一夜，这傻丫头应该不会再萌生重回人界的傻念头了吧！昨晚因地那热情如火的举动，想必，她已经接受了留在蛇界的命运了，一思及此，他迅速地换上衣物，留恋地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上一吻后，转身离去。

阳光从窗外斜射进屋内，映照着满室光亮；夏若梅缓缓张开了双眼，伸了伸懒腰。

自从搬来这含梅小楼，今天还是她首次睡得这么晚。昨晚，她作了一场春梦，回想起来，仍令她意犹未尽；菲狄雅斯温暖有力的怀抱，让自己疯狂热情地回应……还好是在梦里……但，她仿佛又觉得那不像是一场梦。

瞟到身上完整的晨褙，那昨夜果然是一场梦！她惆怅地步下床，穿上浅蓝色的长袍；菲狄雅斯不可能会出现含梅小楼的，更何况，大军今日才会抵达蛇界，他如果昨晚就回到蛇界，那百姓、大臣们早就聚集于广场狂贺一番了！但昨夜那强壮的胸膛，紧紧地拥抱着她的感觉，是如此的逼真、鲜活……“小梅，你醒了？”绿云一走进内室，就瞧见夏若梅怔忡的身影，和脸上一副迷惘、困惑的表情。

“啊！绿云姊。”从沉思中回过身来，夏若梅不禁羞红了脸。

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该不会是发烧了吧！”绿云担心地叫道。无缘无故地，夏若梅脸上怎会泛起奇异的红潮？她正想伸出手抚摸她的额头，却被夏若梅避了开来。

“我没事啦！绿云姊，我肚子饿了。”她心虚地转移话题。多丢人哪！一场春梦竟令她羞红了脸，她实在太不争气了！

“傻丫头！早替你准备好了；刚刚消息传来，大军已经抵达蛇界，下午王就会到达蓝蛇宫了，晚上会举行一场庆功宴喔！”绿云开心地说，为夜晚盛大的宴会兴奋着；这是一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盛会，除了服侍的侍女之外。

“喔！”夏若梅意兴阑珊地回答，晚上的庆功宴，根本吸引不了她的兴趣。

“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”绿云瞅着夏若梅毫无光采的脸庞宣布

道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夏若梅提不起劲地问。

“长老将白雪郡主给释放了！”“喔 什么！？”夏若梅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“白雪被释放了？”她不敢相信地抓住绿云的手，深怕自己会听错一般。

“别怀疑！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喔！”绿云笑笑地说。一早，见到在雪月小筑外散步的白雪郡主，她也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她真不敢相信一向固执顽强的长老，竟然开窍了！

“天呀！”夏若梅猛地往外跑去，一心只想冲到雪月小筑。

“若梅，若……”绿云急忙叫道。看夏若梅火烧眉毛的急样，她无奈地摇摇头，赶紧跟了出去。

夏若梅一跑出了含梅小楼，她那慌张失措的样子，令守在门外的尼克和梅恩一头雾水，再看到紧跟在后的绿云，两人互相交换了一眼，也连忙追了上去，心中直念阿弭陀佛！好不容易才盼到王回宫，在这节骨眼的重要时刻，可别再出差错呀！

一跑到雪月小筑前，夏若梅一眼就瞧见那伫立在凉亭外的娉婷倩影。

“白雪！”夏若梅欣喜地叫道。白雪缓缓转过身，开心地望着夏若梅；被长老禁足了二十天，今天一获自由，她就走出雪月小筑透透气，呼吸一下自由、新鲜的空气。

“若梅！”白雪微笑地点点头。云雨园事件，有一半是她自己惹出来的，虽然丧失了清白之身，却也让她领悟到了自己的心意，所以从头到尾，她并不责怪夏若梅，相反地，她还受益匪浅呢！首先，她可以摆脱掉白族继承人这项沉重的包袱；其二，她可以令顽固如牛的杰斯因责任而娶她；其三，不用成为王后候选人，因为，若不幸当选，紧随而来的责任、规范，除了会令她吃不消不说，一想到要和众多女子拥有一个男人，她就浑身发颤、头皮发麻。她知道，王立后之后，可以做喜好择立嫔妃无数人……天啊！幸好这已不关她的事，失节的女子，早已丧失此种资格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

“白雪……”夏若梅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跟随在后的绿云、尼克和梅恩，也相继赶到。

“若梅，恭喜你了！”白雪轻轻握住夏若梅的手，在凉亭的石椅上坐了下来。

体贴、细心的巧儿，也立即走进了雪月小筑，端了点心、瓜果放置在石几上。

“恭喜我？”夏若梅满脸疑惑地瞅着白雪看，不知喜从何来？事实上，她烦恼得一个头两个大呢！

“若梅，你怀了菲狄雅斯王的孩子，这难道不值得恭喜吗？”白雪有点讶异地瞪着夏若梅看，这才注意到她的愁容满面。“现在，你的身分可不同于以往了，就算不是王后，也是堂堂的“贵妃”呢！”白雪特别强调……“贵妃”这两个字，她敢发誓，菲狄雅斯百分之八十会立夏若梅为后。在这二十几日的幽禁中，并不代表着宫内所发生的一切事她就一无所知；细心的巧儿，会将宫内的风风雨雨竭尽所能地提供给她，包括菲狄雅斯牺牲了自己近两千年的功力才救回了夏若梅的小命。她活了这么久，还未曾见他如此在乎过一个女人，更不惜撇下自己的身段求助于冥王……她敢肯定，他分明是爱上了夏若梅！“贵妃！？我？”夏若梅惊愕地指着自己。

“不错！更何况，王没有子嗣，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可是蛇界未来的君

王呢！

到时……”“白雪。”夏若梅急忙打断她的话。“我不想做什么贵妃，我只希望……”话到舌尖，在瞥见三双拉长的耳朵之后，她将话硬是吞了下去；其实，她只希望拥有菲狄雅斯的“真爱”，但，这种羞人的话，她难以在众人面前启齿。

“你只希望拥有菲狄雅斯王的爱吧！”白雪替她接了下去。

心底的想法被白雪当众说了出来，夏若梅不禁脸泛红霞地点点头。

“菲狄雅斯王不爱你吗？”端详了夏若梅的表情后，白雪提出疑问。

“他是因为孩子才说喜欢我的。”夏若梅难过地说。

“那他有亲口承认喜欢你是不是？”白雪急切地问道。

“那是……他是亲口说过他喜欢我，不过，那完全是因为我怀了他的孩子的关系。”夏若梅再三强调，毕竟，平凡如她，她又凭哪一点会获得菲狄雅斯的青睐？“太棒了！这下他可输了吧！”白雪开心地叫道，为自己赢得赌注而兴高采烈；看到夏若梅困愕的表情，她不禁摇摇头。唉！菲狄雅斯果真爱上了夏若梅，而这个傻丫头，居然傻得认为他是为了孩子才喜欢她的；菲狄雅斯的个性是冷漠自负的，若他真只是为了子嗣，他只会立她为贵妃，根本不需要对她说任何爱的宣言。

他既然已开口承认，就表示他真的爱上她了！偏偏这个傻丫头，完全想歪了！

“白雪，你……”夏若梅不解地盯着白雪看。

“若梅，你喜欢菲狄雅斯王吗？说实话！”白雪突然认真地问道。她决定她要改正夏若梅的想法，并帮助她使菲狄雅斯成为她专属的丈夫，杜绝任何女子与她分享他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难为情地点点头。

“嗯！让我来帮你。”“白雪，没有用的！以找的身分、背景，他不可能立我为后，如果要和别人拥有他，我还不如回凡界算了！”夏若梅绝望地叹了一口气。在爱情的道路上，她是自私的，她不愿、也不想和他人共同拥有一个老公，她胸襟可没有那么？”阔！

“若梅，如果你是真心地爱菲狄雅斯的话，你就应该要争取呀！而不是一味地逃避，你这是懦弱的鸵鸟心态，一点都不像我所认识的你。”白雪失望地斥责着。

“白雪，你根本不懂！如果我像你一样美丽大方，我当然有自信去追求我所爱的人，但是……”夏若梅痛苦地说出了她心中最深的想法。她一张平凡的脸，如何与众美女互相争辉？一思及此，她就丧失了勇气。

“说来说去，就是自卑感在作祟！若梅，你真傻！虽然你的外貌不出色，但却有专属于你自己异于别人的可爱之处，更何况，你现在握有强大的法宝，那些郡主们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还怕菲狄雅斯不乖乖地束手就缚、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吗？”白雪不禁叹了一口气，正所谓……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夏若梅执着于自己外貌的平凡，却无法认清菲狄雅斯对她求爱的真实动机，可怜菲狄雅斯居然爱上了一个少根筋的女人。

唉！她同情地想着。

“白雪，我没有法力，哪来的法宝？”夏若梅摊摊手，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她只是平凡的人类耶！白雪八成是走火入魔了，“法宝”！？哈！

“说你傻，你还不承认，喏……”白雪用力地指着夏若梅的小腹，那可是她的超级武器，足以搞定菲狄雅斯，因为，那是君王与生俱来最大的义务与责任。

“你是指……”夏若梅不再继续往下说，因为从白雪眼中坚定、认真的神情，已明确地告诉了她答案。“不行！”“为什么不行？除非……你根本就不爱菲狄雅斯王。”“我爱他，但是……”“既然你爱他，又怀了他的孩子，那还犹豫什么？话说回来，多少的夫妻都是在婚后才谈恋爱的，因此，如何抓住他的心，才是你目前首要之策。”白雪试图说服夏若梅，她必须帮夏若梅克服自己的心结……自卑！事实上，她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拿根木棒敲敲夏若梅的头，看能不能把她敲醒，甚至她怀疑夏若梅的脑袋是用水泥做的，否则她口水都快说干了，她怎还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？唉！”孺子不可教也，朽木不可雕也”！夏若梅再不迷途知返，菲狄雅斯的心，恐怕真要拱手让人了。

夏若梅沉默着，内心却如万马奔腾，起伏不已。她爱菲狄雅斯是不容置疑的，她真的想放弃他吗？看他被那群莺莺燕燕给包围……不！他应该是属于她一个人的，她不能忍受他怀里抱着任何的女孩子，但凭她的容貌……下意识，她双手放在小腹上，这会儿她正孕育着他们俩的孩子呢！她应该要想办法掳获菲狄雅斯的心，而不是在这里自怜自艾，懦弱得只想逃回凡界！对于她的爱情，她必须奋力一战，以赢得她所爱的人的真爱。诚如白雪所说，她身上的确握有一样超级法宝，可以弥补她的长相之不足，再加上白雪的帮忙……她突然看到眼前一片七彩光芒，她的前景是灿烂耀眼的，一颗积郁已久的心，突然豁然开朗。

“白雪，你真有办法吗？”“只要你照我的方法去做，我敢保证菲狄雅斯王逃不出你的手掌心！”白雪自信满满地回答；这个傻丫头，总算是开窍了，她难以数计的口水，总算没有白流。

“不过……”夏若梅欲言又止。家乡的亲人和朋友，今生她真的无缘再与他们相见了吗？“不过什么？”白雪一颗如释重负的心，又再度被提起。

“我好想我姊姊，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？”夏若梅难过地说。来到蛇界一个多月了，思念亲人之情与日俱增。

“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呢！”白雪晒然一笑。“你若想知道你姊姊的近况，我可以帮助你。喏……”她从怀里的暗袋拿出了一面雪白的小镜子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夏若梅狐疑地盯着这面小巧、精致、通体雪白、晶莹的镜子来。

“这是我们白族的镇山之宝……“雪月镜”。你只要诚心地想着你姊姊的模样，这面雪月镜就会浮现出你姊姊的近况。”白雪详细地解释着。

“真的！？”夏若梅惊喜若狂地接过镜子。

“当然！难道，我还会骗你不成！？”夏若梅静静地盯着雪月镜，虔诚地默想着姊姊夏若兰的身影；就在她冥想的同时，侍女巧儿缓缓地走到白雪的身旁，低声说了些话。

“郡主，长老请你去大殿一趟。”“这……”白雪犹豫地望着夏若梅。

“白雪郡主，你去吧！有我守着若梅呢！”绿云赶紧道。

“好吧！”白雪稍稍站起了身，只要夏若梅不流泪，就不会有事；看着全神专注的她，白雪决定快去快回。

在白雪离去的同时，一直紧盯着雪月镜的夏若梅，见镜面上缓缓地蒙

上一层雾影，便更加虔诚地祈祷着；蓦然，雾影渐渐散去，镜面上出现了一座教堂，令她不禁一呆……教堂！？紧接着一大群观礼的宾客，纷纷地朝这一对从教堂内走出来的新人拉着礼炮，场面热闹喧哗不已。夏若梅却是看得一头雾水；突然，那一对新人抬起头，天啊！是陈宇扬和她姊姊……新郎是陈宇扬，而新娘……居然是她姊姊。今天是他们的结婚日？夏若梅当场傻住。

看到姊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夏若梅忍不住阵阵心酸，她唯一的姊姊结婚，她这个做妹妹的却不能参加……天啊！她真想参加姊姊的结婚典礼，她真的好想去！

无言的泪缓缓地流了下来。

不过，值得安慰的是，姊姊有陈宇扬的照顾，她便放心了！陈宇扬虽然花心，但却是个专情的人，一旦下定决心要步上礼堂，那就表示他是真心地爱上她姊姊。

夏若梅拭去脸上的泪珠，真心地祝福他们，看到两人当众热情地拥吻，她的泪水又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她轻轻将雪月镜移至眼前，想牢牢地将姊姊那幸福的容颜深印在脑海里。

“恭喜你，姊姊！”一滴滴的泪水，不可避免地滴落在雪月镜上。

“姊，恭喜你！我想亲自参加你的婚礼，但……”夏若梅泪眼迷蒙，诚心地说着祝福的话语，但，话才说到一半，一束强大的白光突然从镜面里发射出来，刺眼得令她闭上了眼睛；而那白色光芒不由分说地席卷住她，那股强大的吸力，深深地、不容抗拒地将她带入了雪月镜之中。

“若梅！若梅……”绿云花容失色地惊叫道。而尼克和梅恩，在夏若梅被白光包围住的同时，抓住了她的手，而那股宛似龙卷风的强大力量亦同时将两人包围住……白光消失的时候，凉亭内只剩下雪月镜和脸色苍白的绿云。

第十章

夏若梅悠悠地醒来，首先印入眼帘的是熟悉的米黄色天花板，而架在窗户上的国际牌冷气机，也深深吸引住她的视线。冷气机！？她豁然坐起身，不敢相信地揉揉双眼，床头上的电话、闹钟，还有她最喜爱的懒骨头……天哪！这些熟悉的景物明显地表示，她此刻已经身在她台湾的公寓，而且，还是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内。

她只记得她被一道刺眼的白光给包围住，然后，就失去了意识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夏若梅惊慌得跳下床，猛然想起……她在雪月镜里清楚地看见姊姊和陈宇扬步入地毯的那一端，然后，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雪月镜就……“雪月镜可以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”红莲郡主的话顿时在夏若梅脑中涌现，难道，她已经离开蛇界，回到了属于她的世界？在她正打算想积极争取菲狄雅斯的心时，她却阴错阳差地回到了凡界！

“若梅，你醒了！”夏若兰狂喜的声音，在夏若梅身后响起。

“若梅、若梅……”三、四声惊喜的叫唤，让夏若梅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

夏若兰、陈宇扬、段绍帆、蔡明德，四人开心地将她团团围住，没想

到，失踪一年多的夏若梅，竟会在他们的婚礼进行中时突然出现在教堂，虽然当时她是昏迷状态，经他们呼喊、就医，回到家后已无大碍，这也算是喜上加喜呀！

“姊……”难掩心中的激动，夏若梅紧紧地抱住夏若兰，一旁的三人莫不难过得掉下泪来。

一年前，夏若梅在圣地无缘无故地失踪，那一股强大的风吹得他们东倒西歪，醒来时，三人安然无恙地躺在圣地的出口，唯独不见夏若梅。陈宇扬动用了所有的人力、财力，固执的村民硬是不肯透露，令人费解的是，无论他们如何搜寻，就是找不到圣地的入口。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，他们才放弃了寻找，而回到台湾。

“若梅，这一年多来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真是担心死了！”平静了激动的情绪后，夏若兰立刻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我……”夏若梅一怔，看着满脸好奇的四人，她迷惘了……一年？她不是才失踪一个多月吗？还有，她能告诉他们有关蛇界的事吗？“是呀！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昏倒在教堂前，真令我们又惊又喜！”陈宇扬关心地说。夏若梅的失踪，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他，若非他的好奇心，她也不会离奇失踪。为此，他难过、自责不已，回到台湾面对夏若兰的怒气与指责，进而发展出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也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“我昏倒在教堂前？只有我一个人吗？”夏若梅急切地问道。在她失去意识前，她分明感觉到尼克和梅恩抓住了她的手腕，那他们人呢？“只有你一个人。这些日子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”“我……”夏若梅犹豫不决，她在蛇界的遭遇，可以说出来吗？“还有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放心！有姊姊在，我会叫那个男的负起责任的。”夏若兰怒气冲天地说，恨不得杀了那个占了夏若梅便宜的负心汉。

“兰儿，你别激动！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不能妄下断语；若梅，你别担心！”

我们一定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”陈宇扬连忙安抚着娇妻的情绪；地想，夏若梅欲言又止的，想必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！

“我暂时还不能说。”夏若梅困难地吞了吞口水，作了如此的决定。看到亲朋好友殷切关怀的脸，她实在很想一吐心中事；可蛇界的事，她实在说不出口啊！她能告诉他们，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蛇王吗？而她，正无法自拔地爱上那个蛇王！

太荒谬了！她若说出来，搞不好他们会送她去精神疗养院。

“若梅……”“若兰，别问了！若梅才刚回来，这件事，过几天再说吧！否则，你这样子会吓到她的！”陈宇扬赶紧打断娇妻的话。“但是……”“嫂子，宇扬的话没有错！先让若梅好好休息，反正，她人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，有什么话，以后再说吧！”段绍帆赶紧接口。他们均感觉到夏若梅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这一年多来，她究竟去了哪里？发生了何事？“啊！”一声尖叫声响彻云霄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房内的三名男子迅速地冲到阳台外，一看见阳台外的景象，三人皆目瞪口呆地傻了。

“宇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夏若兰问道。三个大男人呆若木鸡的表情，实在令她费解。

“这……快打电话！”陈宇扬口齿不清地叫道。这种景观，他可是第一次

看到，一向冷静沉着的他，一时也慌了手脚，而段绍帆和蔡明德根本就呆住了，他们这种反常的举动，令夏若梅和夏若兰莫名其妙，两人也赶紧跑到阳台一探究竟。

“这……”夏若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是在三楼，靠近国父纪念馆，是一间独栋的公寓；此刻，这间独栋的公寓竟然围满了难以数计的蛇……说明白一点，这栋公寓根本就被这群蛇给团团包围住，而在这车水马龙的台北市，如此浩浩荡荡的蛇队，照理说早就被人给发现了，但，却匪夷所思地聚集在公寓的四周，也难怪他们三个大男人会震惊得目瞪口呆了。

“别发呆了！快打电话报警。”被娇妻昏倒的举动而震惊得恢复正常意识的陈宇扬，连忙大声唤醒段绍帆和蔡明德。天哪！这群蛇可是有剧毒、又具攻击性，更令人头皮发麻得数量众多，稍微不注意，被咬上一口就……驾鹤西归了。

“若梅，快进来！小蔡，快把门窗锁好，千万则让蛇给爬进来！”段绍帆连同蔡明德赶紧分工合作，他们大好的青春可不想葬送在蛇吻之下。

“别担心！他们不会攻击的。”夏若梅缓缓道。看来，菲狄雅斯已经来了，这群蛇一看见她，莫不摇首摆尾，仿佛在对她鞠躬致意，一股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“他果然是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既然如此，孩子啊！我只有利用你来争取你父亲的爱了。”“别开玩笑，快进来！”蔡明德死命地拉住夏若梅往房间走去，她好不容易才平安归来，他可不能让她再惨遭蛇吻。

“你们都退下吧！”夏若梅大声地说；她一喊完，说也奇怪，那群蛇居然就平空消失了。看到这等奇观的蔡明德，连忙用手揉揉双眼，他望望她，再望望公寓大门，这……他该不会是眼花了吧！那群蛇呢？没道理夏若梅喊了一声，他们就自动消失了吧！太夸张了！

“小蔡！你们还待在外面做什么？快把若梅带进来，宇扬已经打电话叫驱蛇大队的人过来了。”段绍帆气急败坏地叫道。这个蔡明德，一遇到事情就派不上用场，他已经把房内所有大大小小的门窗都锁起来了，只剩下阳台的落地窗，而他，竟然和夏若梅还“呆”在阳台上，太危险了！

“蛇……蛇不见了。”仍处于震惊当中的蔡明德，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这么多的蛇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了？你……”段绍帆不耐烦地走到阳台，准备将两人给带进屋内，但，一看见阳台外的景象，连原来要责骂的话也立刻冻结了……那群声势浩大的蛇队，怎么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溜得一干二净？难道，是他们眼花了！？“进去吧！”看见那群蛇，夏若梅反而安下心来，看来，她回去蛇界是迟早的事。

知道姊姊生活幸福，她心中的那块石头也落了地，如今凡界已没有她可留恋的地方，当然，心底深处仍然有一丝不舍，毕竟这里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，但为了她的幸福着想，她不得不抛下这丝不舍。

“绍帆、小蔡，你们还在外面做什么？快进来！”从夏若兰卧房内走出来的陈宇扬不解地叫道。夏若梅一副悠闲自若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而这两个家伙居然还杵在阳台上观赏蛇景，真是吃错药了！

听到陈宇扬的叫唤声，段绍帆和蔡明德净是满脸的疑惑，痴傻地走进客厅，他们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蛇群不见了的这个事实。科幻片他们是拍多了，毕竟那些都只是电影，认真不得的，但，这蛇群莫名其妙地出现，又莫名其

妙地消失，应该作何解释？“别担心！驱蛇大队的人马上就到了，喝点酒压压惊吧！”看到两人脸色凝重，陈宇扬误以为他们仍未从蛇群的恐慌中回复过来；他快步走到酒柜，拿出一瓶轩尼斯 X0。

老实说，他虽然不怕蛇，不过，那一群难以数计的蛇队，仍令他慌了手脚，不知所措；反观从头到尾镇静自如的夏若梅，乖乖！真令他们这群大男人自叹不如，为之汗颜。

“那群蛇不见了！”蔡明德傻傻地喃喃自语。那一大群的蛇，居然在夏若梅的喝斥声中消失不见，这……难道只是巧合吗？“哦！爬走了吗？”陈宇扬依常理地问道。

“不！是平空消失的。”蔡明德急切地说。

“别开玩笑！平空消失？你以为你在拍电影、还是在变魔术？这么多的蛇……喂！

你该不会是吓呆了吧？”陈宇扬好笑地说：“绍帆，你看小蔡是不是被那群蛇给吓坏脑袋了？”他朝向正低着头、不住地喝酒的段绍帆问道，段绍帆却无任何反应。“叮咚……”一阵刺耳的电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。

“可能是驱蛇大队的人来了，效率真不错！”陈宇扬自言自语地站起身，走到大门。

“谁啊？”他习惯性地问着。

“请问夏若梅小姐在吗？”冷漠却带着恭敬的声音，顿时在门外响起；乍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夏若梅震惊得从沙发上跃起，迅速地冲到陈宇扬身旁，一把打开大门。

韦风一看到夏若梅的身影，立刻恭敬地欠了欠身道：“若梅小姐。”“进来吧！”夏若梅侧过身，让韦风走进屋里，看见屋内的摆设，韦风不禁皱起眉头……这么简陋的地方，真是委屈了蛇界的贵妃，若让菲狄雅斯亲眼目睹，恐怕要心疼死了！而他必须在菲狄雅斯尚未发现夏若梅失踪之前，火速地将她带回蛇界，要不然……“若梅，他是……”陈宇扬好奇地打量着韦风，这个浑身带着贵族气息的高大男子，穿着一身墨绿色的丝质长袍，仿佛是阿拉伯来的贵族。

“若梅小姐，请随我回去吧！”韦风恭敬地说，丝毫不理会陈宇扬。一张酷似冥王撒旦的脸，虽然令他讶异，脸上却未有任何表情，因为此刻带夏若梅回蛇界，才是当务之急。

“是非狄雅斯王派你来的吗？”禁不住心头的喜悦，夏若梅刻意地不表现出来。

“事实上，王尚未发现你失踪了。”韦风据实以告；假使菲狄雅斯发现夏若梅失踪了，他无法想象如何去承担王的怒气。

“喔……”夏若梅感到失望。

倏地，两名穿着黑衣劲服的大汉，平空地出现在夏家的公寓里，看得陈宇扬、段绍帆和蔡明德三人惊诧非凡，却识相地保持沉默。

“你们……”韦风有着些许的惊讶，罗克和汤尼……此刻应该守护在菲狄雅斯的身旁，难道……“首相。”罗克恭敬地叫了一声后，附在韦风耳旁悄悄地说明了来意，只见韦风脸色一变，沉重地望了夏若梅一眼；罗克带来王的口谕，简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“你确定这是王的意思吗？”他困惑地询问着。

“臣不敢欺瞒首相，事实上，大家都不敢相信。”罗克必恭必敬地回答，

心里直为夏若梅感到惋惜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夏若梅心里涌起阵阵的不安，瞧罗克那怪异的举动，她直觉地感到跟自己有着切身的关系。

“若梅小姐，呃……”不知该如何启齿才好，韦风迷惘了。菲狄雅斯居然会下达违背心意的命令，他该传达吗？如果以臣子的身分，他自然得转述王的旨意，但站在朋友的立场，他无法眼睁睁地看他失去他所爱的人，他该如何是好？“罗克，你是来传达菲狄雅斯王的口谕吧！”强烈的不安，紧紧地揪住夏若梅惶恐的心，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韦风反常的言行举止，因为吞吞吐吐、犹豫不决，一向不是韦风的作风。如果，菲狄雅斯是派罗克和汤尼来接她回去的，他大可光明正大地说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焦躁难安，莫非……“是的！若梅小姐。”罗克点点头，却不敢注视夏若梅探询的双眼。菲狄雅斯异常冷漠、阴深暗沉的表情，仍令罗克记忆犹新，他彷彿是在压抑强大的痛苦的情况下而下了这道口谕，令罗克费猜疑的是，王既然深爱着夏若梅，为何要作出与自己心意背道而驰的决定？“那就说啊！”“若梅小姐，王决定尊重你的意思，让你留在凡界，唯一的条件就是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王会派人将他接回蛇界；而你在凡界的日子，将不虞匮乏。”韦风无奈地说出了菲狄雅斯的口谕，现在，他唯一的希望就在夏若梅身上了，去或留，就在她的一念之间。

假使她抛舍不下凡界的人、事、物，菲狄雅斯恐怕就要痛苦一辈子喽！从不轻言情爱的人，一旦付出了真心，那分爱，是强烈的……不！他不能看菲狄雅斯折磨他自己，他应该要帮助他，但，口口声声欲回凡界的夏若梅，他不能顾她的意念吗？纵使他费尽唇舌说服她回蛇界，勉强的她……能快乐，心甘情愿地和菲狄雅斯厮守在一起吗？“你是说……他决定让我留在凡界！”夏若梅不敢相信地重复一遍。天哪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竟然不要她了，他在她正要开始争取他的心的时候，他竟然不要她了！她的脑袋顿觉一片空白，他说，孩子生下来后，要接回蛇界……那她这个孩子的娘呢？他居然抛弃她……一阵天旋地转，夏若梅“碰”的一声，跌坐在沙发上，耳际一片嗡嗡作响，她居然被抛弃了……夏若梅苍白、灰青的脸，令陈宇扬相当着急。看着她和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所谈话的内容，更是令他不解；而此刻，夏若梅分明是因这男人所传述的话而受到伤害，他不悦地瞪着韦风道：“请你们走吧！这里恐怕不欢迎你们。”“你……”韦风纳闷地打量着陈宇扬，这个酷似冥王的人，和夏若梅究竟是何种关系？瞧他一副关心她的态度，难道，他是夏若梅在凡男的爱人？所以，她才不愿意留在菲狄雅斯身边，一心一意地只想返回凡界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！若梅小姐，请你好好保重身体，我先告辞了！”韦风望向面无表情的夏若梅，心里不住地叹息，难道，一切真的不能挽回了？天哪！韦风就要离去了，他这一走，不就代表着她与菲狄雅斯划上了休止符吗？下次再见到蛇界的人，就是她分娩之后，不……菲狄雅斯休想把她的孩子带走！不！他狠心丢下她，残忍地要她骨肉分离……她岂能任他如此称心如意，白享这齐人之福和拥有王位继承人？天下哪有如此“好康的代志”？她要他负起责任来，别想甩掉她！

“等等！”急忙叫住韦风正欲离去的身影，好男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正如她阴错阳差地进入了蛇界，冥冥之中既有的安排；而爱上菲狄雅斯，想必也是她今生的宿命吧！

哼！她可不能让他给溜了。诚如白雪所言，她手上握有超级法宝，不怕治不了他。哼！

想用掉她？没这么简单！“若梅……”“韦风首相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”“若梅小姐，请尽管吩咐。”“你等我一下。”夏若梅说完，连忙冲进房内，拿起了原子笔就在便条纸上快速地飞舞着，然后折好便条纸，再度折回客厅。“麻烦你把这张纸条交给菲狄雅斯王。”接过纸条，韦风疑惑地望着夏若梅道：“这是……”不会是感谢状吧！看夏若梅一副气定神闲，一扫先前苍白阴暗的面容；这张纸条，到底写些什么呢？“菲狄雅斯王看了，就会明白我的心意。”“这……”韦风有点不安，却不知道夏若梅葫芦里卖什么药。

“快走吧！”夏若梅露齿一笑，下逐客令道。待会儿她非得好好计画一下，她敢用性命担保，菲狄雅斯看了纸条上的内容，一定是暴跳如雷。

夏若梅古怪的笑容，却令韦风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，这张纸条分明暗藏玄机，而他又不能偷看纸条的内容，这是不道德的。唉！他暗自祈祷着……希望是“好”的内容。

“若梅小姐，那我们告辞了。”韦风恭敬地说完之后，三人一同消失在他们眼前。

“天呀！若梅，他们是人？还是鬼呀？”一直保持沉默的蔡明德首先发难，他已经快忍不住心中的好奇了。

“他们不是鬼。”夏若梅解释道。在瞄见蔡明德吁了一口气之后，她故意又说：“但也不是人。”“别开玩笑！那他们到底是谁？”蔡明德有种被捉弄的感觉，他们既不是鬼、也不是人，那是何方神圣？“若梅，他们跟你的失踪有关联吧？”陈宇扬猜测地说。

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了。”于是，夏若梅将她被大法师给丢下蛇窟开始，一直到巧逢奇缘地误闯进蛇界的点点滴滴，大致简述了一番；当然，她强吻菲狄雅斯的那段情节自然是跳过省略不提，那多丢人哪！

“这……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”段绍帆不住地摇头。“蛇界”！？根本就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！他压根儿不敢相信，白蛇传的故事竟会发生在他的好友身上。“人蛇恋”！？依照他的看法，夏若梅应该是中了邪术，而且还病得不轻，他神色凝重地瞄着听完整段故事却保持沉默的陈宇扬，一时之间，客厅内的气氛安静得吓人。

“你们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吗？”夏若梅打破寂静，看着三人互相望来望去，她火大地说着。早知道就不坦白了，搞不好他们此刻正把她当作神经病、疯子一般看待。

“若梅，你先别激动！”陈宇扬清一清喉咙，以安抚的口吻道：“实在是大匪夷所思了！你说你爱上了蛇王……你确定你不是中了那大法师的巫术吗？”“当然不是！我很清醒，刚刚那三个人，也是蛇界的人。”夏若梅冷冷地辩白，此刻，她非常、非常地生气，别人若不相信，她会一笑置之，但，身为她的好朋友兼死党的他们，居然还质疑她的话！

“那他们不就是蛇妖了吗？”蔡明德大惊小怪地叫道。

而段绍帆一见夏若梅脸色大变，赶紧用力地拍了一下蔡明德的肩膀，防止他继续发表言论。

“他们不是蛇妖！他们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。”听到自己心爱的人被好友称作“蛇妖”，夏若梅难掩满腔的愤慨，近乎咆哮地声明着，一张小脸也绷得紧紧的，双眼闪着火焰般的光芒。

“若梅，你别生气！冷静下来听我说。”陈宇扬以沉稳的口气缓缓道，试图平息夏若梅的怒意。自从认识了夏若兰，他可以明白夏若梅此刻的心情，一旦真心爱上了一个人，对方在自己的心中便是完美无缺的，岂能容许他人的侮辱和轻蔑？若换成是他，他早就揍得蔡明德满地找牙了。

“哼！”狠狠地瞪了蔡明德一眼，若非看在陈宇扬的面上子，她……真想冲上前去K他个几拳。

“若梅，小蔡也是关心你，才会这么说的；毕竟“人蛇恋”……在现今的社会，根本是前所未闻。站在好朋友的立场，我们真是替你担心！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是真的喜欢那个蛇王的话，我们当然会支持你的决定，但是，你一定要仔细考虑清楚，你真的能适应蛇界吗？如果不能适应，你该怎么办？这可不像你嫁到别的国家，婚姻不美满，还可以诉诸离婚；一旦你选择了蛇王，或许……不！应该说完全没有退路可走了，这你可想清楚吗？不要被盲目的爱情给冲昏了头，婚姻……可是一辈子的事呀！”陈宇扬语重心长地剖析着，他不只把夏若梅当作好朋友，更当作是自己的妹妹一般看待，他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。

“宇扬，这些问题在我发现菲狄雅斯和我属于不同世界的两人的时候，我就深深地考虑过了。事实上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害怕得只想逃避，懦弱得只想做个鸵鸟，可是……每当夜深人静、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却充塞着他的身影，绵绵密密地促使着我正视自己的真心，我爱他，确确实实地爱他啊！还来不及向他表明，却阴错阳差地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，而他反而尊重我的意思，让我留在凡间，天哪！

在我体认到自己感情的归属之后，我不能没有他！只要能待在他的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！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是割舍不下姊姊的，但当我从雪月镜中看见你和姊姊携手步上红毯的另一端时，我就安心了！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定能代替我照顾她，使她幸福，所以，我决定去追求我的幸福。”夏若梅将心中所有的话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，这一番真情流露，更令在场的三人再次陷入沉默之中。

“若梅，去吧！姊姊支持你！”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夏若兰，一走出房间来到客厅，就听见夏若梅出自肺腑的感情宣言，泪水不禁地就在眼眶内打转。或许，她们姊妹俩从此以后再也无相见之日，但她明白，若自私地挽留自己的妹妹，只是徒留一具空有灵魂的躯壳，让她行尸走肉般的活着罢了！这太残忍了！

“姊……”夏若梅难过地站起身来，奔入夏若兰的怀中，激动得嚎陶大哭起来；在座的三名男士，莫不为这一对姊妹情深，好不容易重逢却又要分别的场面难过得偷偷拭去了无言的泪水。

“傻妹妹，别哭了！来，告诉姊，我们该怎么帮助你？”夏若兰发泄完悲伤的情绪后，轻轻用手背擦拭掉脸上的泪水，勉强挤出一丝的笑容说道。

“姊……”抬起了泪痕斑斑的小脸，夏若梅点点头，哽咽地说：“姊……只要你们在精神上支持我，那就够了！我自己的仗，得自己去打。”“小妹……”顿时，夏若兰满眶的泪水又要决堤而下。

“行了！若兰，若梅好不容易回来，别这样哭哭啼啼的，我建议我们四个人好好地若梅接风洗尘，或是饯别也行。若梅，你想去哪里庆祝？今天我作东。”陈宇扬一面说，一面将夏若兰拥入怀里。天哪！女人真是用水做的！他赶紧用眼神暗示着杵在一边的段绍帆和蔡明德，希望他们也能说说话，

轻松一下气氛，沮丧的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所传递出来的讯息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客气了！亲爱的……“姊夫”。”夏若梅擦拭掉眼泪，促狭地强调着最后那两个字。

“姊……姊夫？”一时反应不过来的陈宇扬，傻楞楞地搂抱着爱妻，杵在原地。

“别装蒜了！你娶了我姊姊，我当然得称呼你一声姊夫喽！快从实招来，你是怎么拐到我姊姊的？”夏若梅不客气地用手指了指他怀中的夏若兰。

“我……”一想到追求的情节，陈宇扬脸色微红。噢！那些限制级的画面，他能说吗？但瞧夏若梅一副兴致盎然、洗耳恭听的神态，他决定先避避风头再说。

“先去庆祝吧！大家肚子都饿了。”说完，他拉着夏若兰急忙地住屋外走去。

“喂！衣服都没换呢！”看见穿着家居服就要落荒而逃的两人，夏若梅不禁摇头兴叹，看来，陈宇扬追求她姊姊的过程，八成是香艳火辣、儿童不宜。男人哪！

就不能来个诗情画意、罗曼蒂克的追求吗？

夜，悄悄地来临了。

夏家公寓，夏若梅的卧房内，咦？有昏黄的灯光、柔美抒情的音乐流泻室内，弹簧床上铺着一席大红的床罩，红色的丝被格外吸引人的注目；在红床的上方，不知何时贴上了一幅春宫图……这种种的装饰摆设，若让外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是走进了某某宾馆呢！

而本书的女主角，正穿着一件黑色丝质的性感内衣，静静地端坐在梳台前，在梳台上放着一瓶开封过的农药，在这么充满着诱惑、暧昧的房间内，这瓶农药显得相当地突兀、碍眼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房间内仍然毫无动静，夏若梅开始担忧了；难道，韦风没有将那张纸条交给菲狄雅斯吗？或者是非狄雅斯看了纸条上的内容之后无动于衷？望着梳台上那瓶醒目的农药，夏若梅哭笑不得地拿起它；为了今晚，她作了最坏的打算……一封遗书正静静地躺在梳台的抽屉内，颤抖的手绝望地放置在小腹上，可怜的孩子啊！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低沉却带有威严的声音，在夏若梅身后响起，而她手上的那瓶农药早已不翼而飞。

夏若梅猛地转过身来，欣喜地凝视着她熟悉的身影。菲狄雅斯果然还是来了！

压抑住扑向他怀里的冲动，她哀怨地望着他那英俊潇洒的面容道：“你来了。”“在看到纸条上的内容后，我能不来吗？”菲狄雅斯苦笑道。手上的农药令他不寒而栗，若他晚来一步，那结果将使他胆战心惊、心魂俱制，幸好，并未铸成大错。

“当然！孩子比我重要多了。”夏若梅吃味地嘟着嘴，他在意的永远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

“傻瓜！我在乎的是你啊！”菲狄雅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；这傻丫头，老是要吃孩子的醋，为何就不明白他的心意？“你骗人！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把我丢在凡界不管！”夏若梅嘴里虽然抗议着，但心里可是窃喜得要命；太好了！他亲口承认在乎她，如此一来，她的希望应该是不会落空了。

“你……不是口口声声要返回凡界？如果我勉强你留在我的身边，你不开心的话，我又怎会快乐呢？唉！作出这个决定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你居然还说不在乎你！甚至要用死来威胁我……”菲狄雅斯心痛万分地瞅着夏若梅，这个折磨人的小妖精，真是他宿命的冤家，分明是来向他讨债的。他堂堂一界之王，呼风唤雨，唯独对她完全一筹莫展，她的喜怒哀乐严重地影响到他的情绪，而她似乎还不领情！

唉！喜欢一个人竟然会是这么的痛苦！

她再也克制不住满心的喜悦，夏若梅激动地冲进菲狄雅斯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他那温暖的男性身躯。多怀念的男性味道呀！她贪婪地嗅着、闻着，这具伟岸的身躯，长袍底下强壮的体魄，她暗暗发誓，绝不和任何一个女人分享他，她要独自拥有他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他措手不及，适才，她还在指责他，现在却又亲密地搂着他。

女人哪！他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？“女人心，海底针”！

但，管它的！他爱死了她这亲密的举动。

“若梅……”菲狄雅斯用手指轻柔地勾起夏若梅的下颚，出乎意料，她毫不客气地环住他的颈项，再次地强吻了他。当然，他是很合作的受害人，就是这样石破天惊的狼吻毁了他的一生，但他……甘之如饴。

一时天雷攻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菲狄雅斯全身血脉偾张，饥渴难耐地抱起夏若梅，往那惹人遐思的红床走去，一把将她放置在红床上，这时，他才注意到她身上那袭性感的黑纱睡衣，完美地把她那凹凸有致的躯体勾勒出来。那若隐若现的曼妙胴体，更加刺激着他的热血为之沸腾，小腹明显亢旧的男性特征，兴奋异常地催促他极须释放，于是，他饿虎扑羊般的姿势压住了她，正想……“若梅，快开门！”急促的敲门声，杀风景地响了起来，伴随着夏若兰担忧的叫唤声。

“别理她！”菲狄雅斯紧紧地压住夏若梅挣扎、抗拒的身子。是哪个坏人好事的家伙？欲火焚身的他，恨不得将来人千刀万剐。

“不！不行！那是我姊姊呀！快放开我啦！”夏若梅娇喘道，菲狄雅斯的双手仍不放弃地在她身上挑逗着。

“你先救救我吧！”菲狄雅斯轻咬着夏若梅小巧的耳垂，因欲望而变得沙哑的声音，低声嘶喊着。

“嗯……可是……啊！”迷失在感官的欢愉中，夏若梅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也远离脑海之中……“碰”的一声，夏若梅卧房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大力撞开，而火速冲进房内的四人，在看见床上的景况，顿时僵在原地，这和他们在房外所猜测的情形相差了有十万八千里。

“啊！”夏若梅惊呼出声，菲狄雅斯眼明手快地将她几乎半裸的身躯拉到身后；这三男一女，也未免太不识相了！怎么冒冒失失地就冲进来！

“出去！”他冷冷地喝斥着，四人才如梦初醒，尴尬地走了出去，并随手带上门。

“讨厌！都是你啦！多羞人哪！”夏若梅抡起粉拳，不住地捶打着菲狄雅斯，一张脸红得足以媲美关公。

“宝贝，别气了！我怎么知道他们会冲进来？好……好……都是我不好。”菲狄雅斯爱怜地赔不是。

“讨厌！”夏若梅害羞地推开他，然后走下床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“当然去客厅啦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；先出去自首，才不会被人严刑逼供。”夏若梅一边说，一边穿上T恤、牛仔裤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听得莫名其妙的菲狄雅斯，一头雾水地被夏若梅带到了客厅，只见那四人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各位，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，他就是蛇界的君王……菲狄雅斯。”夏若梅神色自若地介绍着菲狄雅斯的身分。

“他就是那个蛇……”蔡明德张口结舌地瞪着菲狄雅斯，硬是将“妖”字给吞了下去。瞧他不怒而威的架势，果然是有王者的风范，还有那英俊高傲的面容，浑身散发出睥睨群雄的气质，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。

“菲狄雅斯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姊姊，我姊夫陈宇扬，我的好朋友段绍帆和蔡明德。”夏若梅按照座位顺序，简短地介绍一番；而非狄雅斯也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夏若兰仔仔细细、上上下下打量着菲狄雅斯，他的外表，简直无法挑剔。论外貌……她认为和她亲爱的老公是难分轩轻、各有千秋，论气质……陈宇扬似乎稍微逊色。总而言之，这“蛇王”是个出色的人品，夏若梅真是有眼光，爱上他，并非没有道理，若换成是她，恐怕她也会像夏若梅一样，不顾世俗的眼光尾随于他。

“叫姊姊、姊夫啊！”夏若梅用手肘碰碰菲狄雅斯，他冷淡的态度令她有点不悦。

“什么！？”菲狄雅斯吃惊地看着她，有没有搞错？他堂堂一界之王，为了她，他已放下了王者尊贵的身段，接见这些低等的人类，她居然还不知足地要他喊姊姊、姊夫？“不用这么生疏了，若梅，刚刚真抱歉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！因为我们在外面听到你的房里有男人的声音，还以为是小偷、强盗之类，所以……”夏若兰解释着四人先前莽撞的行为。原来夏若梅早就料到菲狄雅斯会追来凡界，因而向她借的那套性感内衣，八成也是要用来诱惑他的，但，却被他们给破坏了。

“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都去休息吧！”陈宇扬突然开口，并用眼神暗示着两位好友。

“但是……”夏若梅纳闷他们怪异的言行。

“是呀！好晚了，真困哪！我们要去睡觉了。”段绍帆接收到陈宇扬的讯息，连忙拉起蔡明德往客房走去。

“姊……”看着一哄而散的四人，夏若梅呆住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她不解地自言自语。

将一切状况看在眼里的菲狄雅斯，暗叹夏若梅的单纯和不解风情；他们这些举动，分明是要让她和他完成先前被打断的好事。正所谓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，他可不能辜负了他们这一番好意。

一把抱起了夏若梅，往她的卧房走去。

“啊！”夏若梅惊呼出声，明白了菲狄雅斯的意图，她不禁羞红了脸，难道他们……“嘘……”“菲狄雅斯。”轻柔地换了声，这宽大强壮的胸膛，将是她今生的避风港。

“嗯！”“我爱你！”这爱的告白令菲狄雅斯如遭电极般的震在原地，那双清澈的乌眸，闪耀着毫不保留的爱意，内心顿时感觉到无穷尽的喜悦和深深的悸动。

“我也爱你！” 眼睛交会的那一刹那，他们均无言地感受着彼此的真心真意，此刻，再也没有任何的阻碍可以阻止他们不被世俗所认同的情爱。爱是不分年龄，不分身高，不分类别的，只要两人真心相爱，请让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吧！

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！

《本书完》

